

初計總五

王獨清著



我在歐洲的生活

王獨清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2

自序

僅僅是我過去的生活一部分的敘述的這本書，假使沒有朋友底鼓勵和出版處底催促，怕在最近期間也終沒有完成的希望。我很不願意敘述我底過去，尤其是在歐洲的這一段。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已往歷史中比較離開實際鬥爭的一頁。

本來的計劃是敘述我從少年時代一直到現在的一部整個的自傳，但不料去年要求我寫牠的那個出版處忽然遭了意外，而我底稿子也在我不安定的生涯中把大半失掉了。現在，這本書只是就

去年所剩到的稿子補足而成的。我從來不想誇張我底生活，但是要說到我自己覺得有敘述的必要的話，那我却寧可選擇未去歐洲以前和從歐洲回國以後的。特別是，這近幾年來各方面對我的攻擊和已往朋友們對我聯合戰線的毀罵，——這個，我覺得纔是真正有意義的生活的了。關於牠們，我希望我將來總有機會可以寫出，那將會比這本書有趣味到幾倍以上。

不過，我不否認我每段生活都有牠複雜而重疊的波濤，即這我不滿意的在歐洲的一段，也儘够膨脹我底回憶。在這兒，我却盡可能的把在我個人身上濾過的滴漬放開而去觸着我身後的時代底洪流。要是我不能免對於我詳細地敘述，那便是因為那兒我整個的身手被特別嚴重地牽繫於時代底網中的緣故。可是必須聲明的是我不能說我是完全這樣做到了，因為我目前環境所給予我的時間太沒有使我進一步推展我底工作的可能。

在這本書的動筆中，我是平均每月遷移兩次住處，同時，飢寒在壓迫着我。在我所有的一些

可以爲這本書多找點材料的書籍却都是有的紛失，有的爲解救飢寒買給了不要我再去摸牠們一下的書賈。因爲是這樣，在寫成以後我再沒有詳細去看一遍的這本書，怕有一個連我自己都要失望的內容也是說不定的。不過，儘管是一幅拙劣的 Mosaic 的花紋，有時也可以使觀者看出一點作者所表現的一貫的意義。這個，大概也可說是我敢把牠公開出來的一個理由了。

這兒接觸着有一些社會上的實際問題。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將永遠接觸着牠們，或者將來更要厲害。這是我受人攻擊和毀罵的原因。這本書底出世，或者又要使那般等着攻擊和毀罵我的人出來忙碌一番，但是，我從來沒有顧慮過這些。我底運命或者是注定了要在一個被人虐待的氛圍中老死而去。

這兒所有的事實都是實在的，只是除了一部分的人名我是用了另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這却不是爲有人來作“索隱”，這只是爲了在目前的情狀下方便出版的起見。

再沒有甚麼可以說的了。現在時間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底年紀是三十三歲，生活是困苦，然而却是嚴肅的。中國是正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的時候，全國青年正在被壓迫中號呼地奔走着。我這本書恰是擱筆在“五卅”事件，而我底眼前卻又現出“五卅”時代底真實景象來了。——是的，雖然這還沒有到“五卅”的那種前夜，但是空氣中是有些甚麼東西在移動。在我我困苦的生涯中，堅決地，耐死地，等着那要顯現給我的時代底來臨！

我腳踏到歐洲底土地，那是在一九二〇年底春天。

我記得我初和巴黎接觸的時候，我底兩眼幾乎是要眩暈了去。我第一次在那賽納河邊走過，我底心胸填滿着說不出一種澎漲的快感。——這是不消說的，一個久處在文化落後的東方的青年，一旦能走到資本主義文化發達的中心，他底愉快，

是怎樣也禁止不住的。

大概是愉快得過度了的緣故罷？我在到巴黎的第一天，因為要多看些地方，便一個人叫了一個汽車，任那個汽車夫駕着我滿街亂跑，我竟把我早晨纔由一位和我同船到法國的同伴那兒借來的兩百佛郎盡數地花掉。兩百佛郎在當時的留學生手中實在算是一筆大款，一到法國便沒有一個銅板的，我却把纔由朋友借來的這筆大款花在半天的汽車上面。我這人底沒有打算，性情底浪漫，在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了。我記得我那天晚上便沒有吃飯，因為我把街跑完了以後，身上又是一個銅板都不曾剩得。

但是這種過分的愉快，畢竟沒有繼續得長久，我底生活便陷在苦悶裏面了。我本來是打算在巴黎常住的，却不料竟只住了一個星期，便被命運放逐到法國外省底一個縣城中去。

這話說起來是很長的。我在上海動身的時候，也曾打算到我到歐洲以後的生活問題。當時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後，上海和北京各大都市發生了許

許多多的新文化團體，其中最有規模最有組織的要算名叫“少年中國”的一個學會。——這個學會，我想現在一定還有人能夠記得，當時牠底機關雜誌幾乎是一般智識青年發表思想的中心刊物，牠底會員是各大學底教員學生以及有新思想的新聞記者，並且牠把組織擴大到海外，在德國法國美國的留學生中間都設立了分會。我雖然不是這個學會底會員，可是我在上海所來往的人都是和這個學會有關係的。當時中國各大報的歐洲特約通信中有一個巴黎通信社的通信，便是“少年中國學會”駐巴黎的會員所主持。我在上海準備要赴歐洲的時候，和我來往的那些“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會再三地向我申說要是我到巴黎後可以參加巴黎通信社底工作。我當時雖然沒有確定到巴黎後必然可以參加那個通信社，但是我以為根據這個學會和我一向的友情，到巴黎後給那個通信社幫些忙總是可以的。不消說我當時的這種觀察是太過於簡單，幾乎是不了解社會上的生活，不過同時也因為我要到歐洲的心太切迫了，對於後來生活上

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沒有時間去顧慮。這在我，算是抱着了一個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跑到了歐洲。

其實呢，這個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要是沒有別種原因去妨碍時，或者也還有成爲事實的可能，但却不料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弄得我和當時“少年中國學會”底幾個中堅份子隔絕了起來。這便是我和吳蕩雲女士的戀愛事件。

吳蕩雲女士，是四川人，她底父親在四川有“名士”的聲望，她底妹妹便是那位在四川任過大官僚的職位又在上海一個大學中擔任過教務長而最後被人暗殺了的姓潘的政客底夫人。她在上海時經過朋友底介紹，是和我同船赴歐洲的，當時和我同船的人很多，女子連她算是三位，其餘兩個也是四川人，一個年紀還小，一個便是“少年中國學會”在巴黎的中堅份子周虛成底未婚夫人。男子共有十多個人，其中有幾個在後來都成了前進政黨底革命人物，八年後在恐怖的政變之中作了犧牲的趙斯年，熊尊韻，都是那隻船中放洋的人。不消

說當時我底年齡是在青春時期，在那長途的航海生活中每天都和她聚在一處談心，漸漸地會相熟了起來。她對於我，却好像開始便有一種特別的企圖，不同對待船上其他同伴的樣子對待我。像趙斯年，熊尊韻，也是每天和她談心的，可是都不曾得到她底注意，——這個，我想大概因為我底小資產階級底氣分較為充分，容易和她合得來的緣故。不過，這個“容易和她合得來，”便是以後我墮落的起因了。

翳雲是一個身裁不高的女子。她底面貌並不算是怎樣的好看，不過她善於表情，生成的一種活潑態度很能吸引男子，她很會說話，——這是四川人底特性——遇到一個問題，比較的能夠解答。在那時的中國，都市上的女子像她那樣可以和智識較高的男子一點不避忌的相周旋以及常常提出許多問題來相辯論的確是很少，所以當她在上海的時候，便為一般作文化運動的青年所包圍，特別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大部分都向她獻過慇懃的。老實說，我對於她，並不完全滿意。在她談話和

舉動之間，我總感覺到她流露着不少虛榮的矯飾和虛偽。但是男女間的關係真難說定，我雖然不滿意她，但却被她屈服了。這固然由於我當時的沒有把握，同時却也因為她對我表示的自動力太強的緣故。她是完全積極地向我兜挑，向我進攻，連第一次的接吻都是出於她底要求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中，她却極力向我欺瞞着她過去的一段生活：我一點也不知道她還有一個情人在歐洲等她，而這個情人又正是我在上海曾經會過面的“少年中國學會”底中心人物之一，在當時相當負盛名的汪廣季。

就在我到了巴黎的第三天，這樁戀愛的公案便爆發起來了。汪廣季一聽到蕩雲到了巴黎，便由柏林搭夜車來接她去同住。這個事實底曝露，使我明瞭了一切。我決計捨棄這種複雜的關係，並且還勸她即日同他動身往柏林去。實在說來，蕩雲性情是非常的不堅定的，她之同我要好，大概開始便準備維持一種三角形勢。廣季底年齡和她相差很遠，她對他的關係是取着一種半公開的態度，為的是

她到歐洲後家中接濟不夠時，由他底方面可以得些補助。這自然是很明白的，她和他的結合既是中間夾雜着有別種成分，她性愛的要求便不得不由另一方尋求滿足，而我便作了供給她這種要求的人物了。但是她畢竟年紀很輕，對於這種計劃的實行因為缺乏經驗而致佈置失了周密，我固然是對她表示了不能再進一步和她交好，就是廣季也因為發現了她底不忠實，在盛怒之下竟然決裂地放棄了她，一個人回到柏林去了。

這個變換是發生在一天以內，要算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男女間複雜的事體。這對於蕩雲自然也是一個打擊。她本想遷就廣季，却不料廣季很是堅定，終於不能挽回。廣季畢竟是一個老於世故的男子，一向便以有事務才出名，他底多紋又骨瘦的面貌和他脫落了頭髮的頭頂，一見便知道曾經過許多社會上的閱歷，不消說他來處理這個事體是很有把握的。他看穿了蕩雲底企圖，就是暫時妥協，將來終有一天叛變，他寧可早點歇手，免得麻煩越惹越多。他走了以後，蕩雲像得了大病一樣，

橫陳在牀上不停地痛哭。並且還使她難過的是和她同船的兩位女士本是同她住在一個旅館裏的，這時却都忽然託故地搬開。這原因是很明顯的，那兩位女士中的一位是周虛成底未婚夫人，爲保持“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底關係，勢不能再同已經和周虛成底朋友汪廣季決裂了的吳蕝雲作伴，其他的一位女士雖然年紀不大，但却也正借重周虛成未婚夫人底介紹，和一位周虛成底年青男朋友結識，所以也得跟着離開那個住所。其次，蕝雲一到巴黎，便帶來了這樣的一個浪漫行爲，這在那兩位女士看來，是很不名譽的。你想，誰願意和不名譽的人住在一起呢？爲保持她們自身底名譽起見，也只有早點搬開的爲宜。——這種種的情形自然地促成了一個結果，便是責任到了我底身上了。事實使我不得不又改變對於她的態度。

這大概便是我這個人底不堅強的表現罷？我每遇到一件事體，自己本已決定了處理的方法，到後來却又被他種原因逼得自己去推翻自己底決定。我許多的計劃就都失敗在我這個弱點上面。

這次假使我堅持我明白了蕩雲底性格時所持的態度，不怕她和她原來的情人脫離，我仍舊不爲所動，那以後的種種悲劇既無從發生，我這個人便決不會墮落下去。這就是說，若是這時我再不被她底力量所屈服，那我決不會一天一天地陷到痛苦裏面，以後也決不會在頹廢中討生活了。然而事實使我不得不又改變對於她的態度。這真是我底不幸！當到我接到她一張簡單的請我去見她的條子，我竟像是把我已經對她決定的態度全都忘記了的一樣；及至見了她時，她那種橫陳在牀上痛哭的情形，更使我感覺到非來招呼她不可。——不過我可以在這兒表白，我這時對她的熱心完全是出於一種憐憫的同情。她底行爲本早已使我發生了對她的厭倦，這時所以能改變我底態度的正在她底被人拋棄同時陷在孤苦地位的這一點上。我當時幼稚的頭腦中產生出了一種理想，便是我完全用友誼去招呼她，不但不更進一步和她發生兩性的關係，就是同船時那種性愛初步的接吻都得拒絕重演。——想想看罷！這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理

想！尤其可笑的，是我當時這樣決定時，自己竟非常自信，以為無論怎樣是能夠做得到的。說起來真個慚愧，在我這樣決定了的第三天底晚上，便在一個人自己好像失掉了自己的狀態之下把這個理想給破壞了。並且，事實底襲來，成了飛躍的情勢，只是半個鐘頭以內，她竟成了我實際的情婦。

那一晚上的情景，我一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的，——老實說，誰記不得他開始墮落的事實呢？一個向來對於性愛方面抱持着嚴重態度的青年，一旦被一個自己不滿意的人來破壞了他底操守，因此以後便要不能夠振作。這種生活底變化的開端，怎麼能忘記得掉呢？——那晚上我本是替她整理着行李，因為她說她要離開巴黎，到M城進學校去。我想我把她送走了以後，我底責任便可告一個段落了。我在電燈下邊幫她把凌亂的衣服和書籍裝在她由中國帶去的笨大的木箱裏邊，——都收拾妥貼了，便問她是不是決定明天動身，我好按鈴叫旅館底用人來結賬。可是她忽然倒在了牀上，說是她頭痛，一把拉住了我，“唏嘶太厲”地哭了起

來。那時房間中是幽靜得很，好像是——容許我說得神秘一點罷——有一種甚麼力量在壓迫着我。她底手漸漸地移到我底頸項上來，索性把我抱在了她底懷裏。房中的電燈卽刻在我眼前失了光明，我無抵抗地把我底身體和她底身體合在一起……

半點鐘以後，我懊悔地垂着頭，對於她附在我耳旁的許多的問話，很簡單地答了一句道：

——好罷，我和你一同到M城去。

這樣，第三天我便離開了巴黎。

二

在巴黎的一個星期之中，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朋友往還的。席帶均便是我一到巴黎依賴的人。他算是比我早到法國了幾個月，一切他當然是可以招呼我的。我藉了他底助力，得以在巴黎一個星期的生活和到M城去的路費都不至發生恐慌。

要嚴格地說來，我在歐洲的幾年，算是脫離了鬥爭的。以我從十多歲在本省辦報以至幾乎被捕一直到從日本到上海又辦報的經過來比較時，我在歐洲的幾年實在是脫離鬥爭的。由上海動身

時，拿的一張中華工會囑託到歐洲組織分會的委任狀，不料竟變成一張廢紙。到巴黎的第一天，我便把那張委任狀以及在上海遇着的一位回國的華工給我寫的幾封介紹我給法國華工工會的書信拿了出來給席帶均看，請他告訴我關於這方面可以接頭的人底住址，却竟得了一個輕視的拒絕。他用他比我年紀大的地位勸我不要從事於實際的活動，應當埋頭讀書作一個 Savant。當時在留法國的中國人中間出名的是華倫，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聽說是和所有華工的團體都有關係，我以為這個人是一定可以援助我的，可是，及至找到了這個人，把我的意思說出了以後，他給我的答復纔比席帶均還要使人失望。那位瘦瘦的，兩撇稀鬚子的華倫先生竟出人意料地借我這一個問題發揮了一篇他底哲學的講演，說自有人類以來團體生活都是靠不住的。這使我不得要領地走開，終竟是沒有弄出一點結果。

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沒有辦法可以達到我底願望，不過我還不灰心，又去和周虛成商量。

他倒還和當贊助，但說不必事前和華工工會接頭，先可獨立地籌備中華工會分會。關於經費方面，他說最好去找纔到法國的名流伍××，他並且答應可以用第三者的資格先和伍××談談看。但是這事終止於我和翦雲的關係底曝露，以後周虛成便再不和我謀面，而所謂名流的伍××聽說已經知道了這一回事，並且還知道了我到歐洲是沒有固定的生活費的，於是逢人便武斷地說我是想借籌備工會的事件解決自己底生活，似乎還加了些結論，說這是流氓底行動。我底籌備中華工會分會的計劃就這樣不能夠進行。不消說這因為我當時的思想不成熟所致：我只一味地想仰借一般上層智識份子的人物，而不知道當時我所接近的那般人物根本上便沒有一個能夠誠意贊助工會的事業的，並且，所謂中華工會底那種機關，在上海一向便是被一般無聊的失意政客所利用，雖然在我離開時，已經加入了許多革命份子，可是事實上還是沒有作用。大概在我到法國的第二年，牠便因為沒有人負責，自然地消滅了。

關於席帶均，不能不在這兒先有一點敘述。他與我在歐洲前期的生活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帶均對我，確是有許多的好處，我一直到現在還感激着他，可是我們曾爲了個人間的私事發生了裂痕，便永遠地生疎了下去。在上海時，他曾充當過擁護劉喬牟女士的角色。劉喬牟女士是‘五四運動’後頂出風頭的人，她底演說在當時驚動了許多青年，傾慕她的人是不能夠計算出來的。當她宣言她要到歐洲留學時，那些已經決定了到歐洲留學的男子，凡是和她有來往的都沒有不想預定一個到歐洲後和她接近的計劃：比較她先走的便相約在歐洲等她，在準備走的便設法想和她同船。喬牟呢，運用了她表面“一視同仁”的手腕部一一答應。帶均便是相約在歐洲等她的一個。可是不知道是怎樣弄的，喬牟底注意力卻傾向到我底身上來。可惜在當時因爲我底太過稚氣竟使我一點都沒有了解她底好意，恰恰是一個反對：帶均到法國後給喬牟不間斷地寫信，催她快點出國（這是一位和帶均同住的朋友說出來的），而喬牟卻是自從我由上海動身

那天起便每星期寫一封信預先寄往法國去等我。
——不消說事實上因為當時經過西伯利亞的郵政不通，那些信並不會先我而到法國的。——在那些信中，她暗示着要我不要忘記她，表示她不久便會追我底踪跡而來。這兒給帶均難堪的事實是那些信都是由他轉交我，同時對於他給她的信，大概是很少得到答復。就是爲了這個，帶均對我，心中便有了些反感，在我要和蕩雲離開巴黎的前晚，我們同在一處聚餐，在這個時候，他突然把喬牟由他轉交我的信全數交了出來，並且封封都先被他拆開看過了。最奇怪的是他把那些信不交給我，卻當着我交給了蕩雲。當時我對他這種舉動雖然也會感覺着詫異，但總以爲他是在開玩笑，不會有別種心思，但卻不料他是有計劃地這樣做的。這到後來我纔知道（也是那位和他同住的朋友說出來的）：他這樣做了以後，便立刻寫信去告訴喬牟，說我把喬牟底信故意拿到蕩雲面前去惹惹他，說我在把喬牟用來作爲我去向蕩雲討好的材料。——無疑地這種話說給一個女子去聽是會發生效力的。果然

喬牟給我不寫信了。然而就是因為有了他這樣的一個捏造事實的破壞，竟弄出了以後許多的各人生活上的變換；而那些變換之中，怕要算我和喬牟所受的人生的痛苦最為深切。現在，我是理解了那些痛苦給我個人的教訓和鍛煉，對於帶均底這個行爲當然是沒有一點怨恨，雖然他是做了他不應該做的事情，並且以後還有……

帶均和我的私釁就這樣開始了。

離世界大戰底停止纔只隔了一年的我到歐洲的這年，正是全世界資產階級拼命地挽救着他們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底大恐慌的時候。這是由凡爾賽會議到華盛頓會議的一個過渡期間。在那空前的凡爾賽和平會議中，各強國用強制的命令求得了所有弱小的國家對於他們提出的賠償條件的同意，同時做了許許多多的陰謀事件。就這樣在那彼此互相掠奪的政治上作了一番虛偽的協定以後，各地便繼續開着種種的會議。那是一個最熱鬧的時期。

別一方面，在蒲列斯特和約後捲起的被壓迫階級底鬥爭風雲之中有一件不幸的大事在我到歐洲的這年恰是滿了週年：那便是柏林急遽的政變，李布克奈西與盧森堡底流血的死亡。還有一件在四五個月以前纔告了結束的大事：那是匈牙利底混亂的變化，新的曙光僅僅在那兒露了很短的一閃，便被慘白的勢力掃退。可是就從以上發生這兩個不幸事件的地方一直向東望去，那個冰雪連天的國家卻正在這一年中特別是隨着這年春天底陽光把人類熱血的洪流震蕩到巨觀的頂點：牠和牠最切迫的敵人在這時作了一度的激戰，終於在歷史的血押之前巍然地站穩了。

不過在當時我對於這些事件卻好像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冷淡的感情。這是很容易解釋的。在國內“五四運動”的狂潮中滾過的當時的那些智識份子多半都有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一面感覺到非徹底和惡勢力奮鬥不可，一面卻又不免被濃厚的惡勢力所懾服，常常陷在灰心喪氣的氣分之中。特別像那時我那樣的青年，在家鄉和封建的政治權力

反了愈以後，到日本還幾乎沒有把自己放在一個正確的軌道上的時候，便立刻又被一個浪頭打回上海，在那愛國運動的民衆大會底狂喊中，在那“排日”機關報的“救國日報”底編輯室裏，都不能滿足自己內心崇高的欲求，又進一步去參加了工會運動，在那中國破天荒的第一次“五一”大示威底革命的——第一次出現在中國人底眼前的——大旗之下，和趕散工人隊伍的警察作那舌敵唇焦的談判……——這樣一串，一串！可是惡勢力還是層層地密佈在自己底四週，統計了自己奮鬥的數量，又把所得到的成績攷察一下時，那是更容易被一個“沒有辦法”的觀念來侵佔住幼稚的意識的。同時，在“五四運動”後的留學運動中，智識份子多半也有兩種矛盾的心理狀態，一面是要先到外國去把自己底能力培養充分再回國努力有意義的事體，一面卻又像是被國內打不破的黑暗空氣壓迫得生了厭世的心情，想到另一個社會去逃避。不消說那時我也怕算是具有這種矛盾的心理狀態最厲害的一個。就是這樣，——這樣帶着暴風雨後的倦

意渡過了海洋到了歐洲，但卻不料又遇到一些意外的打擊，像中華工會分會底不能進行，使我把由國內借來的一點餘勇都完全失掉，更像爲了吳蕩雲底事件弄得被幾個本可以和我交好的人物所棄，而自己個人生活上又有了那樣一個莫名其妙的變化。種種逼來的不得意，竟要我把一向熱心實際問題的性情爲之改變，我是真的屈服了。這個想起來就令我痛心！我是幾乎放棄了自己以前參加許多次羣衆鬥爭的那種有價值的生命而向消沉與頹廢的路上走去……

爲甚麼不講真實的話呢？我過去的傾向，用不着掩飾，是革命的民族主義的立場，所以在上海雖然從事於愛國的運動，但是像那種純粹的國家主義底空氣中使我感覺到窒息的苦悶，竟向工會的事業方面去另求發展。並且在“救國日報”上我用“吾人今後應努力者”底一個標題做了一篇分析當時中國現狀的論文，結論上還特地舉出來 K. Marx 這一個在當時中國還很生疏的名字，意思卻說是我們應該用客觀的方法去研究他底學說。

可是現在回想起當時那種議論底來源，除了是由日本底幾種雜誌上得來的知識而外，自己再也想不出其他的出處。至於自己提出的那種學說底內容，連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會事。這同參加工會活動是一樣的心理。自己總只是覺着專門吶喊愛國是沒有多大的道理的，要前進纔行，要倡導更新的理論纔行。簡單的憧憬和簡單的激進思想充滿了我底腦筋，在工會的活動中僅僅知道主張工人去示威，去遊行，此外幾乎甚麼也不知道。不過無論如何，我當時的思想中心卻總還保持着一個骨子：那便是要使中國民族獨立。但是同時也不能否認，一方面我也沾染上社會主義的色彩了。——這當然是一個矛盾。我想，我到歐洲後幾年中之和社會事業絕緣，大概也還是因為有這種思想上的矛盾的緣故。以後我之沈耽於唯美派的藝術，大概也是因為在這種矛盾中尋不到出路纔向那幻夢的美底霧圍裏去逃避的罷。

不管怎樣，M城中的生活對於我是很有意義的。法國底這個M城，在牠底本身並沒有甚麼可以

特別提說的價值：牠不是威尼市，牠不是佛羅蘭市，沒有可以使人留戀的特點。但是這個地方與中國革命卻有密切的關係。最早中國人到這兒的怕要算中國底名流李××。他和這兒市立公學底校長先有了交情，後來勤工儉學的留學運動一起來時，他便和這兒底校長打好了交涉，對於由中國來的學生盡量地容納在這兒底公學中去學習法文，同時寄宿伙食也好像是取費要便宜一點，不消說那位校長爲的是賺錢；雖然寄宿舍和食堂被中國學生擁擠得幾乎失掉了學校中應保持的秩序，甚至有些由中國農村裏纔跑出來的半智識份子也被沖蕩到這兒底人羣裏面來做留學生，他們飛躍的生活使他們一點也不能習慣，講堂上的吵鬧以及公共場所的弄不潔淨，常常和法國學生發生衝突，但是，都不要緊，——校長總是不講話的。在那許多的中國學生中間，種種的人物都有；而以後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中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也都聚在這兒。許多爭鬥的運動都從這兒爆發：圍公使館要求“求學權”，占領里昂中法大學，便是

當時兩件有名的事實。在這個公學裏邊，甚至在這個M城底整個城市裏面，中國留學生底影子幾乎掩住了法國人。中國女生住在這兒的也很多，以後死於革命的向金綺和差不多再十年後和我發生了一個相當時期情愛關係的蔡含稀便是當時女生中間最刻苦的兩個。那些女生除了蕩雲和兩位曾在上海住過很久的小姐而外，大部分都是纔由中國內地出來便一直跑到外國的人，她們就把在中國內地穿的服裝穿到M城：布裙，布鞋，甚至連襪子都是從前鄉村中的白布襪子。總之當時的M城是中國“五四運動”以後一部分艱苦而前進的智識青年會合的地方。那般人都是隨着時代底浪潮用突變的方式改換着自己底生活，在利用着這個歐洲最不出名的小城底經濟條件以造就自己底知識能力，他們不知道也不能夠享受歐洲所有的物質的快樂，——雖然他們是住在歐洲——他們整日地研究，報紙和政治的小冊子就是他們底法文讀本（“L'Humanité”報幾乎是每人看一份的），他們討論，組織 在準備着作革命的戰士……

不消說我在那些同學中是保持着一種特殊階級的地位的。我不會參加他們底問題討論和其他的運動，我只是在旁邊作着幫助和贊成的工作。當時我一面是精神不振作，一面也是對於當時握着文化特權的上層份子還沒有完全擺脫依賴的心情。我沒有堅決地和那些同學混合在一起，我密切的朋友還是席帶均那類靠名流接濟或拿官費的人。不過我底傾向卻是接近着那些同學，他們在影響着我，在我後來轉變到新的方向的生命之中不難找到那時他們投給我的一些酵素。

向金綺在那些同學中是最傑出的人物。她不但領導着所有的中國女生，同時還領導着男生中的前進份子。她是生成的一個革命者，她有破壞一切人爲的習慣的勇氣，她底奮勉和她底天才在女子中是很少見的。她和蔡含稀底哥哥在那時已經成了夫婦，兩個人走到街上時是特別的惹人注目：女的是一對不加修飾，頭髮已經剪短，中國鄉村的黃布衫和黑布裙；男的頭髮披到額頭，布的洋服滿身都是皺紋，領子變成了黑色……可是這兩個人

是當時在M城的中國學生底中心，只見這兩個人召集着甚麼會議，只見這兩個人約別個討論甚麼問題。尤其是向金綺，那種撲在眉目間的真實熱心的精神和蒼白的臉上誠懇的表情，加之很清楚的口齒間迸出的深湛的思想，那是誰也會傾服在她底面前的。十年後當這位革命的女傑底丰神在偉大的犧牲中泯沒了的時候，幾乎連她底敵人都爲她可惜，她底才能是和她底人格同樣的要使人不能夠忘掉。

除了那般可紀念的人以外，還有幾個少數的另外一方面的人，像以後成爲國家主義的領袖的曾暨便是一個。曾暨本算是我在“救國日報”的同事，是和“少年中國學會”有關係的人物之一。他是徹頭徹尾的一個滑稽角色，年紀在那時也不過是三十多歲，但是他身體形式的不健康和他對任何人都要擺出前輩的那種習慣使他幾乎像一個老人。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好好地讀過一次書，他是每天都要找人閑談，有時強迫着別個聽他用帶唱的音調背他做的古詩。在M城那種中國留學生的

環境中間他真要算是一個特殊的人物。對於我，他本是有相當的友誼的，就是爲了我和翳雲的關係，惹起了他極端的反對，對我的友誼纔漸漸地惡化起來。他之反對我和翳雲的事件，固然因爲作翳雲底前一個情人的汪廣季是他底最好的朋友，而其實則因爲他根本便不能夠和像我這一類的人常相接近，翳雲這個事件不過是恰促成了這個裂痕。記得有一次他曾向別個說我和翳雲的關係超過了精神的範圍，所以我是應該鎗斃！當時我不知道他底思想會走到極端的 Nephopia 方面，以爲那不過是他底潔癖的表現，等到以後他整個的人格和我完全背馳的時候，我想他大概更以爲我是應該鎗斃了罷！……

我就這樣在M城住了下去，我沒有住公學底寄宿舍，我住在一家法國人底家中。我埋頭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和法文作文的練習，又由我底房東介紹了一位年齡將近六十歲的拉丁文的專家，我在他面前翻動着古籍底書頁，由 Cicero 到 Virgi-

lius，宗教的名著也選讀了不少。

翦雲和我的感情越是相處越是覺得不能夠融洽下去。她底淺薄的舉動，她底始終不能改正的虛偽，使我常常被一種不寧靜的苦痛所包圍。我底性情變得漸漸暴戾了起來。有時我和她爭吵得厲害，我把我正讀的書撕破，跑出門去想要自殺。不成問題地我當時還有許多幼稚的習慣，對於一個虛榮很重的女子是沒有多大的經驗的，不過翦雲底性情却也是浮躁到極點，她用一種完全高傲的自動去戲弄男子，快樂和惱怒都一任她自己底突然間的衝動，她不知道甚麼是克制，對於她底對方是絕對的殘酷，——這使我們底生活永不能合在一條線上，我們彼此都有一個預感：將來總有一天要互相隔離的。這好像真的一天一天地走向了事實，不可抵抗的事變終竟在我們相處的四個月之後忽然發生了。

事情底開始是幾個纔由馬賽到M城的中國留學生底報信，一天，爲了歡迎新入M城公學的同學，大家聚會在公學底一個教室裏面，幾個新的同

學陸續地向歡迎者說了他們來外國的志願以後，接着便是隨便報告些他們由國內動身後一路上的情形。忽然一個新的同學帶着叫喊的聲音說道：

——我們這次從海船上帶來了一個很有趣的新聞：劉喬牟和陳澹嚴……

剛說了這兩個名字，那幾個新的同學便一齊破聲大笑了起來。這對於我是一個心頭的驚跳：喬牟真的到法國了……陳澹嚴這個名字是我早已聽見過的，他是北京大學底助教同時也是“五四運動”後頂出風頭的一個人。

——劉喬牟和陳澹嚴在船上耍好的不得了，那位新同學繼續地說，兩個人偷偷地鑽進公用的浴室裏去幽會，不料被一個愛開玩笑的茶房看見了，竟把浴室的房門從外面鎖了起來。結果是陳澹嚴打破了窗子，從窗口爬出，一時全船上的人都轟動了。外國人大發脾氣，罵中國人擾亂秩序，中國人也動了義憤，幾乎要把劉關進囚房，把陳趕下船去。

這個報告給了我兩種不調和的感情：一面好

像自己身上輕鬆了一半，把一向對於喬牟的責任完全卸掉；一面却又隱隱地心頭有些酸痛，好像失落了一件東西的一樣，覺得喬牟是再不屬於我的了……認真說來，喬牟底年紀還要比我大着幾歲，而樣子也說不上好看。她那北方特有的不秀媚的臉上是沒有可以吸引一個注重美感的少年的那種輪廓的。若是要把她和翦雲比較時，在這一方面那她是只有失敗。不過對於我，她底引誘力却是遠過於翦雲。這理由是狠明白，就是因為我那時完全被她超出於一般女性的那種為社會運動奔走的能力所折服了。在“五四運動”以後的智識份子都因為纔經過一個破壞的狂暴時代，各人底興奮都還沒有消退，一切的問題都要集中在反抗當時社會的這一焦點上，朋友的結合自然也部根據着這層意義。喬牟在上海能夠被許多智識青年所包圍的也就是這個緣故。我當時不消說也和那些同時代的青年一樣，敬愛一個從事於奮鬥事業的朋友，尤其是一個女性的朋友，是當然的事體。在上海時我雖然對喬牟並沒有過戀愛的動機，但是總願意和她

常常接近，這是事實。及至到法國接到她那些信以後，我是曾經被苦悶捉弄了好幾天，我悔恨我自己和她接近時沒有明瞭一切，我怨忿命運對我的戲謔。蕩雲底過重的小姐氣愈使我覺得喬牟是應該傾慕。

然而現在客觀的事實是這樣的了。在我聽到那位新的同學底報告後，大約再過了四五天的光景，便聽到大多數留法學生對於喬牟和陳澁嚴兩個人攻擊的聲浪，“劉喬牟進浴室……”這句話幾乎成了一個普遍的故事底名目。甚至於陳澁嚴因此被當時籌備里昂中法大學的中國委員取消了他入中法大學的官費。最奇怪的是在上海會請求和喬牟同船出洋或是預約到外國等她的那般從事過思想解放運動的人在這時却是像互相約好了似的，一致地對喬牟施着一種輕蔑的嘲罵。實在地說，當時中國底智識份子，在歐洲的（至少就說是在法國的罷）除了那一部分住在M城的艱苦的留學生而外，凡是領官費或受名人幫助的留學生——不怕他們有的是在國內已經負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堅和

其他的聲譽，不怕他們以後多半是得到了學士或博士的地位，——却大多是些思想行爲非常矛盾的人：他們自己可以揮霍着手頭很容易得到的金錢在歐洲最繁華的地方放蕩地享樂，可是對於別個的責備却又幾乎是站在禁慾主義的立場。喬牟和陳滄嚴的關係，那時在我看來實在是找不出一點不正當的理由，竟想不到被留學在文明極度發達的歐洲的那些中國底上層份子認爲是最大的罪惡。——不過，這個却不是不能夠解答的事：本來歐洲極度發達的文明就是建築在一種矛盾的基礎之上，我們只看歐洲各國正在把握着政權的任何一個能手的政治家都莫不是一面放任資本主義發展到沒有道德可言的地步，一面却又儘可能地拖出些已死的封建的道德形式去裁判民衆……這個，便是當時我們那般留學生所學的時代底精神了。

我記得我是曾經替喬牟不平了很久，我寫了一封信去安慰她。那時她和陳滄嚴住在柏林底鄉間，她很誠懇地答復了我底信。她對那般攻擊她的

留學生下了一些徹底的批評。她說當時攻擊她最嚴肅的人便是從前想和她要好最厲害的人。她斷定那般人將來都是低頭在既成權威之下的投機份子。——真的，喬牟底話是應驗了！一直到現在，我一個一個地在數着那般留學生底名字的時候，我總是感着一種驚奇：我是發現不出一個能夠跳出既成權威的圈子以外的人，一個能夠跑到革命的更前線上的人！

但是我不能在這兒否認，喬牟以後的生活也是墮落的。她有一般女子所缺乏的膽量和勇氣，只是虛榮心過盛，同時又太好誇張。她和陳澁嚴那樣一個沒有一定主張的人共同生活，對於她要算是一個很大的不幸。她和向金綺，蔡含稀，都是在中國近幾年來不斷地翻騰着的革命浪潮中馳騁過的女子，以能力而論，她並不比後兩個更差，可是單是她以後再沒有進步。她是完全丟棄了社會的工作，去過那保守的家庭生活去了。

喬牟和陳澁嚴的結合，實在和我有很大的關係。這是以後從一個和喬牟最接近的人講出來的：

當喬牟在國內要動身出洋的時候，曾提起我來便表示着十二分的憤恨，並且說對我總要有一個相當的報復。無疑地這是她接到了帶均報告我和翦雲有了戀愛的那封信以後的態度。當時喬牟底船位已經買定，上海各種報紙上關於她出洋的新聞都已經發出，當然她不能因為追蹤我的希望失敗而停止她動身的計劃。所謂要報復我的便是她要一到了歐洲的時候偕着一個可以受人稱讚的丈夫去和我相見。她是打算玩小說中那種情人間的暗鬥和比賽的把戲的。結果，不消說陳澁嚴便是她選定了的當她那位丈夫的角色了。聽說陳澁嚴本有一個一同出洋的情婦，可是喬牟在那一個多月的海船上不惜用了種種方法把那個女子底地位奪去，使自己底計劃成功。

天下的事往往不能如一時衝動時所想的那樣簡單，喬牟萬想不到她和陳澁嚴的結合會惹起許多人無意義的攻擊。在她，這怕要算是一個最難堪的刺激。她是曾抱了狠大的幻想，以為到歐洲後也能像在國內的那樣活動，她準備至少在留歐的中

國學生中間要作一些組織和領導的工作。可是，不料竟至一點也沒有實現。她連見我的心願都沒有償得，便和陳澁嚴住到狼僻靜的柏林底鄉間去了。並且——這在我總覺得是一件遺憾的事！——一直到現在我再沒有會過她一面。她給我的信前後約有二十多封，都被我在要離開M城的時候丟在我住了一年多的那家房東底火爐中燒掉……

現在且說喬牟這樣的到了歐洲以後對於我和蕩雲間所發生的事變。這個說來怕有人不會相信，因為我所遇的人都太過是小說中的人物了。不過我可以負責，我所說的都是事實。現在代替喬牟來當小說中的人物的却是帶均：他用了一個突然的形勢闖入我和蕩雲的生活裏來了。

帶均用了一番策略想使喬牟成爲自己底人，或者在他本以爲是非常有把握的事，而不料所得到的却是恰恰相反的結果。他大概做夢也沒有夢到喬牟會偕着一個丈夫到歐洲去。這對於他，不消說誰也能想像得到，打擊是相當的厲害的。帶均底性情和喬牟真是一對，都有一種自強的個人主義

一類的英雄色彩，對於關係自己的事體，總要儘可能地使本身得到一種勝利纔肯停手。好像帶均被喬牟那種對於他的下不去的對付弄得有些錯亂了的一樣。他把他底怒氣索性遷到了我底身上來：他要把翳雲和我拆開，就是說要使翳雲到他身邊去作喬牟的替身。他進行得很是迅速，忽然之間到M城來看我，——這是不用解釋的，自然是一個假意的訪問了。就是在他這次的訪問中，他和翳雲（我那時是怎樣的老實！）訂了密約，決定一星期後兩個人到距離M城約一天路程的J城去同住。

三

中國古時的 Misogynist 說一切女子底性格都同水一樣，這自然是胡說。但是要形容蕩雲底性格時，那却是只有用這樣的說法纔可以形容得恰當。真的，蕩雲底性格是同水一樣，那種流動不定的性格簡直是——實在再沒有別種可以打譬的——同水一樣！我同她相處時的不能相安，固然有種種的原因，但是現在想來大概多半還因為當時我已經對她有了不信任的意識，所以纔在她面前感覺不到一點愉快。要是我不怕別個妄加揣測地

說我是被過去嫉妬的宿恨所趨使而故意來毀謗翦雲時，那我便可以坦白地說出：她有一種自己不能夠克服的習慣，要如同一般女子一樣的和一個男子永久相處下去，在她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底情慾就好像是有某種胃病的人底胃口一樣，要常常換着味道不相同的食品纔覺得滿足。不消說她是有強烈的感情的，不過她底那種強烈的感情來得異常容易。當她底感情到來時，她確是可以不顧一切；只是一點，你若是相信她那種感情可以給你帶來有不變易的忠誠時，那你便要一點也不含糊地受一個絕大的欺騙。因為當她自動地把她那種感情擲到人面前的那個期間，就已經連她自己都沒有保證她同時給人送的有她一些責任心的把握。

請想，翦雲既是這樣的一個人，並且同我已經有了不能相處的情勢，那裏受得起一個心中早已定好計劃的帶均再去作一些挑動和引誘的工夫呢？這結果自然是起一種很快的事變。當到翦雲堅決地對我說她要到J城進學校去的時候，我還是茫然地摸不着她起這個念頭的原因。我用我和她

當時所存在的那種關係間應有的義務觀念懇切地留着她，我是怕她到J城後要感到許多的不便。她那時的法國話還太過不純熟，同時她又是有必須要人招呼的習慣的。可是及至我聽到她露出了帶均也要由巴黎遷移到J城去住的消息時，那我纔明白了一切。我狠光明的向她表示了我是決不妨礙她所想做的事，並且說了我是只要她能夠快樂，我尊重着她底自由。

——你真的能這樣嗎？她含着不放心的口氣在問。

——一定的！你儘管去就是。

——那麼你須得送我去……我走後你可不能到處毀壞我……

蕊雲一向便有一種不聰明的虛偽：她同某個男子好了以後，幾乎已經是公開了的，可是她還要在別個面前掩飾地說她和某人只是朋友的關係；若是再和另外一個男子要好時，那她便絕對地否認自己底過去。我說她不聰明，是因為當她掩飾和否認的那個時刻，她完全不看對方底相信或不相信。

信。當她同我發生了戀愛關係不久的時候，她在一位完全知道她和汪廣季的那段事蹟的朋友面前向我說道：“我和廣季不過是狠隨便的朋友”。可是這句話同樣地兩年後傳到另外的一個人底耳中，那便是在她和我第二次——也就是最後的一次——分離的時候，她向着她那位從我這個情人算起而還是在我能知道的範圍以內的第四個情人說道：“我和度浸不過是狠隨便的朋友。”她那位情人便是以後要說起的傅翹，對於她和我的關係是最熟悉的一個人，對於她這句話當然也和我從前對於她這句話一樣，是不能夠相信的。當她向傅翹說這句話的時候，也是在別一個人底面前，不過那個人並不是其他的朋友，却是她嵌在這句話中的度浸的我自己……

記得有一位文學批評家用阿那托爾法朗士底小說“Le lys rouge”中所描寫的事實批評阿那托爾法朗士是有提倡情人間說誑話的嫌疑，並且說在阿那托爾法朗士底意思是以爲對情人說話的不忠實即便是對情愛的忠實表現。要是這種心

理真的在社會上存在的時候，那蕩雲或者便可以說是屬於這一類的了。在這兒要是容許用一點嚴肅的態度來作說明，那便是：這種情形是我們處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不能免的事體。可惜我那時不懂得用社會關係去分析一個人，現在想來，蕩雲那種女子實在是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女子的模型，她可以作阿那托爾法朗士小說中的人物，她是生來便具有串演巴黎式戀愛的那種骨像的角色。

你若是明白一個人底行動在我們目前這種社會下面會有極相反的兩方面的時候，那你便能知道爲甚麼一個最顧全名譽的人便是行爲最不堪問的人。尤其是在處在我們目前社會下面的女子底身上更加容易找出這種事實。蕩雲之愛惜名譽，幾乎成了一種癖性：無論甚麼人只要稍微對她有點不好的批評，在她，那人便是她終身的仇敵。這個，在知道她那種放蕩的行爲的人真不會相信！她與其說是一個浪漫的人，毋寧說是一個卑怯者。她每當同一個男子分家的時候，總先想設法使那個被

她遺棄的人以後不說她的壞話，但是這個往往是很難做到的事，所以她常常感到苦惱。記得她和汪廣季分裂後不久的時候，看到了汪廣季在某種雜誌上做了一篇自敘傳式的文字，中間只隱約地提了一點關於她的故事，竟然便激起了她非常的憤怒。她真好像有一種特殊的權利：只要別個對自己忠實，而自己却絕對不能用一點忠實的情誼去對別個！

這便可以解釋翦雲所以說不要我到處毀壞她的那句話底意思了。不過說到我呢，當時在我那種種複雜的畸形的心理狀態之中還有一種說起來很可笑的傾向：我好像在相當地學着那種過分輕蔑自己的宗教精神，我底行動有時狠沒有道理地露出些禁慾的和對個人間愚忠的色彩。我對於翦雲，就充分地表現了我這個狠可笑的傾向底發展。我幾乎是甚麼都依着翦雲底心思去做，完全沒有顧到自己底利害，凡是和自己心境不能相容的事體都用一種逆來順受的克制能力隱忍地接納了。真是誰也想像不到，我守着她不要我“毀壞”她——

就是不要我說她不好——的約言一直到她給了我幾乎再不能隱忍的痛苦以後，到她第二次和我再徹底分手的時候。

好罷，就送她去！就送她到她新愛人那兒去！我總是隱忍着一句話也不說，給她把行李收拾妥貼，陪她到了J城。

帶均當然是狠熱心的，在帮着給她料理着種種的事體。大概是對我方面還要暫時掩飾一下的起見，她沒有和他立刻住在一起，只在他底住所近旁租了一間房子，一面在女 Lycée 內邊去報了名，說是她打算要好好讀書了。我把一切都儘可能地替她弄好了以後，大約是在到J城的第六天底早晨，一個人又躍入火車裏邊回向我底M城去。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在讀歌德，曾發現了一句話總忘記不掉，意思是說人總是人，雖然有時受着一點理性底支配，終歸會在感情之下低頭。——在我那次在J城底車站坐進車箱裏的那個頃刻，真好像證明了這句話底正確。我忍不住靠在了車箱

裏的椅背上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我怎麼能有那麼多的眼淚，我忽然變成了那樣一個弱者！我完全忘記了我身旁還坐着許多的人。一直到汽笛響了一聲，火車開始移動的時候，我纔像從夢中醒了轉來。

若是“失戀”這兩個字可以用來概括一切男女間遺棄的事件時（就是說不管事件底經過還加雜着有特殊的情形），那我當時的心情便是一種失戀的心情。這種心情之占據到我身上，這算是第一次。不消說在那一個頃刻，我是破碎了，幾乎是完全破碎了！我沉在車箱裏面看看窗外的好像不停地向後飛去的那些房屋，樹木和田野……我底眼睛在感着異常的乾澀。——實在我當時只剩着這一點感覺了，此外，我忘記了我從早晨起便沒有吃甚麼，我不覺得餓，我變成了一個呆子……

時節呢，那時正是秋天。天氣是有幾分潮濕，好像是還有些雨點打進了窗內。當到我稍稍地恢復了我底理性，我不自禁地在奇怪着自己：六天前在這條車道上和蕪雲同車的時候，我是怎樣的下

了決心，一心想着只要把她送到她底新愛人底地方，我便可以卸掉責任，從此將會一身輕鬆；我是怎樣的兩眼盯着她，只感着一種沒有甚麼話好說的嫌惡之情，好像反而願意車力加速，早到 J 城，我底麻煩便可以早點結束……但是怎樣現在真的我得到了解放的時候却又是這樣的傷感起來呢？這個到底說明了一個甚麼？和她一道時不能相安，她有了脫離我的機會正是很難得的事，並且我已經是徹悟到這一層了，同時我還是願意她不要失了地底機會的；但是離開了她，却要發作神經病，却要鬧失戀的把戲……這到底算一回甚麼事，甚麼事呢？——我當時還不知道分析自己底矛盾，只是感覺到自己底心境是太不可思議。其實，現在想來，我底性格一向便是徘徊於極端的理智和極端的感情之間。埋頭於科學和向文學領域中的馳騁在那時是交織成我底生活的，實際問題底到來可以使我相當冷靜地去接受該問題底發展，可是等到問題過去，就是說那段現實已不在我底面前，我便會被空想的或是單純狂熱的感情所迷亂。——

這便是當新的社會科學還不會到我底身旁來統一我底人生觀時的我底精神狀態。我在歐洲幾年的生活就都是這種精神狀態的脚本所演出的悲喜劇……

無論如何那天底情景總是我所不能忘記的。秋涼包圍着向前衝去的火車，車頭上的煙雲騰到空中都散成黑霧。可是一時便又完全地消失了。這使我突然想起屠格涅夫底“煙”裏面那位男主人公當一場歡夢完結後在火車中的絕叫。這正同我第一次和翳雲在巴黎旅館中發生情慾關係的那夜一樣，都是我到歐洲後生活起變化的關頭：因為在和翳雲發生情慾關係的那夜以前我還幾乎是一個保持着潔癖的人；而在這次和翳雲分離以前，在我過去的生命中還沒有過被一個女性所捐棄的這種經驗，我算是初次嘗到從所謂戀愛得來的孤獨的滋味……這是怎樣也不能忘記的。

當我在為個人間所謂戀愛的事件奔忙——為一個對自己無誠意的女子奔忙的時候，M城底中國同學卻正作着運動，作着為他們生活鬥爭的運

動。

當時中國政府對於到外國的所謂勤工儉學生是聲明了不許和其他的留學生享同等的權利的，但是那般官費生或半官費生由中國政府保送到外國，每年在消耗着大量的金錢，其實卻多半是些只知道享樂，一點也不努力的人。勤工儉學生是永遠不能夠進大學，入專門學校和安心求學。爲甚麼？因爲他們沒有錢。起初當那般有政治作用的名流發明了“勤工儉學”這幾個字綴成的名詞時，曾用廣告式的宣傳文字鼓吹着歐洲工廠的特別，說是到歐洲後可以在工廠中作半天工作，其餘半天還可以進學校讀書。及至後來實際情形擺在了那些抱着這種志願到歐洲的留學生底面前的時候，那般名流又代表政府說勤工儉學生不宜和官費生或半官費生相提並論：因爲官費生或半官費生是將來國家上層文化的領導者，到外國的目的便是求學；勤工儉學生卻決不是這樣，不過只是爲到外國增一增見識，求學是够不上的。——真是天曉得這個話會使所謂勤工儉學生的大衆憤怒到甚麼程

度！那些每月領着國家——他們唯一的棍子——底大批金錢的官費生與半官費生爲的要踐踏在窮困的勤工儉學生底頭上以維持他們特殊階級的地位，便和公使，領事，以及所有的駐在外國的政客勾結在一起反對當時勤工儉學生應得的一項公家底津貼。當時在法國各地特別是M城的勤工儉學生都是連麪包都發生了問題，M城底公學因爲收不到學費，已經下了驅逐這般中國學生的命令，大家向中國在法國的官廳去求援卻是得不到回聲。這個逼得我們那一些立志要堅苦上進的青年不得不起來一致地取了鬥爭的手段。——“麪包！”“麪包！”“求學權！”“求學權！”一個空前的留學生底運動便在這種口號之下突然地發生了。

M城底空氣變得異常的緊張，連城中的法國人都感到了不安，凡是在法國其他地方的勤工儉學生都聚會到M城在每天地開着會議。最後是大批的羣衆全體從M城出發到巴黎去包圍公使館。

那時在羣衆中的領導者之一便是向金綺。這個以後成爲革命先鋒的女傑在那時已經表現出她

底能力與意志。她在鼓動着羣衆，推動着羣衆。她底演說，她起草的宣言，在那時已經是羣衆底興奮劑了。我們可以說，有了她，那時大家纔能分外的團結；後來那些羣衆中的前進份子能成爲革命中的重要人物，我們也可以說她是那個原動力中的成分之一。——這位女傑現在是死了，我想凡是那時和她一同作過那場運動的人，不管目前是不是站在她一向所站的立場，總該都留着她那可使人崇敬的印象的罷？……

不成問題，包圍公使館是沒有甚麼效果。那正和歷史上所有羣衆包圍政府機關的事實一樣，法國警察的隊伍受了公使館底請帖，用暴力把當時的羣衆趕散了。不用說在法國當局看來，那般羣衆一樣是非常可怕，不管爲的是甚麼目的，而採取的行動是一種相當有革命色彩的行動，這自然是會擾亂法國底所謂和平與秩序的。——這個說起來真是一個很可奇怪的事體：曾經產生過近代大革命底種子的法國，現在社會上所具有的保守性卻幾乎是根深柢固，我們可以看見法國資產階級是

儘管把身子縮進宗教的和國家的古老建築物裏面去；爲保持那種建築物，他們底脆弱真是表現到十二分的程度。從勃恩卡勒到白里安，他們濃厚的捲着的鬍子所擺出的外表雖然都像是些時代的英雄，而其實膽量之小卻是很够兜人發笑。革命發源地的法國卻是比任何國家還要懼怕革命。

在那次包圍公使館的事件中，還有一件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是勤工儉學生中的那一位曾在公使館底牆上用灰炭題了一首法文詩，詩底內容真把當時羣衆底心理表現得非常真實，並且技術還是鼓動的。我只記得詩底每節後的重句是：

Donnez-moi du pain,

Oh, j'ai faim, j'ai faim……

聽說羣衆被趕散了以後，和當時中國駐法公使陳×有特別交情的法國某議員曾到公使館去慰問，他讀了那首詩，嚇得像發狂一般地叫了起來，說那般中國學生都是些要革命的人，非趕快想方法對付不可。可是這位議員一星期以前曾在某處演說過，報紙上曾登載了他底警句。他在說他所以

要愛法國並不是因為法國是他底祖國而為的是法國曾有過革命……——這真算是把資產階級底原形完全拿出來給我們看了！

那場運動既然失敗，在理不能不另求發展：因為大家不能求學和沒有麪包可不是警察底一陣威風所能解決，這是必然的，羣衆不但不會分散，反而還要再尋出路，湊巧就在這個時候里昂中法大學成立了，這給了當時失敗了的羣衆一個意外的希望。運動便是急轉直下，大家從新集會，決計趁那般中國政府派送的中法大學底學生還未曾到校的時候先去占領那個貴族的校舍。當日決議，當日實行，大批的羣衆便又由巴黎奔赴里昂。一到里昂，便馬上衝進了那個新落成的中法大學。

不過這結果是可以想得到的，中法大學中的中國官廳委定的辦事人決不能讓這般勤工儉學生來達這種激進手段的目的。當時中法大學底中國校務委員之一的褚××便通知了里昂底市政府，用一種“逮捕匪類”的名義，里昂底憲兵隊立刻用囚車把中國學生從中法大學中拖出，押在了一個

軍營底獄中。

當法國憲兵把中國學生一個一個地捉進囚車的時候，那位褚委員站在中法大學底門前旁觀看。中國學生向他破聲痛罵，他卻只是微笑着點頭。這位委員以後也成了偉人中的一個，我們在那流行於全國教育機關的名流講演錄中常看到他底偉論，他是在熱愛着民族，不願使本民族受一點異族底侮辱的。有人便疑心他有健忘的毛病，說他所以敢發那種議論，因為是忘記了自己過去的這段事迹。不過知道他的人卻都對這個推測予以否認：因為當一九二七年政變的期間，他曾在從廣東到上海的船上遇見了一位他認為是危險份子的某君，他和那人僅僅有過一面的晤會，而他竟能記了起來，到上海後報告給當局把那人處了死刑。他底記憶力確是很好的。

說到當時法國里昂底市政府，我們不能不有一種遺憾：里昂底市長是後來登過一次內閣總理台的艾里歐，這是一位在法國出名的社會主義者的左派，他不但對於那些中國窮困的學生不加以

援助，反而還使他們當了好些日子的囚犯。並且，他底機關報紙記載這段新聞時，用“Bandits”這一個字去稱呼那些羣衆，直到最後，他用了一種命令式的公文強迫着中國公使館把那一大批人塞入載貨的船艙裏面從馬賽一直送回中國。

我在這兩次運動的中間不會直接參加，但也作了些幫助的工作。我從J城回到M城時，被那種緊張的空氣逼得暫時忘了自己個人間的煩惱，我盡可能地想在我當時所認識的所謂社會上有地位的那般人面前去疏通，好使勤工儉學生能達到他們底願望。不消說我底力量都是白費了的，我一點也沒有得到我想得到的結果，我沒有陪他們到巴黎去，我只是當到聽見他們在里昂被囚了的消息，纔去了一次里昂。我本是打算去看他們的，卻不料我到里昂的那天，恰恰是他們被解往馬賽去的時候，我是一個人也沒有會見。我在里昂只停了一天，便又折回了M城。

我到里昂的那天，正是中國底雙十節。中法大學裏面在做着很大的慶祝，那些從中國新到的留

學生都在穿着很整齊的服裝在那佈置得非常華麗的會場中高聲地歡笑。我參觀了那個景象，我好像是沉在了滾熱的水裏，一股憤怒的血潮沖上我底頭頂：你想，怎麼苦樂更不平均到這樣？同一個時候，有一大羣想求學而不能夠求學的人被人家像對待豬仔一般的趕到別處去，而這兒底人卻在開展着他們愉快的生命。同樣是中國底留學生，那一羣便要被人從這地方拖了出去，這一羣卻一點不拘束地作着這地方底主人翁，這權利的有無到底是從誰決定的呢？……

從里昂回M城的途中，我心中總在怦怦着兩樁新認識的真理：第一，所謂國慶這種紀念和窮苦的社會是毫無關係，第二，到處都可以看見階級底對立和敵視。

M城是變得非常冷靜了，大批的勤工儉學生走了以後中國學生便只剩到五六個人。可是就是這五六個人。在我從里昂回來後過了有兩星期的時光，又都陸續地到別處去了。結果是只剩到我一

個。

我跟着我底房東搬到M城底鄉間去住。我底房東是一家三口的退了職的新聞記者底家庭：男房東約有五十餘歲，主婦底年紀也相差不遠，大概是患着 Hypertrophia Cortis，身體太過肥大，長年守在家中，不大出門，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兒主持着家事，同時幾乎是整日地在奏着鋼琴。這一家對待我算是親切到十分，我底法文，可以說是他們教好的，他們和我的交情簡直是由主客的關係達到很要好的朋友的程度。我底房租有時可以欠到四五個月。他們知道我和蕩雲鬧了問題，想了許多的方法安慰我，甚至把我和蕩雲同睡的牀換過，希望使我底心境轉變到恬靜的地步。他們作飯給我吃，飯錢算得異常的便宜。

我只復了蕩雲一封信，一封答她說她在J城還想念我（只有她自己知道她這話是不是真的！）的信。我勸她努力於她底幸福，不要把她底心分一點到我身上來；我說我相信我不會被痛苦征服到怎樣不得了的境地，科學當能給我新的前途。——如

我所預期的一樣，這封信去後，從J城到M城的郵局便再沒有爲她和我忙碌過。

我完全沉在寂靜的生活中了。我把我底心極力疑冷成了化石，我尋味着孤獨的寂寞在苦惱我的時刻所帶來的那種似澁似甜的滋味，我認識了懺悔的回憶和所謂默想……

M城，剛纔還是佈滿了東方未來革命者鬥爭的呼聲的M城，忽然便平和得一無所有。我從我住的鄉間的地方向那城市底中心望去，就好像是對着一處奇蹟消歇了的聖地。作我寓所的莊園底環境把一種遲緩而倦怠的情緒送到我底心頭，一望無窮的Marronniers樹林底秋風在吹着我。這使我感到了我從此是要降到消沉的空氣裏面去。我一面想抵抗這種生活方式，一面卻不能自禁地被這種環境所折服……一月又一月地這樣住了下去，我好像看見我底生命在我面前悄悄地滑過。

四

但是這時期我底鄉居生活是值得—記的。在那幽靜的莊園中我算是度了些有詩意的時光：房東底圖書室供給我讀了許多智識上的美的原料的著作物，房東底年輕女兒給我添加了比已往更濃厚的音樂上的嗜好和素養，同時又教會了我跳舞。

我底房東摩萊先生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者思想的人，又因為是新聞記者的緣故，各種書籍，他都應有盡有。我在他給我開放的他底那些裝釘得非常致密的圖書中讀了我當時專門研究的範圍以

內的法布爾底“昆蟲記”，其次，脫爾斯泰的法文譯本，雨果，拉馬丁，一直到羅曼羅郎……

房東女兒馬格里特姑娘底面龐帶着有幾分蒼白，身裁是法國人常說的 *délicate* 的一類，甚至會使人懷疑到她有肺病的徵候。她幾乎是不多餘談話，一雙碧藍的眼睛常盯着他底樂譜，好像要在那些複雜的音符上去尋她心中想流露的言語一樣。這位具着藝術家才能的姑娘在明白了我和我那由中國相偕同來的女人分裂後再沒有和好的可能的時候，便立刻用一種引人去與她特別接近的柔情款待着我。常常，幾乎是每天，她總叫我到客廳中陪伴着她，那兒，在擺着她底鋼琴。

幻夢的情調帶着襲擊的情勢來籠罩着我了。那位肺病式的少女用音樂的動律把傷感和情熱兩方面的血液注射到我底青春的靈感之中：不消說傷感是支配了我當時心間底跳躍同時成了我後來許多詩歌的製作中的一些成分，但情熱卻給了我以較大的魂魄，使我奔放的胸中湧起了永遠地馳向崇高的境地的慾望。

我站在牠底身旁看着牠按動她底琴鍵。當她奏出了悽楚欲絕的調子把客廳中的空氣振盪得好像起了幽暗的波浪的時候，我底呼吸便停窒得幾乎反不上來；一曲終了後，一切都黯澹而沉重，由鄰室傳來了摩萊先生翻閱報紙的沙沙聲和摩萊夫人底呻吟，簡直使人感覺到那座莊園是矗立在另一個世界。可是當她奏起了悲壯的調子，我底神經便顫抖得非常厲害，一直到她底手已經停了很久，我還被陶醉的狀態侵佔着，我眼前的事物都消失了踪影，我神遊在許多浪漫的，悲劇的景象裏……

由牠，我從新認識了瓦格奈，蕭賓，顧奴，並且到柴易奇斯基。她還把她纔死了的一位德國教師遺給她的一箱研究高深音樂的書籍打開給我，我從那裏面選讀了幾本專門的講義，憑了那位不可見的音樂家手做的標記和註釋，在我能力底範圍以內我得以懂得了一些和聲學的秘訣。

我第一次知道了人體和音樂的融化：她用手牽着我去踏那有節奏的脚步：就在那舖着花磚的客廳之中我明白了甚麼是 Valse，甚麼是 Tango

...

這樣，我度過了一個秋季和一個冬季。

可是這種優美的，安穩的隱居，在我並不能繼續得長久。一天，忽然發生了一件事情。

是在一個黃昏的時候，客廳底窗外正落着春雨。馬格里特姑娘倚在一張長沙發椅上，手裏拿着一本謬塞底詩集。椅背後面站着我，把腰彎了下去，下頷幾乎偎在她底肩頭。我們合讀着一首詩。

在這種情景之下，把我底地位換給任何一個青年男子，要說是不起一種情感的衝動，那是不可能的。在她，也是一樣 甚至比我還要厲害：她底心臟底跳動簡直逼進了我底耳朵，她讀詩的聲音一直顫抖到不能夠再讀。結果是拋開了那本詩集，用她那一對在我看來是 *exotic* 的眼睛不停地注視着我。不消說只要我底頭和她底頭漸漸地一合攏了起來，一個情愛的關係即刻便可以成立了。但是在這個時候 —— 我希望讀者相信我！ —— 我卻突然被一個反省的觀念捉了回去。很快的我想到了我底前途，覺得自己不應該再沉迷到情慾中去，

並且根據自己目前的身世，實在沒有替這位異國的有閑階級底少女選擇命運的能力……雖然我一面被青春的熱血燃燒得幾乎不能夠支持，但是終竟在一種 Stoic 的自我克制的狀態之下決然地把身子移開去了。

我留下我年輕的女居停主人在她底沙發椅上，低着頭默默地走出了那個魔術的客廳。

無疑地我當時的心情還保持着一點過去的所謂純潔底殘餘，蕩雲給我的痛苦也還沒有到使我完全頹廢下去的時期。我還在極力振作着我底生命，不肯再招惹一次難以收拾的煩惱。同時，很明顯的，那位姑娘底生活地位是和我太不相稱，我不願意去欺騙她。

可是就是因為發生了這件事情，我底房東女兒和我之間便起了一種隔閡。她總是在避着我。這使我爲要免除麻煩起見不能不打算離開這個地方。恰巧忽然出我意料之外地蕩雲來了一個電報，促成了我和我這段生活的告別。

蕩雲底電報是從S城發出的。電報上的意思是

說她獨自一個病倒在S城，她用了“Maladie d'angereuse”這兩個字，她要我即刻去看她。——不用解釋，她一定是又和帶均分裂了。這正像起初她在巴黎旅館中和廣季分裂時的情形一樣，又要我去作伴她臨時的孤獨的人了。在理，我不應該再去管她。這分明可以看出她始終是在把我當作了一個解決她底空虛的工具的。不過，當時我雖然明白了這一切，可是我底心卻被一個念頭兜得放不下去。我怕她這回真是得了重病，那她一個人住在一個生疎的地方將會活活地苦死。這在我一向和她的關係上似乎不應該坐視，並且我已經對她犧了牲許多，現在在她最苦的時候難道至少連去看她一次都不肯嗎？……於是我便接受了她電報上的要求，決計到S城去。

這正是脫離目前環境的機會。我想我再不應該消沉下去，至少應該覺得M城對我已沒有多大的意義，我需要另外換一個環境。S城距離巴黎很近，我計劃定到那兒看了葛雲以後，便在巴黎去住一個時期。

好，別了，M城！別了，幽靜的莊園！別了，別了，親切的房東夫婦和給我生命上留下一段青春的少女！……我帶着惜別的心情，結果和我簡單的行李一同上了火車。

我是怎樣也沒有想到還會去和霧雲晤面……我底更放蕩的，更流浪的生活從此便開始了。

世界卻總是熱鬧的。那地球上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國家這時正在發生着重大的變故：在牠很艱苦地從列強底封鎖中纔掙扎出了一點自由的期間，忽然被大的飢饉的天災所困，一個幾乎是前空的悲劇在掩蓋了人類纔開始的曙光。這消息是震撼了所有的國家，各處底報紙都在排上了最大的鉛字。在這整個喧傳之中，兩種代表階級的言論都呈現在我們底眼前：我們一面可以看出勞働階級底血淚，同時另一面也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底獠笑。

立刻，一個轉變的事實又把空氣給改換過來了。各國底勞働階級終不肯使資產階級底獠笑演出勝利的榮耀，在一種熱烈的援助之下畢竟使他

們飢餓的兄弟們脫出了危境。同時，適應目前情形的新經濟政策露了面目，果然恐慌是漸被征服，而各處底報紙遂又都另變了調門，把這一事件用成討論與記載的中心。

關於這層，當時會激起了許多的政治經濟學專家在發揮着意見。那般資產階級底代言人因此煽動地說蘇俄是投降到他們底膝下，遂證明了社會主義底破產。對於這種胡說的議論予以打擊的不消說有一般正確立場的論戰家，他們在敵人和熱情的羣衆之前說明了這一經濟政策之不可避免，同時把應努力於注重城市無產階級勢力的這一目標提出以解釋蘇俄之決不因此而有落後的危機。——這個，在這兒似乎應該容許滲入一點批評性質的插話：這般論戰家在當時因為有列寧底指導，得以發表出至當的言論特別是能夠把在這一退守的經濟政策之下必需注重的一點揭示了出來。可是當到列寧死後一九二五年底退守又退守的最新經濟政策底實行以及一九二八年前後政府與富農底完全合作，總之史達林之放棄注重城市

無產階級勢力這一目標而一任由此政策所給與的國有機關官僚化的等等流弊發展着的時候，這般論戰家便不能夠站起來說一句話了。並且，這般論戰家甚至還一變而為放棄自己所說的那種最大目標的人的辯護者，這真是個滑稽的事實！到底，是甚麼使這般論戰家竟能這樣的健忘的呢？……

不過，無論如何一九二一這一年在整個人類創造文化的歷史上算是一個重大的時候。這時期中使我們得以測驗了各國勞働階級對於蘇俄實際同情的程度，而新經濟政策之這一退守的步法也形成一個由實驗而得來的教訓。再進一步，這個由列寧精密地設計出的退守的步法竟成為後來他底門徒們去發展右傾的根基，而就是根據了這個重心，以後纔演成了蘇俄政黨底論辯以至分裂……——無論如何，這一年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有各方面重大意義的時期。

世界總還是熱鬧的。帝國主義方面繼續不斷地在努力着本身底恢復。在凡爾塞會議中未曾得到領導權的美國這時便以華盛頓會議的名義去向

各國號召：這一實際上爲對付日本的軍備制限協定的會議果真是轟動了一時，而表面上所以能造成這一轟動的原因除了那位作各國債主的這個會議底號召者是打着維持國際和平的招牌以外還在他用了援助弱小民族的裝璜的騙語以引起各地底注意，這個特別是中國，一般資產階級底自由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簡直被幻想趨到了中風發狂的地步。

由中國國內寄到歐洲來的印刷物上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底上層社會對於這個會議所存的奢望的情形，好像中國一切被壓迫的問題都只有在這個會議中纔能得到解決，好像中國以後的解放就是完全靠着這個會議。許多的團體都在臨時發生，每個團體都在向歐洲打着電報……歐洲各國底報紙也在牠們互相玩弄暗鬥的把戲的餘興中談到中國。說話的人都是政治上的名手，自然是一致地在說着假話，表示着願意對中國予以援助，表示着沒有誰不肯在當時主張正義的呼聲最高的環境之中給弱者的中國以恢復平等地位的機會。——這些

假話算是到華盛頓會議閉幕的時候纔在中國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小資產階級底面前漸漸地失去可以相信的成分，而那般寫這些假話的人也是一到華盛頓會議底閉幕便漸漸收拾起他們底假面具了。並且，算是一直到了後來“五卅”事件底發生，這種一面迷信一面欺騙的局面纔可以說是完全破壞：一直到了那時，那般寫假話的人纔不再維持一點和對方敷衍的技倆了……這個非常有意思的，只要你記到那般人底名字。

但是在當時卻是一片夢境罩着大地。弱小民族們尤其是中國是在做着不能實現的幻夢，帝國主義者是除了自身也在互相做着夢而外還製造出些夢送給弱小民族。電報，報紙，講演，小冊子……一大堆的夢話……

在這熱鬧的世界中我走上了我底不安定的人生的道路。我也好像是在作夢似的終於又會到了霧雲。

現在我還可以很清楚的記得我不知所措的那

種神情，我是幾乎被她弄得要驚倒了。她一見了我便嚎啕痛哭，她抱我，跪我，向我懺悔，說她從此一定從新愛我，只望我答應再和她和好。並且她立刻就要我答應她，同時還加了一句：假使我不答應她時，她便死在我底面前。她一面說着，一面便把頭向牆上去碰。這甚至把她寓所底一位老女人的房東嚇得跑到她底房間裏來……結果是我被她逼得沒有方法應付，只得答應了我可以在我能力的範圍以內繼續從前幫助她的義務可是，我怎樣也沒有想到：當到她這樣取得了我這個允諾以後，纔把她需要我盡力的一件事情說了出來。——你想是一件甚麼事情呢？真是我腦筋中連閃也沒有閃過她底影子的一件事情！原來她是懷了孕，懷了兩個多月的孕，要我替她想一個解決的辦法……這真是，叫我哭都哭不出來的一件事情！——她電報上的話不是假的，她倒真的身上有了“病”了……

不用解釋，她肚裏的未來的孩子由時間證明了不是我的。據她說帶均因為和她的結合引起了

供給帶均生活費的某名流底反對，曾經幾次想和她分開，及至她懷了孕，帶均便更不願負一點責任，因此她負氣離開了J城。她手頭是沒有錢，她不斷地在說着要我救她。

這真是——我不知道怎樣說纔好，——一個天外的石頭落在我底肩上了！我還記得我當時是完全失掉了思索，我發癡地坐着，任她在撫摩着我，偎靠着我，我沒有感覺，我不能說話……

但是我已經答應了她了。我是只有放棄立刻往巴黎去的計劃暫且住在S城給她服務。——自然，我知道這個差使是很不容易當的。同時，若果我硬要撒開手時，她也沒有強迫留住我的權利。不過當時的我，當時好像被一種唯心哲學的道德觀念支配着的我，卻來了另外的一種想法：我以為自己對別個答應了的話就應該遵守的，即使我要經歷許多的煩難也得去做；還有蕩雲固然是對於我只能送些苦痛的禮物，就是說她和我之間已經沒有了人生的希望底影子，但是無論如何她目前的景況總是陷在了沒有一點虛飾的困難中間，這個

在我決不應該避開。不消說我這種想法表示着我底簡單和我底糊塗，我一點也沒有向這個反對的方面去想，就是：應該把個人間沒有多大意義的所謂信用的觀念丟開，把建立在情感上面甚至還有一點是建立在戀愛至上主義上面的人道觀念丟開，應該不要使有用的時間不斷地浪費。——我一點不向超出個人領域以外的方面去想，就懦弱地，無抵抗地，又來了一次對於她的服從。

即刻，很嚴重地發生了問題：她底孩子是準備生出來呢？還是準備不生出來呢？要是準備孩子不生出來，當然除了打胎再沒有別種辦法。但是，打胎，這卻不是開玩笑的事！我對於這個可以說是一點也不懂！我在學着化學，學着生理學，對於這個卻不能夠提供出一個有把握的方法。要是準備孩子生出來，那困難想起來都令人害怕：要生的時候怎麼辦？生出來以後又怎麼辦？並且，目前就是難關，我手頭有的錢僅僅只夠敷衍我自己兩個多月的生活……

藹雲很堅決地說她不願去做母親，要我最好

還是替她去找醫生問打胎的法子。我依了她底意思去做，先去問了幾個S城底醫生，可是都沒有得到結果。他們異口同聲地回答我這是法國法律禁止的事，他們是絕對不能夠告訴的。隨後我又寫信給M城我認識的一位醫生，請他站在友誼上給我一點援助；可是回信上寫的卻也同S城那般醫生口中講的一樣，並且他還多餘加了一點意見，要我千切不可使孕婦故意去作激烈的運動，因為那樣墮了胎，法國底法律也將不會容赦。——這真使我失望到萬分，我底頭有些痛起來了。

就這樣過了一個月的光景，我還是為打胎的法子忙碌着。最後，我忽然想起了我初到巴黎住的那家小旅館底老板。那個老板有一個兄弟，是在當着醫生，並且還是婦科。在我第一次在巴黎只住的那很少的幾天中，那個老板常常用英文和我攀談；以後我又在由M城到里昂去的車中遇過他一次。我想就憑這一點過去的交情到巴黎去訪他。那人好像是帶着有幾分流氓的派頭，或者可以由他設法，在他兄弟底面前問出一些什麼方法來。同時，

我還非到巴黎去一下不可的便是我底財產已經剩到最後幾個零碎的數目了，我必須去找幾個中國朋友借些錢纔行。——不過這兒有一點或者得加個不必要的說明：我不向我認識的幾個學醫的中國留學生去領教我急於要知道的事體，是爲的要保持着秘密。在翳雲，在我，都是怕把這件事傳到那般每天惟恐找不到笑話去談的留學生們底耳朵裏面的。

於是，我跑到巴黎去。

巴黎對我還依然是生疎，好在我還記得於那前住過的那條不出名的街道底名字，我算是終於找到了曾經容納過第一次作巴黎底客人的我的那家旅館，可是情形來得太不湊巧，可以說對於我是太過不幸了：那家旅館雖然還照舊存在，但老板卻是在幾個月前便換了人。而最使人感到絕望的是那位新老板一聽到問起舊老板時便立刻沉了臉色，只用“不知道”一句簡單話拒絕了所有關於這方面的問訊。這使得我只得斷念了從這個旅館去達我底願望的心事。我於是決定在巴黎用一兩天

的時間去試找幾個巴黎流氓式的醫生看有沒有告訴我那個神秘的方法的人。

結果我底幼稚的奔走還是沒有獲得甚麼，我只算空忙了一場：那些巴黎流氓式的醫生更是把嘴閉得像貼了封條一樣，他們連“這是法律禁止的事”的這句話都不肯說，只是把頭低了下去，做出似理不理的態度；有的卻和我開起了玩笑，說誰能使他成爲一百萬財產的富翁時他便會告訴誰……還有一個最可惡的老醫生，他知道了我是中國人，竟然挖苦地說：“把你們底燕窩拿去給孕婦吃就行了！”這侮辱幾乎使我要打那個壞蛋的耳光，結局是大大地吵鬧了一陣……

我知道是無法可想了。我便決計把這件事放下，且去進行借錢的事。

可是借錢也是一樣的不順手：我去找一個和我同船到法國的朋友，不料他卻因爲得了神經病，住在病院裏面；又去找一個在M城認識的同學，卻又適逢他自己也是在困難的期間，當我纔跨進他底房門，恰巧便看見他底房東正在向他發脾氣，因

爲他已經拖欠了三個月的房租了。我是喪氣得很。終於，算是我又想起了和那位國家主義者曾暨最要好的馬安源，在M城時他曾經問我借過錢，現在我當然可以去問一問他。又算是費了很大的力量我纔間接又間接地探出了馬安源底住址：他是不要在巴黎，而在封丹布露。我只得又由巴黎到封丹布露去。

曾暨底朋友的馬安源，不消說也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他底派頭處處都是在學着曾暨：一樣的喜歡在人面前冒充前輩，一樣的住在法國而不學法文只每天地做着中國舊體的詩詞，總之是和曾暨不相上下的一個古董人物。他見了我，表示出了他底歡迎，也不讓我在他底住所稍坐一刻，馬上便邀我去遊封丹布露底皇宮，可是等到到皇宮門口買遊券的時候，他卻說他忘記了帶錢，要我先代他把錢出了再說。我記不得每張券是幾個佛郎，彷彿記得是去了我所剩到的旅費底十分之六的數目。我簡直沒有心情去詳細參觀那座佔據着法蘭西悠久的貴族歷史的殿堂；拿破崙底遺跡，婁叟與蒲里

瑪狄斯底藝術，都沒有引起我一點興會。從皇宮出來了以後，我便把我到封丹布露來的目的告訴我眼前的繫着我唯一希望的人，可是不料這一來卻像是刺破了他底神經一樣，他不回答我底要求，只很憤慨地一口氣講了約有二十分鐘的他底困苦情形，剛一講完，便伸出手來和我握手，說他因有事不能陪我，即刻轉過身子走開了。

我一個人封丹布露底街上徬徨着。我罵着國家主義的偽君子，我咀咒着我底命運。這樣，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忽然一個穿着軍服的中國人在叫我，這原來是孫××，一個我在M城認識的中國軍官。——這不期的遇合纔算使我得了救。

這位軍官在清末時便是由段祺瑞派送到法國的，這次算是第二次又由北京陸軍部遣送出洋調查軍事。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老留學生，講着一口很漂亮的法國話。他過去之所以到M城，是爲去調查M城底軍用飛機演習所。他竟然能同一位法國軍官底夫人勾搭了起來，憑着她底力量偷了許多軍事上的文件；他還找了一個在M城的窮苦勤

工儉學生替他把那些文件錄寫了一遍，他曾經很慷慨地給了他底錄寫人一些豐富的報酬。他和我的認識本是很偶然的，開始只是在M城底一家餐館中碰見，因為通了姓名以後，他說他訂閱過我從前在上海所辦的報紙，於是便來了一些較為接近的談話，第二天他便去訪我，接着，我們來往了一個很短的時期。

這不期的遇合使我得了救。我向他告借了三百佛郎，同時，還蒙他招待到他在他遊歷封丹布露的旅行中所住的旅館裏面去用了午餐。

事情來的都漸漸有頭緒了：我又在封丹布露底車站附近的一條街上找到了一個醫生，算是得了些不是我原來所希望的——不是打胎而是處理一個私生子的辦法。

我找到這位醫生時的情形是很有趣的。我在和那慇懃招待我的軍官分手了以後，便決定立刻由封丹布露直接回S城。因為還得等半個鐘頭纔有火車。我便在車站附近的一條街上散步。突然，一個醫生診所的招牌出現在我底面前。人在身上負

着急於要解決的事件的時候往往會特別地神經過敏：我看見那個醫生診所中走出了一個很像懷着孕的女子，可是她底年紀很輕並且還是本會結婚的打扮，這個，竟使我推想到那個診所是個可以開秘密藥方的地方。我走進去，一個五十多歲的醫生在接待我。他首先便問我底國籍，我因為得了上次的教訓，便欺騙着說我是日本人。帶着試探的口氣，我把我所要求的事說了出來。可是不提防那位醫生變了他底臉色，厲聲地向我喊叫：

——難道你來到法蘭西，卻沒有學過法蘭西底法律嗎？

我對於這種態度當然是不能忍受的。

——我並不是為學法蘭西底法律纔到法蘭西來的，先生。我也相當大聲地回答。

——好！不學法蘭西底法律！那麼你來到我們法蘭西，就應該作犯法的事，是不是？……好！你不學法蘭西底法律！那你就不要到我們法蘭西來！……你要知道我是當過軍官的，（——原來他當過軍官，我心中說道，今天真是和軍官結了不解緣

大戰時我在前綫上醫好了許多傷兵……總之我是始終爲我們法蘭西服務的法蘭西人，就是說，我是個國家主義者，（——又是個國家主義者！）我最恨的便是不知道我們底法律的外國人……尤其是像你們日本，竟處都想學 Boche……你懂得嗎？這是我們叫德國人的名字：Boche！……你們只知道學 Boche，日本人，到我們法蘭西來而不學我們底法律！……

他最後的話使我忍不住暗笑了起來：隨你怎麼罵，總是罵的日本人，一點也和我不相干的。

我猜想這位老頭兒是在發瘋，我便忙抽身要走，可是不料他卻留住了我：

——年輕人，不要生氣。我並沒有說我不給你幫忙……孕婦是你底甚麼人呢？

我只好說孕婦是我底一個妹妹。

——那麼，好，他說，你是要救她……這個我當然可以幫忙。年輕女子遭了這樣的事，沒有人援助，說不定會發生不幸的結果的。我雖是抱着國家主義，但同時也是人道主義者……不過，像你所要

求的那種犯法的事卻是辦不到……

於是他接着說他底總診所是在巴黎，要我先回去好好地招呼孕婦，等到要生產的時候可以到巴黎去找他，他會介紹一個很穩當的產婆，同時，他會和孤兒院把交涉辦好，孩子一生出來，立刻‘誰也不會曉得，便有人會從產婦底牀頭把那小生物抱到孤兒院裏面去……他還做了一句結論道：

——這樣對於你是很乾淨，對於我也是應該做的事。

他把他巴黎住家底地址寫給我，說是在等候孕婦分娩的期間，有甚麼需要問他的事情儘可以寫信給他，他是一定立刻答覆的。

就這樣算是又在這一位軍官底面前把這件事弄出了解決的辦法。——不消說我是只有完全放棄原來的希望了。——於是我抱着在那種境况之下的一個相當滿意的情懷回到S城。

不過我總又復地想着那個半瘋人的醫生所說的一句話：“這樣……對於我也是應該做的事。”——這句話裏面好像在藏着有一個謎，一個很大

的謎。爲甚麼這樣是他應該做的事呢？難道法國底法律有這麼一條規定，醫生得秘密地給人管私生子的事件嗎？我把他這句話連繫到他說的“人道主義者”的那個名詞上，先似乎覺得是可以解釋，可是即刻我就打消了這種見解。最後我終於思索出他底真正的意思來了：不消說他這句話和他說的“人道主義者”的名詞是一點也連繫不上，卻是和他說的“國家主義者”的名詞有着關聯的。大戰後歐洲各國對於人口的重視，實在並不是站在甚麼人道的觀點上，只是，爲蓄養他們第二次戰爭時的兵士。一面，在帝國主義者努力於大戰後產業復興的計劃之下，也不能不需要着多量的爲他們出血汗的勞働者（雖然事實上卻是失業者一天一天地增加）。這自然是不成問題，儘管有外國人來給他們這些人口，特別是沒有人去領取的所謂私生子，那他們會儘管十二分的歡迎。因爲在他們看來，這是一點也不含糊的最便宜的事體了。——這個，便是那位愛國的醫生所謂要給我幫忙的本意。真的你以爲國家主義者底字彙中有“人道主義”這個名

詞嗎？…

到S城以後，我只有遵行着那位醫生所參謀的手續；我陪伴着蕩雲，忍耐又忍耐地住了下去。

在這個期間，蕩雲對我的態度是怎樣呢？她是在用了種種的方法總要喚起我過去同她開始發生情愛關係時的回憶，她有時可以在我面前哭到一天不停，她自動發誓地說她決再不像過去那樣不自檢點……她努力地想要和我完全恢復已往的形勢，已往的生活狀態。——無疑地，這在她只是一個幻想。且不要說在我方面已經對她是失掉了所有的信心，即是在客觀事實的經過上來說，也沒有一種可能使得我願意回到過去。爲了這樣，所以這個期間的空氣是不愉快到萬分：我是不斷地煩燥，她也是被啼嘶太厲佔據了她日常生活的一半。

我沒有和她同居，我很簡單地一個人住在一家店舖底樓上。我每天去看她一次，有時和她一同吃飯。這種生活，這種維持一對男女底莫名其妙的關係的生活，和她繼續到她要生產的前一個月的時候，我送她又到了巴黎，纔算完結。

五

——這兒統統算好了：除了收過的一百佛郎，還欠着一千零四十佛郎……

我面前站着一個高大的法國婦人，穿着一身黑衣，臉上露着巴黎式的狡猾的表情，手裏拿着一張賬單給我看。這是服侍蕩雲生產的產婆。

愛國的醫生熱心地介紹的這位產婆——是兼作着一種寄宿舍的生意的。她把蕩雲當成了一位到歐洲遊歷的東洋資本家底小姐，房子、餐品，都按照着上等的水平去佈置，再加上醫藥和服侍的人

工，每天平均是需要着六十佛郎。蕩雲是生產前後共住了有半個多月的光景，結果，便是一筆驚人的賬目。

不消說產婆是和那位愛國的醫生串通好了的，他們一定是看穿了我和蕩雲這兩個不懂事的外國人，利用了我們要秘密的弱點，就順手敲了一筆竹槓。這個自然我心裏是明白得很，不過同時，我心裏一樣也明白不能夠和她爭執甚麼的。我把我幾個月來到處借得的錢和我投稿給M城底一家週報（這是M城底房東摩萊先生給我介紹的）所得到的稿費統統送給了那位產婆。

蕩雲生了一個女孩，當天就被孤兒院抱了去。對於這個在她未到這世界以前便先決定了她底悲慘命運的女性，我是完全沒有見面。就是蕩雲，對於自己底可憐的女兒，大概也沒有看得清楚，我只由蕩雲手中看見了一張孤兒院交給孤兒的移交人的證明單，那是準備和孤兒有關係的人探問時用的。蕩雲在那張單上給女孩起了一個名字叫作“Barrie”，這便是母親對女兒所盡過的唯一的義

務。無疑地，霧雲是沒有到孤兒院去探問過；那張證明單不知道以後是不是存在，或者霧雲在自己屢次生活底變化中間爲方便起見，也竟把牠毀掉了罷？

女孩自然是以後誰也不會知道她底消息，能夠想到的便是她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樣，跟隨年復一年向人間展笑的春光增長着她底年齡，她底智識，她底容貌，悲慘的命運卻決不能妨止她底成長，——這是應該感謝“自然”的！——也許她是一個聰明的，勇敢的，甚至是動人的姑娘…現在，當我在寫這幾行的時候，算起來她已經有十歲了；若是她還存在，就是說悲慘的命運若沒有濫用牠底權力時，那巴黎底工廠中是就快要多添着一個奴隸：她是快要爲法國資本主義去服務，快要開始在那一羣和她同樣地位的工人中去攪耗她年輕的體力和年輕的血汗的了！ 這個女工將來的前途是怎樣？誰知道呢！或者是和某部分受現社會壓迫的人物一樣，無意識地墮落了下去；或者有可能遇到某種人底引導，走向另一方面，甚至將來在法國

必然的大事變中間能作一些相當有意義的事體，表現淪落的勞苦羣衆底靈魂之一點星火……這些，誰知道呢！……

蕩雲這時決意要去里昂。她底理由是她在巴黎熟人太少，里昂有她許多同鄉，可以去設些法好維持暫時的生活。這是真的，我替她處理完了她生產的這樁大事以後，我手頭是已經到了十二分貧乏的地步，連我自己底生活也馬上就要成問題了。大概是在她出了產婆底優等旅館後再過了一個星期的樣子，她便照她底計劃動身。我在巴黎車站上送她時，她再三地叮嚀着要我不久便去看她，並且用一種女性特有的傷別的慘澹表情，她顫抖着聲音對我說：

——不要只記我底過去……我以後一定會抵抗一切誘惑……只要你不放棄我，我是決不會再使你受痛苦的……

我和蕩雲的戲連續地演到這兒，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頂點了……

蕩雲走後不久的時候，很突然地，我接到一封

帶均由 J 城寫來的信，這信敘述着他和蕪雲接近後所惹起的各方面對他攻擊的情形，他把那些攻擊的聲音綜合起來反投到幾個人底身上去，他說那便是攻擊他的主謀者之一羣。他所舉的幾個人，底中間曾暨也是一個，還有些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最要緊的是他露出了一種對我的懷疑，彷彿是自從蕪雲到 J 城去了以後，我便間接地製造了一些使人得以攻擊他的空氣。他特別指出說他所舉的幾個人都和我認識，接着就說我應該替他作些名譽上的辯護，並且加上說我所處的地位和我初到巴黎時他對我的友誼都是促成我爲他盡這次義務的理由。——這是很明顯的，帶均是很聰明地定下了計劃：蕪雲既是已經和他脫離，當然盡可能地把過去的一段歷史在表面上洗刷乾淨是甚好的事。至於擔任洗刷的職務除了我又是再沒有適當的人物，因爲由我出來否認他和蕪雲的關係，那纔可以使別個相信。同時，還有蕪雲生下的孩子的問題，帶均一定爲這件事感到了很大的憂慮，在他想來也只有由我出來這樣的說一番話纔可以免去

將來對於他的麻煩。不過，我必須聲明，當我接到帶均底信的時候，我卻不會立刻觀察出帶均底這些用意，因為他底信寫得是太過動人了。帶均一向並不長於文學，可是這封信卻好像是烟士披里純了的作品，他用一種有色彩的傷感主義者底鼓動手法在刺激着讀信的人。（可惜的是我把這封信失掉了，不然，我一定把牠公布在這兒。）我是真的被他打動了，被他底藝術打動了。他底勝利就在使我在那個剎那好像忘記了他所有的過去的行爲，同時使我心中爲他起了一種不平的義憤。幾乎是顧不得用一點時間去思索，我便作了一件狠像是帶些詩意的理想主義同時卻也不可否認是散文的拙笨形式的事情。——我狠快地依了他底要求，給他所舉的幾個人每人寫了一封信去。

在那幾封信中，我出了狠大的氣力給帶均辯護，並且盡我感情能衝動到的都以感情去代替了一切應說的話。我完全沒有想到將來和人結怨的這回事，公然把一種會引起對方狂怒的責備一點不客氣地擲向那幾位狠顧面子的留學生底面前

去。我記得那幾封信中責備的最厲害的要算寫給曾暨和一位我在上海辦報時的同事叫作羅餘岑的兩封信。原因是曾暨一向愛管閑事，並且常常以舊道德的立場沒有選擇地罵着別個，羅餘岑則是一個曾暨底純粹擁護者，一個曾暨底留聲機。

其實我所以能那樣憤慨，現在想來，主要的還是我意識間狠久積壓着的感情底爆發。我是一向便看不慣那般留學生底虛偽的行動，自從那一大批勤工儉學生被強迫送回國了以後，在歐洲底留學生除了極少數是思想前進的份子而外，其餘的多半是具着整個前世紀的頭腦的人物，而其中最使人起反感的便是曾暨一部分人和“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曾暨和“少年中國學會”是有最密切的關係並且隱隱地支配着“少年中國學會”底全體，像周虛成，汪廣季，幾個“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都是在把曾暨當作唯一的偶像的。）這般人在當時留學生中算是處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一面和名流，政客，官費生有着勾結，一面又和勤工儉學生相周旋。在一種中間地位所養成的相當勢

力之下，他們好像儼然自居爲裁判官一樣，常常很嚴厲地抨擊着別個底行爲。可是他們所抨擊的從來沒有名流，政客，官費生在內；同時他們自己底行爲也並不比他們所抨擊的人好出了多少，所不同的便是他們許多事都是避開人做，而別個則是完全公開，——就只是這麼一點。這種情形，在我已經是看得實在忍耐不住，不消說一方面他們又在不時地反對着我，這樣，一天一天地我已經和這般人在精神上形成了兩個世界。因爲有了這種原來的成分，所以帶均底事纔會使我那樣激動。這個後背是有新舊人物底衝突的意義在活躍着的。——自然，我那樣正式地替帶均辯護，卻也是不能否認的太過幼稚的舉動。我是完全被臨時的感情所迷惑，結果說了許多掩蓋事實的假話……這層，當然是太不高明了。

關於“少年中國學會”，在這兒不妨多說一點。這個團體在“五四運動”以後算是震撼了一時，當時智識界對牠的理想幾乎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但是現在我們回想牠到底有沒有作過些甚麼重要

的事情呢？這個我們可以很快地回答：沒有；除了一點零碎的西洋資產階級底學說的介紹，甚至在那學說本身上還不會弄明白的介紹而外，甚麼也沒有。這一個純粹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集團，所壞的就是沒有中心的主張。在當時某名流提出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之下，的確是造成了一種空氣，“少年中國學會”便是這空氣中的最具體的產物。不用解釋，這種口號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欺蒙羣衆的呼聲，這兒是流露着不願推翻現社會經濟制度的明顯的表示的。當時中國是承繼所謂“戊戌變政”而更進一步的資產階級底大規模文化運動的時期，新興階級底政黨還沒有正式產生，一般小資產階級自然只有跟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前跑。這種集團之不能獨立和立刻要陷於分化在老早便可以看出來了。最有趣味的是所謂“少年中國學會”底會章上面印着幾項空虛的、觀念論的抽象名詞——“純潔”“奮鬥”“互助精神”等等，作爲會員同志底信條。並且周虛成還做過一篇文章，論列了好幾條青年應守的道德，似乎

特別把“純潔”一個名詞使勁地解釋了一番。汪廣季也狠誇大地發表着言論，說若是青年離開“少年中國學會”那樣“純潔”的團體便再沒有出路……在當時自然會有一部分人去聽這類的話，甚至竟製成了一種表面的勢力；不過，團體由牠底社會基礎而得的必然結果卻一點也沒有受這個底影響。一到新興政黨在中國抬起了頭，“純潔”的“少年中國學會”便立刻由分化一至於殒落。這時智識份子也開始明白了不談主義，只談問題是得不到甚麼解決的。於是，首先“少年中國學會”底領導者之一，後來在北京慘死了的李修昌便堅決地放棄了“少年中國學會”，去作另外有意義的活動。跟着便是一大羣人脫離了這個團體。結果是除了幾個不管事的份子以外，不願退後的份子都去加入了新興政黨，不願向前的份子都歸到曾暨領導的國家主義底旗幟之下。

在我，起初是和這個團體會發生着友誼的關係，原因是牠底幾個重要角色之中有一半便是我在上海編輯“救國日報”時的同事。不過，那幾位同

事卻在很早便露出來了和我思想上的分歧。最顯明的是我和他們同主持着那個以單純的愛國宗旨去號召的報紙，可是我卻在那報紙上發表着社會思想的言論，同時還作着工會的活動，——雖然那些言論本身底時代是在成熟以前並且那些活動也是被稚氣和無理解所充滿，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我是已經有了一種和當時環境正相反對的意識了。——而他們則是完全抱着“愛國”的斑剝銅像底腿到死不放。本來他們也在勸誘我加入他們底團體，可是在我還沒有正式表示的時候便被我到巴黎後和蕩雲的一場戀愛弄得打斷了下文。關於這層，後來鄭白基（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是和我過去大多半的生活最有關係之一人）曾說是我和郭麥弱幾乎處於完全一樣的情形。這是很不錯的：郭麥弱本來也和那幾個“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有這親密的關係，以後所以變為敵對的就是因為郭麥弱有了和日本女子結婚的一件事。這個現在說起來怕會使人覺得出乎意外。“少年中國學會”在牠底那種莫明其妙的會員底信條

之下，支持牠底存在的便是一種虛偽的道德觀念，而那幾位重要角色發揮那種觀念時又以男女問題爲反道德的極致。所以凡有人和女性結合，只要稍微和一向傳說的形式有點違背的，便即刻在他們面前成了最大的罪人了。我還記得郭麥弱還有過一封通信登在“少年中國學會”底刊物上面，那時郭麥弱是纔在開始文學事業，對於“少年中國學會”還像懷着十二分的熱忱，在那封信中極力向周虛成、汪廣季，甚至曾暨懺悔，並且把自己比成了 Amoe' a。但是那卻是一點也沒有打動那幾位自居爲少年中國的領導者底心坎，罪人還是罪人。現在我計算起來，和我同時代並且還作過朋友的許多參加那時文化運動的人物，要說到始終一點都不肯轉變方向的，怕就要算他們那幾位先生了：不管時間怎樣使前去的浪潮在他們底身邊濾過，可是總不能在他們底思想和行動上尋出一絲社會進化的痕跡。一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國家主義政黨中的最上層的要人。

當我在M城時，住在歐洲的“少年中國學會”

底一部分會員曾和我有過一次聚會，曾暨也出了席（他雖然一面罵我是應該鎗斃，一面卻還和我周旋着。），發表了許多他底主張。那次我便透澈地看出了那般人之不能夠和我合作。他們和我起了一陣辯論。我是再三地講着一切問題都要從改造整個的社會這一方案上着手，並且還舉了所謂人類底永久問題像愛和死等等去作例，說是凡有犯了不正當的愛和罪惡的死的都不是本人底過錯，而是由於社會底不良。他們則另是一種見解，以為個人底行爲完全要由個人負責，社會是決不辜負個人，同時，改造整個的社會也只是一種夢想，人應當克制自由的私慾，極力維持現社會底秩序。——在這次的聚會上只給我留下了些滑稽的回憶。一位表示很熱心的大塊頭的先生在堅決地說中國非有一個馬志尼不可，但是接着卻又用疑問的口氣說不知道馬志尼底學說是不是和盧梭一樣，若是一樣，那還是沒有好些。曾暨一向便患着有消化不良的口臭病，他一點也不怕妨碍別人，涎沫四溢地在申述着他終身的志趣是要學他的同宗曾國藩。

就是在這次聚會中我得以知道了那般未來的國家主義者正在聽從曾暨底指揮和一個住在國內的會員起着嚴重的爭鬥。這個會員就是後來在大革命中有最大的聲望並且在不久以前纔犧牲了的惲台耀。在那時這個革命者已經和那般先生在思想上以敵人相見了。我還記得爲的是台耀發表了一篇論文，一篇說青年應把身子放到工農方面去的論文，這在曾暨看來簡直是一把關破神經中樞的斧頭。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曾暨纔用對仇家的眼光注意起“工農”這兩個單字合起來的名詞了。以後他是發瘋一樣地毀罵着工農方面的勢力，幾年後又在國內正式地把他底恐怖病寫在他主辦的“醒獅週報”上與新興政黨作戰。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前面所說的事件上去。我爲帶均給曾暨和“少年中國學會”底幾個人寫了信以後·我忽然覺得身上輕鬆起來了。那幾封信就是我給那般人的最後通牒，從此兩方面便斷絕了所有的關係。若果我底記憶不錯·就從這時起一直到目前·我是再沒有再見過那般先生中之任何一人。

不過問題還不止此，還有我從這時起，也和帶均結束了以往的交誼，在我覺得我替帶均充當了這次律師，已經可以報答他當我初到巴黎時幫助我的種種好意，以後實在是再沒有繼續和他做朋友的必要了。我這時的精神好像是突然起了一種變化，——突然堅強了起來。我覺到了我一身的孤獨，決計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作自己生活中的安慰。問題即刻逼到了我底腦中：一個人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中要不斷地經歷這樣多的變故，一個人和別一個底心情相差得這樣的厲害……但是怎樣去了解呢？怎樣去解釋呢？苦味的疑惑搖撼着我。終於，我把我拉到哲學底領域裏來了。

一天，我在我新搬來的拉丁區底一家小旅館中開始了我底哲學的研究，我把我許多生物學書籍統統賣給了塞納河畔的舊書舖，連我從日本帶到上海又從上海帶到歐洲的幾本日本文的“解剖學”“遺傳學”等等都一起加在內面。這樣所得到的這一點錢我拿去從新買了幾本哲學的古典書籍。我和那些“*Paramaecium*”“*Lehtinotarsa dicemli-*

reata”作了暫時的告別，把我底腦力移到了施比諾沙，尼采，康德底身上。我德文的知識也便是在這時整理起來的。

智識底大海展在我底面前了。我渴了一樣地在吸着那大海中的水滴。整天地，幾乎連飯也不吃，我常常坐在圖書館中為一個名詞或一個熟語去翻閱着那些裝釘得狠古的經典。那種儲藏古今人類思想底精華的聖殿，對於我是特別有一種引力，我一走進到那兒，便再不願走出。有時為了麪包底斷絕，我要寫些法文的短文章寄到M城底週報去的時候，也好像只有坐在圖書館中纔可以寫得成功……

若果我對於一兩百年來的資產階級學術底系統能懂得一點，那就不能不說是這時期的功勞。先是德國十八世紀奔放浪漫熱情的幾個哲學家拉住了我，可是不久我便又在費兒巴哈底著作之前低頭。由實證論者的孔德涉獵了下去，我知道了戴納，居友和其他的人。當時我心目中便定下了一個思想底歷史行程的系表——我把近代學術底進展

劃分成了三個時代：第一是精神論和觀念論支配着一切，形而上學是這時代底唯一根據；第二是經驗論和進化論支配着一切，生物學成了主要的科學；第三便是唯物論的時代，自然是經濟學作了基礎。這個劃分的形式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發現有大錯誤。要是從十八世紀初葉算起時，那我這個系表中的第一時代底階級背景恰是從封建階級到資產階級，第二時代底階級背景則純粹是資產階級，第三時代自然是新興階級了。這個或者機械了一點，但是我敢說我當時能有這樣一個學術上歷史進展的觀念，便是我後來能徹底轉變方向的汗脚。

本來是解決自己所懷疑的人生問題，結果卻是沒有做出自己所要得的答案。僅僅，我還記得是把尼采讀完不久的時候，我感覺得這位強者的哲人底理論恰和托爾斯泰是分成了南北兩極，我就想在這兩者底中間採取一種適當的態度作為我底人生哲學。我把這種見解曾做成了一首長詩，用了“與二大哲人的對話”這個題目，內容是敘述我在幻覺中先看見尼采，繼又見了托爾斯泰，在許多冗

長的會話之後，尼采在我底左邊消滅，托爾斯泰在我底右邊消滅，我在他們兩個遺留下的巨大足跡底中央前邁了去。這首詩好像是佔滿了十多頁甚至二十頁的很大的原稿紙，並且能夠避開觀念和教訓的堆湊，音韻的技巧也不算太壞。我把牠寄給了當時上海“時事新報”底“學燈”副刊，不料被編輯者壓了下去，沒有使在我底切望中出世，但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隔了兩年以後，卻又突然被發表了。不過這首詩底命運卻總是不幸的，牠竟被“學燈”底編輯者割去了十分之九的血肉，把十多頁的一首詩刪成了不到一欄的幾行速寫，同時，還沒有印出作者底名字，使人看去，好像是出於編輯者底手筆一樣。我寫信到“時事新報”要求把我底原稿退回，但是沒有答復。我底人生哲學就這樣落在了空虛的墳墓裏。

我正式從事了文學的創作也就在這個期間。——本來，我著作家的生活是開始得狠早的：距離這時將近十年了的當我正十三歲的那年，我已經是本省“秦風日報”底投稿者之一，以後在十六歲

時又是“秦鏡報”底唯一的負責編輯人。文學底醉人的杯子一向便在我面前閃着牠可愛的泡沫，我還狠清楚地記得我在日本時那種努力想在過去舊文學中佔領一個坐位的慾望，那時我甚至還曾經用了一種地方藝術的觀點給李商隱注釋過半部詩集；在上海辦報時雖然處於那種極端的政治氛圍之中，我卻還是不曾和文學絕緣，並且新文學的試作的慾望在那時便跳動在我底手指上了。不過，這些都不算甚麼，要說我真正是開始文學的工作，那卻不能不從 在巴黎的這時算起。

一切現象都有牠們底因果關係，我所以能在這時正式走上了文學創作的一條路上自然也是很容易解釋的事情。過去在實生活中滾來滾去的我，自己努力的目標本是在政治上的，而結果好像是一點都沒有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影子：這個失望的苦悶會把自己拖到另外一種方式的活動上去。——這是一層原因。在這時我算是過着一種由混亂的東方遷移到所謂文明發達的國度裏的生活，這生活給了我以環境上的變化，而在這個變化之

中又有一種矛盾的刺激，這使我要尋求一個表現自己感情的機會。這又是一層原因。其次，我由蕩雲得來的許多痛苦也在逼着我去發洩，不消說也是使我走到文學創作方面的一個附帶的理由。但是這都是僅僅從我個人際遇上出發而來的解釋，要是從整個的時代來說時，那這時中國底浪漫運動正要起來，我不能夠否認我也是這時會中之一人，所以，必然地，一向傾於文藝的我在這時要有創作落地。

在中國，前世紀底九十年代中是一個重大的時期。民族覺醒的曙光，資產階級底抬頭，城市文化運動，一切一切都從這個時期開端。我們拋開中日戰爭本事所佔據的一八九四到九五的兩年，從一八九六算起一直到大革命前夜的一九二五，恰是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間，政治的活劇真是演到波譎雲詭的地步。承繼資產階級自由運動的“戊戌變政”這一 Prologue 而來的“五四運動”，很確切地是一齣發揚“戊戌變政”的 Symphonie。在這個偉大的曲奏之中，資產階級把牠底思想算是給了

全盤的解放和全盤的建立：對於舊制度的猛攻，對於孔孟學說的推翻，“科學與德模克拉西”口號的提出……同時文學工具的改革也挾着高潮的勢力而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底文化基礎在我們面前成立了。在這個文化基礎上，一定會有一個文學運動立刻跟着產生，並且必然地會是一個浪漫運動。

一九二二年便是中國文學底浪漫運動開始的一年。擔負這個使命的便是“創造社”這一文學團體。——而就是在這一九二二年底前一年，“Sturm und Drang”底成分便在各地醞釀起來了。

這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件奇怪的——但實際上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事體：當我在巴黎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時候，遠隔重洋的日本便有郭麥弱幾個人在作着同樣的工作，並且還準備聯合同志以互相交換意見和共同努力。一天我接到日本朋友的信把郭麥弱介紹給我，並且附了他的一首詩的創作。以後又經了幾次的間接通信，我和郭麥弱之間便變成了直接的關係。“創造社”的這個名

字，便在大家底信中常常返復地提說着。不過在日本和巴黎還未曾開始這樣的通信以前，從日本從巴黎寄出的作品却都早已飛躍在國內的各種刊物上了。

這時我給鄭白基的信上寫道：

“是的，人生處處是罪惡，處處是痛苦。但是要知道，罪惡，痛苦，都帶着有催人前進的意義。我敢說天下事都是兩面互相影響着的，最反對的方面也就正是給了很大的力量的方面。沒有矛盾，人類要成就事業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要當經過‘不完全’時，忘了去求‘完全’。…”

“我先批評一點別人底藝術。我們先就日本底文學來說，像夏目漱石底‘餘裕’派的文學，那決沒有甚麼價值。因為我們既是人，就當製造人生的文學。像他在高濱虛子底‘鷄頭’序中宣言的‘不觸着之小說’，無論很難做到，——就是他自己底小說又何嘗都是完全不觸着的小說？——即純粹做到這等地步，也不過是一種無用的作品。換過來說：

我以為就是他主張的‘徘徊趣味’，也只有‘觸着’人生的小說纔配有。他底餘裕派的文學，其實就是遊戲派的文學，那是會使文學一直地墮落下去的。還有，像森鷗外，更是沒有道理。他公然表明他是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這個，我們暫且不要說到藝術，首先就不是做人的態度。……

“我總覺得藝術的製造應該站在實際方面，我們底實生活已經很够用了。若是我們身邊的材料都不知去用而在身外去尋求藝術，那是糊塗而可憐。再進一層說：藝術並不是人底娛樂品，藝術是促進人生的改造的一種工具；藝術不是專為安慰人底目前，藝術是還為安慰人底前途。……

“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人生就假定是沒有希望，文學家也要努力去觸着牠。就是人生真已達到像永井荷風所謂‘冷笑’的程度，我們也不能學森鷗外那種用遊戲去應付的辦法。人生底‘不完全’，便正好使我們去求‘完全’。……”

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出我這時是以我相當混

亂的哲學觀點去檢討着藝術的。這些話裏所含的理論雖然和我後來一部分創作裏的表現像是有些矛盾，但是這兒却活躍着一點時代底精神，那便是浪漫時代底一種氣息的洩露。尊重人生，這正是資產階級開端自由運動時所奉行的信條。我們知道狄德盧曾勸戲劇家不要離開實際生活同時又主張藝術底任務是在讚美壯偉的善行和敬惜可憫的際遇等等，這正和我這兒底見解是完全一致。

這時我最努力的作品是一首長詩“支那”。在這首詩底題目下，我還用了“Paradoxes autobiographiques”這樣一個小題目。內容是用中國封建社會中許多悲慘的現象作背境，敘述着我從幼年一直到壯年的生活。這首詩裏面所流貫着的熱情一直到現在還使我一想起身上便要來一種顫慄。我還記得牠底最後一段中有這樣兩句：

二萬五千尺的天山呀，你怎樣還不倒下來，倒下來塌在我底身上？

一千九百六十里的長江呀，你怎樣還不

氾濫上來，使我連所有的靈魂一齊淪亡？

若是說浪漫主義的特徵是 Individualism 底抒情的發揮時，那我這首詩確是做到了。一面，我在這首詩裏還用了許多科學名詞，像“Fluoreszenzph enomen” “Faktorenkoppelung”等，都算是打破了一向的慣例。現在我記不起這首詩共有多少行，只記得我把牠寄出的時候是捲成了一捆，幾乎像一本小冊子一樣。牠底命運是由巴黎走到日本，經過幾次展轉地傳閱以後，又由日本走到上海。以後便失了踪跡。

這時我在巴黎認識了一位和我很有幫助的朋友，不可不在這兒把他特別記了出來。這個人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奇人”。他底姓是卜里葉，名字是法國人一般常用的羅伯兒。他本在外省一個圖書館中充當着秘書，因為他底思想是接近 Marxism 的社會主張的思想，所以被當地政府逼迫着他離去了職位。他底一條左腿已經被大戰奪去，他在他失掉了的腿底位置上裝置了一條假腿。走起路來總

扶着一根手杖。可是他好像對於他底殘廢並不去怎樣關心。每天只是很有精神地到處跑動着。他來去的領域是非常的廣泛，除了工會和政治集團而外，大多數的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教授、學生，都和他有私人的關係。他底博學也是很夠使人吃驚：他不但一般科學有相當的素養，並且還具有特殊的文學上的才能；此外，他還懂着音樂、繪畫、建築等專門藝術。但是還不止這些，因為旅行的地方很多，他語言學底知識也是很好的。所可惜的便是他具着一種不愛著作和有著作不愛發表的脾氣，他是可以費上整天的工夫用口回答人領教他的問題而不肯提筆寫一個字。他一生出版的著作只有薄薄的一本地質學上調查的小冊子。他也從事於戲劇的創作，但是一直到原稿變成了黃色，還不會和社會上任何人見面。他幾乎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送給實際的活動，他好像以為所有的文學的工作在一個社會未曾改造以前是占着十二分不必要的地位似的。他對我的幫助很大，不但在學問上他是我底金庫，就是我得以對於歐洲社會有一

點表面的認識也是他底功勞。他介紹了我許多朋友，生活方面也蒙他常常地接濟。這位社會主義者的奇人算是和我前後往還了不滿三年，便死於 Typhus blominalis。他一生獨身，死時大概是五十歲的光景。

我和這位朋友初認識的時候是在拉丁區底一家咖啡館裏面。他正和一個滿口白鬚鬚的老頭兒高談，我無意地加入了他們底關於歷史的辯論，我底論點不期和他站在一條線上，並且越說越接近了起來。這樣，我們便很快的成了朋友。那位老頭兒原來便是法國文學重鎮的阿那托爾法朗士，在辯論散場的時候，這位偉人儘管地聳着肩膀表示自己失敗後的憤怒。並且口裏還不斷地咕嚕着說“不管怎樣，我總是懷疑、懷疑……”

我憑了卜里葉底介紹，還得以認識了海洋作家羅狄和其他一些文學作家。立刻，文學成了我環境構成中之十分之七八的原料。我放棄了在法蘭西學院聽的哲學講座，我在巴黎底文學家之羣中交際了起來。

這時，巴比塞底“光明”週報正由一張很小的報紙改成了雜誌的形式。巴比塞一篇批評羅曼羅郎底主義的文字激起了一場論戰。羅曼羅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會的主張，他以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讚美的手段。人道主義與暴力革命的主張在雙方文字中很顯明地爆着牠們底火花。這在我，羅曼羅郎和巴比塞都不曾見過面，一向羅曼羅郎是我表敬意的現代作家之一，而這次我卻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但是同時我卻像感覺到巴比塞底文字中缺少一點甚麼成分。不過我又不能明確地指出。這個，現在自然明白，我所感覺到巴比塞文字中缺少的成分便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決定論的說明。這是巴比塞這人一向的缺點。直到現在為止，他底議論中還常充滿着觀念和神秘論的瘴氣。我敢說，巴比塞要是再不前進，一到歐洲偉大的事變到來時，那他是很危險的，因為戰鬥的唯物論底歷史的進展必然地不能容一個不理解人類解放過程的說道者底存在，巴比塞過去所有關於革命的議論，我總覺得有些地方和馬

克斯所指摘過的鮑埃爾有些相像。

不過在當時，巴比塞和羅曼羅郎底論戰卻是一個現代文壇上不可泯滅的事實。這個至少在智識界面前展開了社會思想之兩個派別，至少可以使智識界對於空想的世界主義和實際社會革命的主張有一個思索的機會。在當時不成問題地凡是頭腦明晰的人一定會從羅曼羅郎底言論中認出了不相信暴力的人道主義在暗地和資本主義携手的陰謀。這場論戰確算是搖振了一時，僅就我在巴黎出入的幾個文學家底集團中便可以看出這種情形，幾乎是十個人有八個人總談論着這件事的。但是這兒還得有一點聲明，所謂搖振一時，却只能限定一般和一向傳統社會有些隔離的人，文學家像阿那托爾法朗士和羅狄便就不同：我去問法朗士關於這事的意見時，他和我第一次在咖啡館遇見時的態度一樣，結果是他對於任何方面都要懷疑；羅狄則更乾脆得狠，他對我說他從來就不管這些徒去自擾的爭論。——像這類的人是怎樣也不會受這場論戰底搖振的。

說到羅狄和法那士，這兩個在法國文壇上佔過極大勢力的人物，或者讀者願意我在這兒多說一點。不過這在我卻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這兩位巨人和我目前的心境太不相合，要去追記他們，實在使我感覺不到甚麼興趣的。記得有一位批評家說羅狄描寫勞苦民衆底生活正和高爾基一樣，這是大錯特錯。羅狄底作品我從前也曾拜倒過一時，他底充滿詩意的描寫確是能夠使人迷戀，但是很奇怪的是羅狄底作品能夠那樣不含蓄地描寫水手、漁人、水兵、殖民地兵士等等底生活而羅狄本人卻始終是為帝國主義政府服務的一個忠實的官吏，他自己居處底奢侈和他性格底貴族也和他描寫下層人物的一部分作品好像沒有聯繫的可能。這個，要是用得着我們來作一番解釋時，那便是這一位巨人只是站在他自己階級底圈子裏面去流覽那般勞苦民衆底生活的。他留意勞苦民衆底生活只是為找他做詩的材料。他同情於那些人，也只是站在上層的地位去洩露的一點悲憫的情緒。或者可以說，他所以為他底著作採取那類材料，只是想適合

於他自己已有的憂鬱的心情——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習慣的陰暗的筆觸，總之爲的是他自己，此外再沒有甚麼了。我們不否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同時也不忘記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偉大的作家。他雖然一樣在描寫着勞苦民衆底生活，但無論如何是不能和高爾基相提並論的，——好，這便是羅狄。其次，法朗士，這不消說更是一位世界的巨人。他底文學的才能確是不可多得，他底機智和駁雜也確是能夠出衆。但是這些可稱讚的特點卻不能掩飾他主要的意德沃羅基底貧弱——他一味的嘲弄着世界——他用個人享樂的態度從事着他底製作，他把一切事物都納於他懷疑的哲學底懷中……我們可以說，在法朗士底面前，甚麼都要失掉了牠底真實性了！正確的批評家說他代表資產階級臨終的智慧，這是一點也沒有錯誤。他自命是社會主義者，他底作品雖然有時也在攻擊着社會底現狀，但是，我們到頭還只能把他供到資產階級底神堂裏面去！記得一位俄國底作家到巴黎會了法朗士後寫道：“全身柔軟……具着亨利四世等所喜悅

的廷臣底姿態……”——這印像不但是恰切，並且還是妙到不能再妙了。

我和這兩位巨人的交情自然是都談不到甚麼親密。羅狄並不常到巴黎，見面時他總喜歡說到東方尤其是中國，他好像始終還不忘記他早年浪遊過的地方，用一種詩人回憶的神氣他總在不停地追懷往事。我們之間沒有過甚麼特別的事跡：他看我是一個年輕人，我對他也不會抱過分外的希求，同時他那時也已經像是有些衰病了。法郎士底家中我倒是去的次數比較多點，這位懷疑派的大師有時要我譯幾首李太白底詩給他聽，我也從他學得了些法國文學史上的智識。有一次他邀卜里葉和我聚餐，坐中還有一位是西班牙底名人伊巴涅支，——在我，這算是看見伊巴涅支的唯一的一次。這人和法郎士恰是一個相反的人物：滿臉上突露着自負和剛強的神彩，眼邊和唇邊閃出了政客甚至官僚的習氣。席間不知道是怎樣開頭，法郎士忽然暢談起了社會主義，並且說自己是一個包爾塞維克，真正的包爾塞維克。他底話好像狠長，越

談越是起勁。我注意着伊巴涅支 這位露骨的民族主義者起初在一聲不響，等到法郎士底話講完後，突然爆出了一陣憤恨的喊叫。我不禁吃了一驚。用着西班牙音尾的法國話這位民族主義者說道：

——收起你底包爾塞維克罷！你憑甚麼能坦白地講這個名稱呢！我只知道共和，不知道甚麼包爾塞維克…但是你若是要自命是一個包爾塞維克時，那你先去進幾次牢獄後再來誇張…不然，不然我勸你還是談談女人和酒比較好些…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法郎士聽了這話一點也不生氣，好像只簡單地答了一句，說他本來對一切便是懷疑，意思似乎是說就是他自命也是一員的包爾塞維克到頭也還是使他懷疑，所以他儘可以不去行動。不知道是一個甚麼念頭在我心裏起伏了一下，從這次以後我便對法郎士疎遠起來了。

這時華盛頓會議已經開幕。中國除了政府底代表而外，還有幾個國民代表。留學生對於那幾位國民代表興奮極了，以為他們定可監督政府底代

表使中國在華盛頓會議得到很大的勝利，有些人組織了一個後援會，留學生和華僑在主持着會事，到處去接見各國底政府要人，到處去發布請願的文字……還有許多留學生在互相聯名做些文章，在歐洲幾種報紙上發表，內容大都是一致地擁護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各強國，同時在肯定英國和美國一定可使中國有種種的便利。中國底國民代表也不停地從華盛頓打電到美洲底公使館及其他團體，報告說英國和美國，——特別是美國，一定會出全力給中國以援助……

朋友邀我去參加後援會，我拒絕了。我當時雖然還不能徹底明瞭世界大勢，但是對於各帝國主義的幻想却是一點也沒有。中國所派的幾個國民代表對於我更是距離太遠：我覺得他們並不能代表甚麼國民，不過是幾個新的官僚罷了。我覺得沒有把自己精力獻給這個無意義的運動的必要。

當英國和美國在華盛頓會議對於增加關稅，退回租借地，考查澈消海外法權等提案給了中國代表一點假的面子的時候，在歐洲的留學生都好

像高興得忘記了自己。中國駐美的名流、政客，都狠自滿地宣傳着說中國從此便會政治獨立，新的轉機便要降臨。——說來可憐得很！那些名流，政客，只顧着一時說得大快人心，可是等到以後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事實上不見退回，治外法權依然照舊。連二五附加稅的實行也感着困難的時候，他們卻把腦袋一縮，一句話也再不提起了。當時中國底前進政黨纔開始成立，雖然對於華盛頓會議底前途已經有了預先提醒民衆的宣言，可是一般人對於帝國主義還沒有明白牠底性質，兼之又有無恥的名流政客等底欺蒙，所以竟至像服了麻醉劑一樣的糊塗。一直到現在，那些對於華盛頓會議做過禮拜的中國底資產階級還要避免提起這次會議所造成的英國美國和日本共同侵略中國的這一歷史的事實，這簡直可以說是“喪心病狂”。我們必須承認，華盛頓這次會議使英國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底對華政策得到了成功。這是以後英國、美國、日本，——這三個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為佔有中國去演那不斷互相衝突的武劇底一個

開場白。

那幾個國民代表中有兩個從華盛頓到歐洲來了。巴黎底留學生在大規模地準備着開歡迎會。朋友又來邀我參加，這次卻使我發了脾氣，我老實不客氣地說我與其和那般代表周旋，倒不如找蘿雲併開心去。——這話成了當時幾個留學生提到我時常引用的成語，就從這時起，我便好像成了一部分自負爲愛國者所嫉視的敵人了。

歡迎會終於開得很是熱鬧：代表們底瞎吹，留學生們底瞎捧……昏天昏地……

可是我卻實行了我底話，恰在這時我去到了里昂。

六

我是因爲有卜里葉底介紹，賣了兩篇法文文章，得了一點相當滿意的稿費，纔動身到里昂去的。在動身的前一個星期，我接到了蕪雲向我訴苦的信，她說她又窮又寂寞，簡直有時想去尋死。我到里昂便是爲一面看望她，一面給她送些錢用。

這是一九二二年七月的時光，我受刑罰的時期到了！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蕪雲接待我並不顯得怎樣高興，甚至還怪我不先得她同意的突然的來訪，她

底服裝衣飾都比從前入時了許多，面貌也出脫得比從前新鮮了起來。我由她底行動和起居的狀態上看出她實在不像她給我的信上所描寫的那種情形，不過我還不曾想到有別種事故，我以為她只不過寫信時措辭較為誇大一點，同時她雖然表面生活像很舒服，或者實際卻真是困苦的。這樣，我還是對她不起一點懷疑，把我帶給她的錢統統交給了她。但是，——事實底曝露真算是很快，就在當天底晚上我發見了她欺騙我的秘密了。

當天——我到里昂的當天，她和我一同吃過晚飯以後，說她要在我底住所好好地休息一下，她要去赴一個法國女朋友底約會。換了一身新的裝束，她狠匆忙地走了出去。大概她是因為過於匆忙，忘記了鎖她底衣櫃，我無心地在找着一本書，竟在衣櫃中看到了幾封別人給她的信件。我認得封封都是我相熟的傅翹底筆跡，好奇心使我展開一封看了下去。即刻我底眼睛起了一層雲霧，不由自主地看了一封再看一封……甚麼我都明白了。我底頭眩暈了起來，地面像在我底腳下轉動。

我一頭倒在一張睡椅上面，簡直要失了知覺。

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事：傅翹一向和她便沒有一點來往，並且他還是汪廣季底好友。當蕩雲和廣季纔分裂不久的時候，傅翹曾幫着廣季宣傳蕩雲底罪惡。蕩雲也曾把傅翹視爲她底敵人中的一個。他和她之間怎麼也像是找不到能達到情人關係的線索的，然而在那幾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們情愛的程度已經很深，並且他還常供給着她一切的費用。這簡直使我糊塗到不能夠思索，我竟至不相信我底眼睛。

這就是她給我的信中所說的她“窮”！這就是她給我信中所說的她“寂寞”！

——唉唉，欺騙！可恥的欺騙！

我一個人突然地喊了一聲，從睡椅上跳了起來。但是，怎麼樣呢？事實是很明顯的：自己本來已經和她斷絕，却又不自主地被她再拖回到她底身邊。明明自己已經識破了她底性情，並且是下了決心不再上她底圈套了，但是却又不肯乾脆地實行。自己總是說不再和她繼續從前的關係，但是不斷

地還要被她不負責任的要求和表示所迷惑。自己總是說：“不要緊，我再不會受她底擺佈了。”——儘管這樣自己哄着自己，自己哄着自己！實際上，實際上是從 S 城到巴黎以後自己便又屈服在她底勢力之下，還是在爲她作着感情底奴隸……

現在一切都明瞭了。但是這能怪誰，能怪誰呢？

暴怒在我心頭突然地發動，我覺得我太被人侮辱得下不去了。我發瘋一樣地又在衣櫃中去搜查，把所有的什物丟了一地。我找出了一張傅翹底像片，還有一張傅翹用法文寫的條子。那張條子還是昨晚寫的，上面是在約她今晚飯後到一個旅館中去相會。——“噯，這便是她今天出去走的地方！她對我說她是赴一個法國女朋友底約會呢！”我心裏這樣驚叫了一句。兩手捧着我只好要漲破了的頭腦，踉蹌地跑出了她底住所。

我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了幾個鐘頭。一直到兩腿酸痛，再也不能夠支持，纔恍恍惚惚地走進一家咖啡館，向一張軟椅上一坐，沉了下去。

“這到底算一回甚麼事體呢?” “一個噩夢!”
“一個笑話!” “是的,笑話,笑話! 傻子底笑話!” “其實人家把我看的連傻子還够不上! 我簡直在人家底眼中好像是一個可以拋可以踢的皮球!” …我心裏這樣湧了一句又是一句。白蘭地一杯一杯地倒進了口裏。

這一夜我都在里昂底街上蹣跚着。我跑了一條街又一條街,好像一個災民,一個乞丐,一個游魂…不消說吃下去的酒在作怪,使我底神經興奮到不能夠收拾了。

清晨底光一灑在我底頭上,我纔明白自己是在馬路上過了一個通宵。全身已經再沒有一點力氣了,但却還不覺得疲倦。只是冷得有些打顫,口裏也是噙滿了苦味。酒勁漸漸地消去,一個比較清醒的念頭走到了我底腦裏:“這樣不行!我須得和她正式地作一個結束”。但是接着自己又問着自己:“取一個怎樣的形式纔比較痛快呢?”這答案結果算是想出來了,我決計去會傅翹。

傅翹也是四川人,一向以生活有秩序·處事有

條理出名。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和曾登也可以說是有很深的友誼。從他一向的性情看來，誰也不會相信他有浪漫的行爲的。不過這種人却有一種特長，那便是知道享受，能夠有計劃地使起居舒服。——這一點大概便是他可以吸引女性的原因。同時，他是半官費生，並且家中聽說也很富裕。算是相當潤綽的留學生中的一個，在他底境遇上看來，他有浪漫的行爲，却又並不是奇怪的事了。

我到傅翹底住所，房東說他昨夜未曾回家……才消說這我是明白的……我請房東開了他底房門。我到他底房中去等他。

十點鐘左右，傅翹回來了。他臉上滿堆着疲倦。一種驚訝的神色突然顯在他底眼眉之間，在他，決沒有想到我這樣的造訪。無疑地，這是有嚴重的交涉要在我和他底中間發生的。

我們開始談話。我很誠懇地把我和蕩雲過去的事跡都一一告訴了他，並表示我對他和她的關係沒有一點要破壞的觀念，反而望他們能夠公開

的結合。我說這爲的是大家都好去安靜。最後我希望他能够勸導蕩雲，使他底性情以後可以改變，使她可以從新做人。

傅翹爲人比較冷靜，但是他也好像被我底一番話激動起熱情來了。他緊握着我底手說他對我底意思非常感激。他約我立刻一同去會蕩雲，說還要當面問明她底態度。

——我是愛蕩雲的，他說，但我也有些不大明瞭她…昨晚她還對我發誓地說她和你的交情只是朋友的交情…

我忍不住慘然地一笑。

他接着說：

——不過只要她能正式地和我結合，我當然不會和她永遠維持這種無聊的關係。我是可以立刻和她結婚的，我們三個人今天總得把這件事弄一個清楚纔行…非三個人當面談判一次不可…

我本不願意再見蕩雲，但是他固執着他底提議。結果我是順從了他。

‘這到底演的算一個甚麼戲呢？’我一面和傅

翹並肩向蕩雲底住所走着，一面心裏這樣暗想，我底熱狂已經平了許多，只覺得胸口上有一種痛楚，好像是受了刀傷，漸漸地割深了下去。同時有一種不可言狀的淒涼包圍在我底四周，我感到我這個人像是和眼前的一切都失掉了聯絡，生命對於我簡直像一杯苦汁的鴆毒，忽然之間，厭生的觀念在我底意識上浮動了起來……

蕩雲對於我和傅翹底回來，並沒有怎樣作難的表情。她很坦白地聽着我先開口說出的話。可是，一個不和平的局面突然地開展了。——這真是出乎我自己底預想，我竟至被蕩雲激到暴怒的地步。我一聽到她向傅翹說了一句：“我和度沒不過是隨便的朋友……”我底熱血便一直衝上了我底頭頂。我失了常態地叫道：

又是你這老調子！直到這時，你還要當面撒謊！我已經把我們底過去統統告訴了老傅……你還想維持你底騙局是再做不到的了！……

她自然料不到我竟能把甚麼都講給傅翹聽，我這個一向在她面前不反抗的弱者，竟能做出傷

害她虛榮的事！她由羞變成了無理的惱恨。一陣失掉溫柔的聲音從她帶哭的喉中迸出：

——啊，怎麼？·你要毀壞我嗎？你要毀壞我嗎？·我是愛老傅·你想這樣把我和她拆開，是不是？…

——我一點沒有這意思！我只是不願你這樣墮落，永遠地騙着別個！你底毛病再要不改，毀壞你的便是你自己…

可是她不聽我講完，便轉過身去撲在傅翹底身上，用兩手抱住了他，却很快的回過頭來向着我吼道：

——我愛老傅…你要怎麼樣？我知道你對他一定說是你爲我犧牲了很多。是的，我承認！但是一切都是你自己願意的，責任不能在我身上！就是你現在死在這兒，我也沒有辦法…

這簡直使我失了說話的能力。當然我再不能留在這個地方了，我週身發抖，只有站起來衝向外邊去。

——不！…度沒！度沒！

傅翹要攔阻我，但是被我一手推開……

我跑出到街上了。

這場會晤就這樣以惡劣的決裂終結，在我實在是刺激太大。我感覺到自己像飄在了空中，脚像是不能點地。這樣一直跑到里昂底公園裏面，喘息地坐在一張木槎上，登時，眼淚隨着爆發的號陶湧了出來……

四圍異常的寂靜，只有一眼望不盡的樹林時而送來一兩聲風底呻吟。天氣是陰鬱得很。一種無歸宿的孤獨之悲哀壓服了我。我細玩着翳雲底最後贈言，我吃驚得反不上氣來。——“這就是我爲人盡心盡力所得到的唯一的報償呀！”我心中浮起了這樣一句斷案。立刻，不可抵抗的厭生的觀念加強了牠底勢力。甚麼都不行！除了使自己毀滅以外，甚麼都不行！……“死”！這個字好像一個彈丸，突然地撞進我底腦中來了。

——死……我又從牙縫中迸出了這個字，自己也幾乎聽不見自己底聲音。我一面向公園外的湖邊走去。

里昂底湖水是非常清澄，周圍底樹林在掩着遠處的天野，這地方實在是有一種自然的美在撲着人底視覺。我在湖邊躑躅了一陣，到了很僻靜的一個角隅——這是最危險的傾刻了！我準備只向水底深處一跳，了結我所有的一切，一切…

可是這時忽然有人在我底身後走動。我回過頭去，看見了一個中國人在獨自散步。他望了望我，便走上前來和我握手。原來纔是我初到巴黎時爲工會的事情去訪問過的那位無政府主義者的華侖。

這真是再湊巧也沒有的了！這位華侖突然的出現，纔打斷了我底思路，我自殺的思路…我真應該感謝他！他算是纔把我由死的氛圍中救了出來。

我們一同談着話，離開了湖濱。他約我同上中法大學去。他現在是在中法大學負着職員的名義，並且住在校舍裏面的。

從華侖底話中，我得以知道了蕩雲底行爲已經在居留里昂的中國學生中間閃動得非常厲害，並且，她在兩三月前已經和中法大學底職員劉達

伯演過一段戀愛的故事，傅翹還是她到里昂後的第二個情人。

華侖底性格是很奇怪的。他雖然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卻是一談到政治甚至社會事業便要頭痛。他寧可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調查別個男女情愛的事件上邊。他從前曾有過一回在他認為是再嚴重不過的情愛失敗的歷史。根據了這個，他對於任何人一遭了所謂失戀的變故，便特殊地同情。所以，這次他雖然和我僅僅是第二次的見面，卻便不客氣地問起我和翹雲最近的情形，接着又把翹雲到里昂後的行為報告了一批。

——現在的女子是怎樣的不懂得真正的情感喲！華侖感嘆地說，我們與其和這般女子交接，倒不如去獻身於孤獨的好罷。我們要學從前那些偉大的詩人和藝術家，我們得把我們底情感寄託在高尚的對象之中。痛苦正是一種洗禮，特別是由愛情得來的痛苦……

華侖是一個空想的唯心論者，他底議論實在有時是太過可笑。不過在我當時卻被他底一番話

引到了活的路。這就是說，他底話驅除了我厭生的心理，使我從去年底所謂失戀的苦惱中得了解救。我以後把別種科學暫且擱置在一邊而完全置身於藝術的接觸，也就是從這時起的。

華侖專門研究的學問是美術史。——老實地說來，他底腦力和素養是大不宜研究這門學問的：他不但對於歷史上階級和經濟的關係沒有注意並且不願意注意，就是一切建築，雕刻·繪畫上所需要的科學常識也是沒有根柢。他狠浮躁地不能耐心讀書，同時外國文又比較差些（雖然我認得他時他已經是來到法國第二次了），所以沒有方法可以使他自己得到系統的結果。不過他有一種長處，便是很能談話。他可以拿出一張畫或一張雕刻的照片來講解好幾個鐘頭。不消說他底講解是依照他自己底想法說的，但是他底唯心論的發揮有時在沒有接近過社會科學的人底面前卻會相當地起些回應。他底口才能够刺激人，他能够把人生的悲劇用觀念論的方式連繫到他所知道的幾種美術作品上面。

因為他是研究着美術史，又因為對於我的同情，我們底交情便很快的成立了起來。他留我暫時住在里昂，我答應了。實際上我也是沒有錢回巴黎去。我暫且寄宿在了他底房間裏面。

因為華侖底介紹，遂又認識了劉達伯，——這便是作過蕩雲到里昂後的第一個情人的那位朋友了。他是一位留法的老留學生，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他一向的歷史看來，算是名流李××底私人，他雖然同華侖的交情很深，可是性格卻完全不同。他長於事務，法文程度也算是很好。他一向便在留法學生的招待機關裏面辦事。會寫一筆相當漂亮的法文公函。他和蕩雲的故事大概只演了兩三個多月的時期。起初他好像對於蕩雲底生活情形是不大明瞭，他完全相信蕩雲——自然她在他面前是照例地掩蓋她過去的一切的——是一個沒有別種複雜關係的女子；及至後來經了些調查的手續，他纔知道了她底歷史同時知道了我和她還沒有斷絕。於是他便自動地和她停止了來往。他很坦白地向我陳述着他和蕩雲的不十分長久的經

過，我們也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我在里昂便這樣住了下去。

以後蕩雲底踪跡呢，——或者讀者會在這兒追問起來。——這個，自然應該稍說幾句。她從這時起，便和我成了永遠的隔絕。僅僅有一次，大約這時過後再一個多月的光景，我接到她由別個轉來的一封信，內容非常簡單，只是要我給她籌兩百佛郎，好像還附了一張很小的她底照片。不消說我是沒有答復她的。以後她底消息雖是常常傳到我底耳裏，可是都不是好的消息：她盡情地享樂，甚至到了很墮落的地步。她擦着濃厚的粉和很濃的胭脂，眼圈也用墨畫了，穿着一身幾乎是一般所謂下流的奢侈的服裝，出入在所有的娛樂場中。——傅翹供給了她一切的用費。這位可憐的青年（他在當時留歐的“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裏面算是比較守本分的一個）最後聽說被她累得狠是狠狠，不但考試落第，並且還假冒過別個底名字向銀行騙取了一宗大款……結果蕩雲是終於丟棄了他。——她到德國去看她一位新到歐洲的北京底教授的叔

父，即刻便獲得了新的前途：她底叔父給她寫信到國內紹介了一位工業學士，她很滿意地回國了。再以後便聽說她在上海結了婚，但是不久又聽說是離了婚，接着是再嫁了別個…再下去我便不知道她底命運。

關於蕩雲和我的事情，有一位女士曾對我抱過很大的不平。我却是對不起她。這是得記出來的。

蕭良玉女士，湖南人，是M城蕩雲底同學。她爲人是誠實，又能用功。蕩雲到里昂後，又和她住得很近。她大概早已對於蕩雲便感覺到了是沒有向上的希望，同時對於我有一種同情的好意。我在巴黎不能夠寄錢給蕩雲的時候，我曾在寫給蕩雲的信中說了一下我窮困的情形，大概這封信是被她在蕩雲底地方看見了，竟使她動了幫助我的熱忱。她寫了一封不署名的信，附着五十佛郎，寄給了我。

當我接到她底信時，是一點也猜不到發信人

是那一個的，我竟把這筆錢又寄給了翦雲，並且把信也附給翦雲去吞。直到後來翦雲和她發生了口角，我和她正式通了一次信以後，我纔明白了這一回事。

翦雲和她發生口角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僅從翦雲底信中知道她是當面指摘了翦雲對我的種種不負責任的事實。在翦雲便以爲是我在外邊宣傳出來的，於是便又和冊回爲帶均辯護的事情一樣，我竟盛氣地寫了一封信給她，說我和翦雲的私事用不着別個來管…不消說這我是太過胡鬧了！我把信發出去了以後，自己也在後悔，但是出我意料之外的又接到了她底一封回信。

她在她底回信中，表示出了她並不怪我底無理，反而尊重我對翦雲的一番熱情。她還解釋了她一點也沒有想管別人家底私事，她說她指摘翦雲只是出於無心。——一個很大的刺擊擊着我了。她底寬大倒都還是其次，首先便是她底筆跡告訴了我她就是給寄我五十佛郎的那人。

我負着她這筆債一直不安了好幾個月，算是

終於設法償還了她。我也用了個同樣的手續，還錢時寫了一張不署名的信表示了我底謝意，但是這只是對她的債務的結束，還有她對我的那番深切的情義，我却是永沒有得到一個報答的機會。聽說她以後的境遇很壞，她精神上還經過許多的打擊，最厲害的是她底一位到法國去作工的弟弟用手鎗自殺在她底房中。爲了這件事，她還幾乎成了留法學生毀謗的對象。我屢次想去安慰她，但是總沒有成爲事實。後來她和一位同學結了婚，可是據別人底傳說，她始終是不快樂的。

對於她，一直到現在我想起了時還要感着無限的惆悵。

問題來了。

我在里昂住了不到半個多月，各方面的債主都來問我討賬。大半的債主都是我爲了蕩雲纒結交下的，恰巧他們借給我錢時所定的償還期間都是在這個時候。債主中逼得我最嚴重的是那住在封丹布露借給我三百佛郎的軍官孫××，他用快

信，航空電報來催促我，並且表示了好些非友誼的態度。我手中是一關錢也沒有，而且事情來得真是湊巧又湊巧：京城接收我投稿的那家報館忽然因事停刊，維繫着我很大希望的我底幾篇文章竟被退了回來。我寫信到巴黎向朋友卜里葉去告急，那料他又在病中，連他自己也正在發生着恐慌。——這真是我最苦痛的期間了！沒有辦法，一點也沒有辦法！於是我決計到工廠作工去。

不過作工也並不是很容易的事體。第一，自己沒有技能，第二，就是去先做學徒，也還要看工廠當時有沒有缺額。我寫了兩三封信到里昂底幾家鐵工廠和紡織工廠去，要求充當幾個月的學徒，可是回信都竟統使我絕望，都一致地回答說他們目前是不收學徒的。這使我急得要發起瘋來，我想我一定會成爲里昂市上的一個負債的餓鬼了！我把我幾身衣服拿到當舖（歐洲底當舖是很不容易找到的，里昂似乎只有那麼一家。）裏面去，但是却僅僅當得了一點只够敷衍我一星期的麪包的零錢。“完了！完了！我大概終久非自殺不可了！”我自己

向我自己這樣喃喃着。我在里昂底街上跑來跑去，不知道怎樣纔好。看見許多資本家在汽車中和打扮得很妖嬈的女子僂傍在一起，汽車是風馳電掣地在馬路中央滾過，我底憤恨不禁要爆發了起來。我無意識地去站在那些汽車底前面，擋住了牠們底去路。我心裏好像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想頭，索性使自己被汽車輾死，至少也可以讓那些坐汽車的人掃一掃興！不消說這個是可笑得很，實際上汽車底喇叭一響，我是又不自主地跑開了。總之我是昏亂到了萬分，我整天地這樣遊行……里昂底街道倒被我跑得非常熟悉了。

現在想了起來，我這時無論怎樣要算一個最可怕的時期。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不要忘記！這個青年雖然從小就從事於人事的活動和社會的奮鬥，但是他所處的氛围還是個人主義的，他有被意外的變化壓倒的可能。——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受了情慾上的最大的打擊，已經墜陷於不能夠振作的地步，而同時還來了一個生活上的實際的恐慌，沒有一個朋友來幫助自己，沒有一處地方可

以安插自己……這種情形，大概是誰也能想像得到，要是不死，生命對於他會成爲一種暴虐的東西，這就是說，走那求活的人生的道路，在他將是艱苦的工作了！果然，一個劇烈的病症借着一天突然寒冷的氣候便降臨在了我底身上。

發燒、頭痛、咳嗽，倒在華僑房中的地板上，我一點也不能夠動彈了。華僑房中是沒有多餘的牀鋪，我自從借住在他底房中以來，便是睡在地板上的。大概這也便是我得病的原因之一：那地板是常常有些潮濕，並且靠牆的地方是有風透了進來的，而我底身下只鋪着一張布單，身上蓋着一個很薄的並且還是破了的毛氈，那間房子又是臨着一個像曠野一樣的空地，晚間我竟有時從夢中凍了醒來。這樣自然已經是會要病倒，而再加上飲食的不調，吃了上餐沒有下餐，甚至一天沒有一餐，於是身體更是不能夠支持了。劉達伯請了中法大學底一位校醫來給我打了兩針，算是纔把熱度退了下去。但是咳嗽還是厲害，往往徹夜地乾嘔，太陽穴都像要爆裂了開來。這種病體一直繼續到一個多

月纔漸漸地能夠起身。大約就是從這時起，我肺部底毛病便開始了牠底徵候了。

可是事情距離完結還遠得很。第一，立刻自己便要生活，第二，債主們依然是催得很緊，不消說還是只有去找工作。在想盡了許多的方法以後，終於，算是纔找到了一個——我是應該怎樣的表示我底感謝喲！——可以容納我的地方。

那地方不是工廠，而是一家私人底花園。地點在里昂市外，裏面有二十多個園丁。我便去充當了那些園丁中的一個。一天工作十點鐘，每點鐘工資一盤佛郎。

於是我在花園附近的工人區域中租了一間又黑又小的房子作了我底住所。每天八點鐘便去上工，穿着一身被泥土罩滿了的衣服，腳上套着叫做 *Sabot* 的木鞋，我和勞働者厮混在了一起。

本來這種工作在我是會發生興會的，我研究自然科學時對於植物上的知識是早就有了些獲得，這次我便想借這個機會順帶再作一番這方面的學習，我沒有想去學園藝，我只想採集些植物標

本。在我初去作工的那天，我便是抱了這個計劃。但是不幸的是實際上完全和我底想法兩樣。我竟被工頭派了去作苦工：掘地、拔草、推土、掃除殘敗……幾乎沒有辦法可以去接近那些花木。我看見守在溫室裏的園丁，心中羨慕到極點。偶然間我跑進溫室裏去打一個來回時，卻被人家趕了出來。我是只配在那污穢和泥濘中度我底時間。

爲生活出賣體力的人想伸手到知識方面是不可能的事體，我算是證明了這個是正確的了。整天地，我把我底筋肉用在粗笨的勞碌之中，疲憊在嚙噬着我。我底頭腦好像是死去了的一樣，思想簡直連影子也不來光顧。一到下了工的時刻，我便拖着兩條本來就有 *Rhumatism* 而再被過度的勞動弄得失了本能作用的腿蹣跚地跛了回去。

但是這些都不要緊，只要晚間撲到牀上安然地酣睡一覺，便甚麼都可以化爲無事。然而不幸之極的是我連這個幸福也享受不到。我底房間因爲太舊並且一向便不潔淨的緣故，竟至滿牆滿地都是臭蟲。夜半的時光我總被那些寄生物逼得從床

上跳了起來。我氣到在房中使勁地散步。我把煤油燈點起，但是沒有事情去作。我手頭只帶着兩本Larcousse 出版的“Anthologie des Ecrivains Francais du XIX: Siècle”，我便在其中選些詩來翻譯；我把米勒瓦底“葉落”，拉馬丁底“湖濱”，魏爾冷底“秋歌”等等都放在了中文底韻律之中。我在連二連三地塗鴉着我底原稿。寂靜地，忘我地，我遂借着那些詩人們底抒情的 感過那黑暗的長夜。

我底債主中間要算那位軍官是最為嚴重，於是我決計先以應付他為主要的事件：我把我每天工資底一半移去償還他，每星期寄出三十佛郎，其次，我再每天拿出三個佛郎來回答其他的債主。這是一種沒有辦法的還賬的法子，但是我總是一點一點地在清償着我底債務。

這樣，我每天的工資中只有兩個佛郎算是我自己的。我這個每天生活費全部底數日迫得我不能不用人工來減少我底食量。我自己在房間裏煮一點加鹽的開水，把很少的麪包藏在裏面作我底

餐品，可是必須聲明的是就是這種餐品還往往一天只能去用一次。因為有時我被一道作工的法國人或意大利人強迫到酒店裏面去，他們要我請他們吃一杯或兩杯甚麼酒，我底生活費就要去掉大半。

病後沒有復原，疲勞，失眠，減食，我於是失了一向的健康。我常常覺到死在跟隨着我，嫉世的情緒壓在了我底心頭，我全部都被絕對的寂寞所佔。但是我卻沒有去走絕路，我在求活，掙扎着求活……

這時我給鄭白基的信中寫道：

“我現在處的境遇是你所想像不到的境遇，若果人生的路上有‘受罰’這一個意義存在時，那我現在便是在受罰了，但是這個將使我更認識人生。我現在已經知道了生和死是這樣的接近，一個人只要稍微踏脫一下生的軌道時，死便展開在你底眼前。我現在知道了怎樣去和死抗爭，怎樣去努力取得生的前途。

“我自己也覺得有些驚異 在這種壓迫的情形

下邊，我還能夠支持下去。我想這或者是因為我置身在勞働者底社會中的緣故。這個社會是一個表現人類不放棄生命的強有力的實體，牠大概給了我一種走向鬥爭的暗示。所以我雖然每天在很艱難地度着饑餓的生涯，但是我底精神却還沒有被 Halluci ation 毒害過。”

七

這時我纔真正地了解了所謂下等社會底生活。我住的那個工人區域是非常亂雜，有許多流氓，酒鬼，都渾跡在一起，我底住所是靠近一條不乾淨的街道，那算是那個區域底中心。每天早晨七點鐘的時光，那條街道便開始展開了一個特殊社會的有色彩的圖畫；晚間七點鐘以後，街頭的酒館和咖啡館便被種種在所謂文明城市中聽不到的聲音所充滿：吵鬧，酗酒，不合音節甚至是搗亂的唱歌…每一週或是兩週中，整個的區域裏面，也可以

說就是那條中心的街道上，總要發生些悲慘的故事。故事中最普通的是打架。原因是酒醉或是爲了女人。在我住在那兒一共六個多月的期間，我底住所底附近便有三個人很悲劇地死掉了：一個是爛醉後斷了氣；一個是從工廠中負了傷回來，睡了兩天以後便被人抬到了近旁的墳場去；一個是青年工人，不知道爲了甚麼，在一天晚上，自己把手鎗抵到自己底鬢間，結果了自己。

在這種被生活所迫害和含着浪漫動機的自殺和錯雜的地方，法律底巨掌好像是很困難地伸了過來，常常地，在煙店裏面，有警察和流氓很熱烈地碰杯，飲着法國政府禁止了的 Absinthe 酒。空氣是異常的卑濕，異常的污濁，誰也找不出生命上有保障的實證。

作我住所的那家屋子便是包藏和平反面的成分的一個黑庫。屋子全部的構造是三層，每層都住着有人，我住在二層樓的一個暗角的房子裏面。我底隔壁住了一個德國老婦人，已經病在床上有兩年了。三樓上住的有一位警察，看人時眼睛常是滴

溜溜地轉。樓下除了房東自己，還住着一個和我一道作工的意大利人。房東是一個六十多歲的離了手杖不能夠行動的老人和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很風騷的女子，——就是這個女子，是一些不幸事件的焦點。起先是那個意大利人在和她要好，可是不久，三樓上的警察也成了追逐她的人，嫉妬的癡狂便在這兩個人底中間開演着。幾乎是每天晚上，只要他們在房東底房中互相碰見時，總有一場爭吵，甚至擴大到用武的形勢。一天，那個意大利人真的實行起決鬥來了，他喝得個酪酊大醉，手中拿着一把廚房裏用的尖刀，由樓下找到樓上，連我底房子也光顧到了。可是警察却在這時溜了開去，算是沒有鬧出何種結果。但是這回事發生後約有五六天的光景，那個意大利人却突然地被人告發，說是犯了竊案，被捉進警察署裏去了。不過這還不是怎樣使人不安的事體，只有在我要離開那兒的前一月底中間，我隔壁的那位久病的老婦人底死亡，纔像把那所屋子更加罪惡化了。那位老婦人在噎那最後的呼吸以前，整整地呻吟了一天一夜；聲音底悽

厲，弄得整個屋子都不能安靜。招呼死者後事的人便是女房東和那位警察。事情本是很尋常地過去了的，但卻不料第二天突然來了一個女人向房東大鬧。那女人是又高又肥，嗓音好像是一條母豬快要被斬殺時的叫聲一樣。她向聚集攏來的那些鄰人宣述着關於死去的老婦人底事蹟。據她說她曾服侍過死者很久，她說房東底手裏有老婦人存計的幾千佛郎，房東爲了要得那筆錢，纔把老婦人毒死了的。她還確切地舉出了證據，說是幾天前她曾看見那位警察在某處買了許多砒霜，並且她還把賣砒霜的人底姓名都說了出來。——這場可怕的事體是怎樣的結局，我是一點也不知道。不過我看見那位警察是出了面，他和那個女人秘商了很久。就這樣，便再沒有聽見以後故事底繼續。

這個社會是一個深坑，是一座墳墓，是一所真正的地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是資本主義最高度的發達之下的一個社會！

六個多月的這種黑黯的光陰在我身上沉重地濾過，我底肺部是填滿了不潔的灰塵，我底精神也

像是被一種憂鬱的暗雲無情地壓住了。在我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我感覺到我好像是探了一次險的一樣，我都幾乎不相信我自己還在活着。不過，這個地方卻給我底心靈上永遠地放下了一件東西，使我深切地明瞭了現代文明底另一面，——永遠地。我被這個認識在把我底悲哀擴大到了自己身外的無限的周圍；無限的但卻是實際的周圍……

從國內來了些稿費，纔使我把所有的債務全數償清。於是，我又到巴黎了。

巴黎對於我，始終是喚開我生命上另一境界的一個都市。我一親近着牠，我烟土披里純了的感覺總要接受些新的禮物。可是同時，牠把我從過去浪漫的行踪中漸漸地拉進了頹廢的氛圍：世紀末底殘病猖狂到了我底身邊，我吃酒，意識地去吃酒。拉丁區底咖啡館每天都有了我底足跡。我揀着一本書和一捲稿紙在咖啡館中坐盡一個白晝甚至一個整夜。我在那擠滿着線條，色彩，以及各種音樂的紛亂與嘈雜之中很興奮地讀着些文學的名著

或是寫着詩歌。

耽美派的藝術在我底眼前慢慢的閃出了牠發亮的光輝：我咀嚼着包特萊爾以下的作家，用了貪饕的情勢我去消化他們。漸漸地·一步一步地，我倒 在 Stimmungskunst 底腳下，醉心在那些病態的美感之中，走進了所謂 Klangmalerei, rhabdolog, 以及其他等等的迷魂陣裏面了。我全身發熱地做着創作的工夫，爲了自我的滿足，我搜索着一種特別動人的句法和一個恰好的字眼過我底日子。有時，因爲一個字想不出來的緣故，竟至一天我都忘記了吃飯。

耽美派的藝術實在只是浪漫派底兒子，牠底出生完全是由於一種矛盾的環境所促成。這就是說·必然是藝術家和他所處的社會有了不能夠一致的衝突，纔有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出現，——自然，這個社會的條件並不只是耽美派的藝術所獨有，像浪漫派以及一部分的寫實派都可以說是因爲藝術家和他所處的社會有了不能夠一致的衝突纔發生的，不過耽美派所不同的却在那種

衝突底趨於極端。很簡單地說，便是藝術家沒有方法在一種和他不能夠調和的地盤上立腳，纔逃避到他所認爲的幻美裏面去。不消說這是一種絕望的求活，悲觀主義和頹廢的心情即刻便會跟着露出牠們底面目。

關於我，那是很明顯的：自己接觸到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便正是這個社會要破產的時期，這自然是可以立刻感覺到的；而同時自己又是負着東方半殖民地底卑賤的命運，處處又和目前所接觸的社會發生着衝突。這樣，我底傾向便在不自覺的狀態之中決定了起來，我像是一個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安棲處的流浪者一樣，我底意識竟對於這個世界起了無限的嫌惡，不能自制地我走到一種病態的生活方式裏面去。“爲藝術而藝術”的藝術便在這種情形下面緊緊地抓住我了。

現在要是我自己詳細地來分析自己過去的心理狀態和投射在自己精神上那種反映的當時社會背境時，一定會發現出許多有趣味的事實。不過在這兒，我因爲不願意過事擴大自己底影子的緣故，

只好用簡略的手法，但是有一點却是不能夠避免地要加以說明，那便是置身在文學製作裏面的我，開竅本是推盪浪漫派底浪潮之一人，可是不久却一變而為耽美派的奉行者，於是便和上面我所引過的我給鄭白基談藝術的信中的主張成了相反傾向，這個，是有一個很大的社會意義在存在着的，首先，我們要了解中國社會底發展形式：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資本主義底逼來恰好在歐洲最高度的發展以後，資本主義進了中國，同時便帶來了一個世界底末日和再生的命運。這就是說，中國接受資本主義的時候，資本主義已經快到最後殘喘的時刻，跟着無產階級底隊伍已經露出了偉大的勢力來了。這使得中國雖然在資本主義的洪流中前進，但是却總不能像歐洲那樣形成完整的，有步驟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便是中國在任何方面顯露着畸形的原因，也便是中國社會思想在現代發展得異常迅速的原因。我們只看代表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運動的“五四運動”纔一完結，或者還沒有到完結，便發生了新興階級底思想運動，只看

“五四運動”領導者的左傾份子竟會立刻又成爲前進政黨底領袖，便可以明白。同樣，文學上的發展也恰是沿着這個行程，創造社在中國算是唯一的接着“五四運動”底狂濤而勃起的文學團體，不消說牠所從事的文學運動是浪漫運動。不過，事實上因爲作這個文學團體底背境的中國社會早已決定了一種匆忙發展的形式緣故，這個文學團體也便不得不轉變再轉變地滾了前去。當一九二三年纔過了一半的時期，創造社在牠叱咤了一年多的狂風暴雨以後便已經露出了疲倦的情勢。並且，就恰是在這一年，中國底浪漫運動便在創造社完成牠第一時期使命的歷史事件之下告了結束。——好，這兒便是我要來說明我自己的地方了。雖然我是住在歐洲，可是必然地還是要始終受着中國社會底推動。要是有人願意費點心思去檢查一下一九二三年這時中國開拓浪漫派的作家底作品時，那一定會了解當日中國底社會情形。這時像住在中國，身當浪漫運動首衝的郭麥弱，已經失掉了他底怒濤的氣魄，滿滿地把作品填上了一層傷感的

色素。不能例外地我自然也在這時漸漸地變更了一向浪漫的氣分了。問題便是我以後幾乎走到一種極端的耽美藝術甚至到頹廢的傾向方面去而和郭麥弱有許多不同，這個，自然因為是我住在歐洲的緣故。這並不是說主要的理由是在我和中國社會隔離，而是說我負着中國社會和自己不能夠調和的矛盾而外還再負上一層自己和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能夠調和的矛盾，——這兩層矛盾，促成了我絕望的悲哀底展開，這纔使我闖進了“為藝術而藝術”的世界。

這時我底苦悶真是達到了最高度了。窮困和孤獨的寂寞錯雜在我底生活和意識之間倒都還是次要的問題，最大的一個難解決的問題却是在我對於政治的態度。對於政治，我本來是用全副的精神去追求的。但是在國內被壓迫的結果，竟至好像失掉了再活動的勇氣。但是，要是我不是一個根本失掉了理解力的人，那在當時環境給我的刺激之下，我總會很明白地知道不從政治上活動是甚麼都得不到出路的，這樣，於是我自己本身底矛盾也

使我陷到了不安的狀態。一面我逃避到我認為幻美的藝術的境界裏面，一面我卻又是被實際的時代底巨潮招引得不能專心在幻美中陶醉。我會衝動地向朋友宣言說要放棄目前無聊的生活，決計到俄國加入紅軍去。有一位住在倫敦的陳覺修（現在他已經是政客中的一個名人了。）給我的信中有這樣一段：

“你所寫出的話句句都是嗚咽的哭聲。我不想用一向古人用過的話來安慰你，說是一個要作偉大工作的人物必先得使自己心志吃苦纔行，——我不說這樣的話。我只願你在悲哀中能有些動人的收獲，不要使悲哀把你創作的靈魂淹殺了。至於你想在實際中活動，這自然也是不可少的。我們是應該向改造社會的方向前進。政治自然是負着改造社會的使命，不過牠對於用牠的人，卻付予了容許他選擇的權利，我們不應該去盲信所有的政治。你說你想去加入紅軍，我却還沒有發現紅軍有擔任改造社會的使命的那種能力呢。”

這位陳先生是老早便固定了他底上層階級底

地位的人，不成問題地對於我說的要去加入紅軍的這種志願是不能夠贊同。此外還有幾個和我來往的人也說我是在發瘋，說我完全是在亂想。自然，我這種志願終於也是沒有實現，那般留學生也不曾被我所壞過，不過，在這一點上却可以看出我當時一部分的心理狀態，可以看出我在要求向實際方面去的意識。

但是，我生活低霧圍却總在牢牢地裹着我想要飛躍的情緒。我由沒有出路的頹廢所轉成的帶着病態的悲觀傾向漸漸地顯著起來了。這時我寫成了許多新的形式的詩歌，可惜以後都又自己毀掉。那首現在還存在的散文詩“Nourasthénie”便是這時做的。我且把那首詩底中心的一段錄在下面，那立刻可以給人底眼前送出一個Misanthrope底影子來：

黑夜底濃色纔由空中緩地落下，我一個人在暗光的街燈旁與冷空氣抵抗地立着。向我復讎的狂風把地上的枯葉一一吹起；這些

枯葉，都像是對我襲擊似的在逞行着亂暴。啊啊，我底煩燥快要把我底前胸裂破了！裂破了！現在正是人們完了工作的時候，這街上，這街上：年青的男女們都互做着他們底挑笑；無用的老人們都聚在 Cafe 內過他們底酒癮；衣裳整齊的先生們都携着他們底婦人，孩子，在安閑地走遊……啊啊，那街角上是羣衆忽出忽進的 Bal 嘍！啊啊，Bal, Bal 中開始了催我嘔吐的聲響：Piano, Violou, 男女抱着發瘋的脚步……

都市上的事物就被我這樣用病態的看法去描寫着。一直到現在，我讀起這首簡單而帶着生硬句法的詩時，當時那種厭世的心情還像在向我逼來。很奇怪地，當時我所看見的事物都帶着有死的顏色。我一點也沒有造作，像在這同一年內做的那首“最後的禮拜日”便更是充分地表現了我底病的氣分。關於“最後的禮拜日”那首詩，說來或者有人要不肯相信，那首詩是如此其同琪製拉佛格底“L’

hiver qui Vient' 相像 但是當我做那首詩時，琪勒拉佛格底名作却還沒有到我底眼裏。我喜歡都市，但是我喜歡的幾乎是被冬天底混霧所籠罩，工廠底烟突聳在發霉的空氣裏面，馬路上堆積着已死的落葉的那種都市。爲了滿足我這種情調的要求，我走遍了巴黎底工人區域。有時我甚至在寒風中的馬路上去立一個通夜。我底詩是那樣的充滿了浪人底呼吸，我底生活也完全是 Bohème 底生活了。

頹廢這個傾向的本身只是沒有出路的掙扎。向幻美中去逃避，其實是越發要陷入於絕望。我當時常常有一種危險的預感，總覺得這樣下去，好像自己沒有保全自己生命的把握。我想這個大概是從事於耽美派藝術的人底共同的心理，因爲“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只是爲避免人生的責任，結果當然是走到沒有歸宿的境界裏面去。

我新近在我沒有發表過的舊稿中發見了我這時做的幾首詩，那大概要算我開始製造所謂 'Poésie Pure' 時的作品。在那幾首詩中把作者底心

理和包圍作者的空氣都算是無餘地曝露了出來。
我現在且錄一首比較短的在這兒罷：

就讓這死的沈默把我緊守，
就讓我對你這樣閉起了口，
就讓這種顫慄來使我身上發抖……

你底這像愁雲一樣的頭髮，
就來把整個的我完全壓下，
壓住我所有的願望和我底國家……

我底心頭總是這樣的沉重，
時間也是這樣的停着不動，
鐘聲却來把空間都振出了病容……

你底眼中是藏着一段悲歌，
你底唇邊刻畫着夢的輪廓，
你使我失掉和外界的不能調和……

這燈光在受着深夜底壓迫，
在慢慢地褪變了活的顏色，
使人覺得周圍像昏黃又像蒼白……

噫！死的沈默 死的沈默 死的沈默……

八

在這一年底暑期以後我到比利時和德國去住了一些時候。

在比利時是沒有可以記述的。在德國我住在柏林，我底足跡是圖書館和美術館。

要說我是一個願意徹底地走向頹廢方面的人，那是永遠不對的。我一到了柏林，那種比較巴黎要嚴肅一些的空气，把我又引到研究學術的領域裏面。我得了一位老教授底指導，去揣摸着歷史，地理，考古等學科，這給我了一個另外的世界：

我用我已經學過的生物學的一點根柢去貫通那些學科，我眼前即刻出現了許多新奇的事實。我漸漸地涉歷到 Marxism 底經濟史的邊際，不成問題，那時我還不能夠消化牠，但是我卻知道牠是解決所有學科的武器了。因為得了這方面的一點微弱又微弱的模糊知識，我在研究福羅易德底心理學時，和指導我這門學科的一位學者起了些相當激烈的爭論。我認爲福羅易德底汎性慾論應該建立在社會經濟的基礎上面，不然，便還是沒有說明甚麼。不消說我沒有說服那位學者，或者表面上那位學者還是說服了我，不過我心中卻始終堅持着我底意見。

我對於美術底理論的接近也是在這時開始，康德和黑格爾底美學不能使我滿意，我企圖着用地理的觀點去解釋美術，想創立一種新的美學，好像這種企圖是中止於我看見了霍參斯坦底“Die Kunst und die Gesellschaft”一書，那使我突然感想到自己底不成熟和淺薄起來。可是必須承認的是我這時却還不知道肯定地用觀念論這個名詞

去批判康德和黑格爾，同時對於霍參斯坦並不表示完全心服。

這時我又去研究星學，我一點不疲倦地長夜在觀察着天體，我在每個星座中去考查中國古時的星名，這使我發見了許多星象上的材料：所謂“天駟”“王良”是在“Cassiopeia”座中，“帝車”即是“北斗”是在“大熊”座中，“昴”“畢”是在“牡牛”座中，“參”“鶩”是在“Orion”座中，“天旗”“天苑”“九旂”是在“鯨”座中……——這真是有趣味極了！結果是我把這些帶着半考據性質的研究寫成了一本冊子。因為是隨手記錄的緣故，冊子中的文字是一部分法文和一部分英文。這冊子曾被一位教授看見過，那教授很熱心地慫恿我把牠拿去作為考博士的論文底草案。不消說這在我看來只是一種笑話，因為我從來是腦筋中便沒有藏過博士這個物什底影子的。我把我底冊子借給那位教授，不幸一晚在他伏案睡着了時，被他煙斗中的餘火燒毀了一半，冊子是又回到我底手中，但是只剩到幾張殘頁了。以後我又想去研究天體分光學，

但卻沒有成功。不過順便說一句：一直到現在，雖然時間和其他的關係再沒有容許我作過這方面的探討，可是我總還是對於這門知識感着最大的與會。

我這時常會面的中國人是熊尊韻和他底幾個朋友。尊韻是和我同船到歐洲的人。他一向便住在德國，這時是已經參加了前進政黨，在作着政治的工作了。他是一個表面幾乎是帶着女性的溫和的人，說話時聲音特別的低弱，使別個一見便知道他底體格裏面隱藏着有一些內傷的病症。得了他底介紹，我認識了住在德國鄉間的幾個中國底革命青年。一天，在歌德故鄉佛郎克府的遊行中，掩住天空的深綠的森林裏面，草地上野宴的筵席之傍，我和尊韻還有一位姓盧的高大的青年各自讀着各人底新詩。我底詩很短；姓盧的底詩是從用德文寫的原稿譯出來的，也像沒有怎樣動人；只有尊韻底詩是流瀉着長的句子和有思想的熱情。他把一個青年對於革命的覺醒充分地裝進詩底旋律裏面，以一個捨棄生命的誓願作了煞尾。這在他，真像是

一個自述：他就恰是從這時起，一天一天地對革命緊張了下來，一直地走到犧牲。他底生活也正像是被詩意充滿了的。

因為和尊韻以及其他幾個革命青年的接近我纔得知道了些當時中國前進政黨底情形。我狠感動地聽尊韻在敘述着彼里昂當局送回國的那些M城的同學在國內活動的狀況。我由他底地方看見了在當時算是已經出了有四五個月的“響導”週報。在那個在中國震撼一時的報上，我讀了許多代表當時中國前進政黨的言論。M城的同學大概只有蔡含稀底哥哥在那報上寫的文字最多。不消說這時我對於這方面的批評能力是不夠的，不過我底直覺總感到那些言論是缺少一點東西，缺少點不依賴其他任何勢力的獨立性的東西。我還好像狠模糊地把我這個意見對尊韻和其他的人說過。不過，應該再加聲明：這個只是我底直覺所感到的一個連自己也不十分明瞭的意見。無疑地，“機會主義”這一個術語在這時還沒有爬進我底腦筋。

但是我在這時對於政治的趣味却是漸漸地恢

復了從前的狀態了。自然我底立場並不會怎樣進步，但是我却知道注意起一切政治上的問題。我每天早晨剪着報，同時還收集着時事的文件，好像是又回到新聞記者底生活了。

這不用解釋是由於時代底逼迫的。這時正是所謂世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後從新開始紛亂之象徵的一年，是從凡爾塞走向洛加諾的各帝國主義間起變化的發端時期。另一方面在社會革命的行程中是列寧要逝世的前夜，開始由史達林領導了革命工作。——一切重大的事件都露出信息來了。在這樣的空氣之下，當然智識份子會受到一種預感，會把眼轉向到實際上來。

這時我底筆記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這個一九二三年好像給國際間帶來了些沉重雲翳。這或者又要來些甚麼風雨也說不定。只就法國占領魯爾這件事看來，就不像好的兆頭。法國占領魯爾這件事便是告訴我們世界距離和平還遠得狠，便是告訴我們凡爾塞底條約都是些僅僅爲讀

的時候好聽的文章。德國和法國的問題不根本解決，始終有爆發歐洲戰爭的可能。正和中國和日本在亞洲一樣。

“還有，列甯聽說是病勢非常危險，這怕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假定列甯是死了，就俄國一向黨內有聲望的角色來說時，大概托洛茲基會接受起第三國際底政權。但是根據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記載，這卻像是一個對於外交喜歡用鐵腕的人。那麼，將來國際間局勢又會變成個甚麼樣子？”

不消說我這種觀察是太過浮淺，並且還露着有不正確的觀點底痕跡。不過從這個上面可以看出這時我對於政治是十二分地留心着，至少我是在受着了政治底吸引，受着了政治底強有力的吸引的了。

然而當時國際底情勢却沒有像我看的那樣簡單。法國占領了魯爾，並沒有挑起戰爭，只是變更了國際間的關係。從此以後，美國底財政資本便支配了整個的歐洲。——這真是一個很有趣的

事體！瘋狂的法國帝國主義只想實行所謂福煦大將底計劃，但却不料這個行動竟是給美國製造了一個狠好的機會，其次便是使得德國經濟更陷於恐慌的狀態而發生了這年秋天底革命。這一場蠢到極點的把戲算是沒有演出一點結果，到頭來反而添了些不安和危機來了。

這真是一個狠有趣的事體！法國怎樣也沒有想到自己會一旦失了對德國的那種主人底地位而去折服在美國底腳下，並且怎樣也沒有想到竟會因了這次的行動而自己先提出了保安條約……不過，這却也總算是解決了一個狠大的問題了：那便是從一九一八年起的這五年中歐洲底大臣們和財政部長們所日夜忙碌的德國賠款問題，從此是有了辦法。自然，不成問題地這種辦法實際是毀掉了凡爾塞底和約，把剝削德國的全權讓給了美國底財政資本。

關於俄國，我這時更幾乎完全是無知。俄國黨內的情形，在這時却已經是陷在了複雜的地步了。這時因為列寧病重的原因，一切政權都落在

了史達林底手裏。托洛茲基已經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政治意見。對於外國革命的策略，反對派是正在和史達林起着不可調解的爭執。可以說，在中國問題以前，最先證明了那個爭執底重要性的便是這年秋天底德國革命。

這次德國革命結果的潰散，實在地說來，並不純粹像後來一切文件上的記錄，說是僅僅由於這一運動的領導者之過事相信社會民主黨底上層人物所致。不消說這是一個原因，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卻還有一個不能否認的關於 Taktik 上的問題。托洛茲基當時認為那種局勢是非常匆促，決不可用和工廠委員會對立的組織形式去褫奪工廠委員會底革命作用，就是說不可用不顧局勢的形式主義去妨害運動底速度的進展。可是史達林却是恰恰相反的。結局，這次事變果然是在一個悲劇的場面下收束了牠底命運……

當這次革命底緊迫浪潮要來的以前，德國社會真是危急到萬分。這是誰也曉得的，馬克價格底跌落簡直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到餐館去吃一

餐飯，或是發一封信，所需要的馬克總是上千上百的數目，但是實際却不過是合着法國底幾個佛郎或是幾個生丁。

這種情形，這種即刻跟在後面的是無限量的工人失業和貧民陷於絕境的經濟破產情形，却給了一部分好像完全超出這種社會以外的人物以很大的便利。那一部分人物便是我們中國底一般拿着官費或半官費在歐洲留學的先生們。

這是狠明白的，平常一個月的用費這時可作幾個月甚至半年去用，在一向本來就是除了享樂以外再沒有別種人生觀的一般留學生真算是碰到再好沒有的機會了。英國底留學生，法國底留學生，都結隊地跑到德國去。柏林底跳舞場，賭博場，夜咖啡店，總之所有娛樂的，可稱為銷金窟的所在一旦都填滿了中國留學生底足跡。一個瘦小的黃面孔的東方人帶着三個四個甚至五個六個的高大女人走進一個最闊氣的飯廳或其他更奢侈的甚麼地方，拿出一捲鈔票來隨手亂丟……——這在柏林竟成了狠尋常的事了。

更其滑稽的是有些留學生在酒醉後故意和德國人挑釁，賭博輸了時，不肯給錢，反而說戰勝國底人對於戰敗國底人應該虐待。住在我近旁的一位留學生還竟故意欠起了四五個月的房錢（其實房錢每月纔只合着中國底幾角錢），一天房東和他吵了起來時，他竟當着許多人說道：“我並不自住你底房子，我是要你們德國給我們戰勝國賠款！”

我們留學的先生們底這種醜態大概是到了所謂道威斯計劃實行了以後，馬克底價格漲了的時侯，纔在柏林漸漸地絕跡了下去。

不過在我，對不起我們那般留學的先生們，我沒有看完他們底怪劇。在德國革命風潮要起的前四個月以前，我又回到法國去了。

因為傾心美術，我一心便要到意大利去。在準備去意大利的期間，又到里昂勾留了些時日。

這次在里昂遇到了以後在日本地震時被野蠻的日本當局暗害了的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這大

概有人還可以記得：就是在這年，日本底警察因爲失掉了大杉榮底蹤跡，曾經發瘋一樣的找到北京，找到上海。中國和日本底報紙都在哄傳着這件稀奇的新聞。這便是大杉榮祕密地跑到法國的這個時候了。他到法國的原因，好像是爲參加一種無政府主義者底甚慶會議。他住在里昂，假裝着中國人，和中國底幾個無政府主義者住在一起。我和他的見面，是因爲人家邀我去通譯他和別個的談話。

這是一個沉默寡言但却顯然地露着個人主義狠強的人，焦黑，瘦矮，眼睛是閃着聰明的光芒同時留着短髭的口唇却又一點不含糊地把一個極端乖張的性情表示了出來。他底言語行動可以說在我所見過的無政府黨人中算是最典型的。在日本，他是以擅長法文出名，但是實際却很平常。他底法文是可以勉強讀，寫，但却不能夠談。爲要告訴別個他是個接近平民的人，他矯揉造作地說着最下等的日本話。我狠想由他底口中知道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對於未來社會改造的方案，可是總

未曾達到目的。有一次我問他問得太過厲害了，他竟帶怒地吼着道：

——給你說沒有甚麼方案！就是未來的社會真有立甚麼方案的必要，我們也不能說出方案來！

我又問他是爲了甚麼。他說：

——因爲一說出方案來，便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了。

這給我曝露了一個絕大的祕密，我纔知道爲甚麼無政府主義者總在避諱着理論的討論。

這位半英雄式的人物後來因爲到巴黎去打了一個盤問他的警察(他在日本素來以打警察出名)，遂被關進牢獄。結果他底真姓名被查了出來，於是日本領事館用一種押解犯人的形式把他送回了日本。他臨走時用法文寫了一封塞滿着激烈言辭的告別信給在里昂的他底中國朋友。信是被翻譯成中文，用油印印了出來。我還記得那煞尾有這樣幾句：

“到監房去！這便是我們人生最後的目的。我們都應該抱着這個目的去前進。我這次被人擁護

着送回日本，就因為在日本等着我的監房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聽說有幾個中國人到馬賽給他送別，他說他走以前要把日本政府底公款多花一些纔行。他強迫着送他的那幾個日本領事館底人員請他和他底客人們去吃酒，賭博，一直到餓足了他底慾望，他纔上船。

我到意大利了。

和從來向藝術伸出他底手的人一樣，我一到了意大利便墮入了陶醉的境地。首先，我到了佛勞倫市，我完全傾倒在文藝復興期那些巨人底創作之前。特別是米格郎結羅，那位偉大的意大利過去的市民，他使我整個地變成了他底一個的囚犯。我研究着他底生平和他底思想。他爲他底雕刻“夜”所做的那四行出名的詩幾乎掛在我底口上了：

*Caro m' è 'l sonno et piu l' ess-
er di sasso,*

Mentre che 'l danno et la vergogna dura,

Non veder, non sentir m'è gran ventura;

Pero non mi destar, deh! parla basso.

這幾句動人的意大利文一直到現在我還可以背了出來。

這時我對於戴納底關於某種藝術領導某個時代的考察取了懷疑的態度。我在筆記中寫道：

“戴納以爲古代底中心藝術是雕刻，中世紀是建築。這是不正確的。且先不要說古代，只以這十五世紀的意大利來說，已經和戴納底說法合不攏來。像米格郎結羅，對於雕刻顯然比對於建築要露着更注重的傾向，並且同時又發展到了繪畫方面。不但是這樣，這十五世紀的意大利，繪畫的藝術還像掩住了其他的藝術：我們只舉拉飛爾和文齊兩個人便已經狠够狠夠。”

這個意見到現在我還是沒有變更 這是真的，

藝術領導某個時代，這個前提要是可以成立的話，那也決不是戴納所定出的形式。造型藝術在每個時代都有牠們底發展，所不同的只是在那個時代中的發展底前後。這是很明瞭的事：造型藝術底開始總是由於神殿或皇宮的創造，這必然地是以建築開端；進一步爲了神像和裝飾，便有和建築幾乎混合在一起的雕刻產生；再進一步，爲了神像和裝飾的技術上更容易複雜化起見，纔有了繪畫。這種藝術推移的行程，最不含糊的是古代；希臘便完全把這種痕跡給我們顯露了出來。其次，中世紀也是一樣，不過到了資產階級底長成，那却便成了另一種形式了。那便是各種造型藝術脫離了一向的混合性而各自取了獨立的地位。而在這各自獨立的領域中，繪畫却是成了第一流的力量。

繪畫是最能表現複雜事物的一種藝術，同時也是能夠容易和科學攜手的一種藝術。這便是文藝復興期底諸巨人在資產階級文化底曙光中開步到繪畫的運動場上的原因。

不過在這兒我必須明白地說，雖然這時我在

注重着研究甚至走到這樣一個理論的路上。但是實察我却還是與其說在作智識的探討倒毋寧說在發揮詩意的感興。我一面帶着些科學的氣分去認識那些美術史上的無價的寶物，一面却抒情也，浪漫地，仰讚着佛勞倫市底主人的但丁。用了一種憑弔的心情，我搜集着這位詩聖和白德麗采的一切傳說。中世紀底陽光照臨在我底周遭，我在巡禮和膜拜的生涯中前行了去……

這時我做成了許多詩，都是禮讚佛勞倫市底巨人底創造力的。這不消說因為我是在中國資產階級文藝運動開展的期間去禮拜開拓那種運動的始祖，當然會有那樣的表現。可惜那些詩都不曾存稿，現在我只能記得些斷片。在洗禮堂底門前的詩中有兩節是：

我不會看見 San Gio'anni,
我却好像看見了但丁在門中端立。
哦，我底但丁喲，
你可是成了這兒底上帝，

要我來受你底洗禮？

我不曾看見 San Giovanni,
我好像看見一個持斧的大匠守在門側。
哦，季貝諦喲，
你能不能把你創造的偉力
分一點給我這弱小的後輩？

在焦采建築的鐘樓上的詩中有幾句是：

我看見這養育天才的全城在我眼底下閃
動着牠底光輝，
我不知道怎樣纔表示出我血液底沸騰，
我神經底顫慄！
我只想一翻身跳了下去，就把我底身子
這樣摔碎，摔碎，
好化在這，化在這天才之城底微塵裏，
微塵裏·微塵裏！

這些句子當然是沒有包括着甚麼特種的意思，不過當時我那種熱狂的心情却是完全表露在牠們上面了。

接着，我又到了羅馬。

羅馬是一個滿足我考古的興趣同時引起我更接近歷史知識的地方。我躑躅在那拉丁舊土底殘蹟之中，我認識了許多從前想認識而沒有機會認識的事物。爲了使我底認識更明瞭些：我一面又到圖書館去從新挑讀着英國十八世紀底大歷史家底“*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並且附帶地讀了顯克委支底“*Quo Valis*”以及其他關於羅馬故事的幾種小說。

我在研究建築術的中間，有一個地方更使我證明了我已經認定的各種造型藝術所發展的前後程序。那便是由 Ionian 式的柱形改變成 Corinth 式的柱形必然有繪畫底發展在作着背後的力量。因爲那種裝飾化了的華美形式非有繪畫底燃燒是不能產生的。這個便證明了在希臘造型藝術最後的一種權力是讓給了繪畫。無疑地這個說明的另

一方面是要把眼光移到支配那個階段的那般佔據在經濟地位上的主人，便是說，在希臘，那個時期正是社會上層的階級達到了最富裕的生活，必然地會把實用的事物加上裝飾的外形以適合於本身享樂的氣分。不過，這層却一點也不妨礙對於繪畫是最後發展的這一法則上的證明的。不消說這後者的說明當時是沒有走進我底思索裏面，但是關於前者的意見，我却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取消牠。

我在羅馬，就是這樣在研究中過着我底光陰，我感着了一種對於智識的追求的無上的快樂。

但是，這却完全不會阻擋我奔放的詩的熱情。我在 Forum 和 Coliseum 間徘徊留連，我從那些古代文明的墟墓中烟土披里純到 Nostalgia 的誇張的詩意上面去：我用羅馬比着長安，向弔古的情懷中放進了民族的傷感，這樣，我製作了些現在流傳的或現在已經失掉了原稿的許多詩篇。

還有，Romance 也追隨着我，在基茨停止他最後呼吸的那所住宅底近旁，一向以各國詩人藝人

曾經留駐而得名的 Græco 咖啡館內，我交接了一位歌劇作家底女兒。這是一個異常嬌豔同時又具着自由思想的女郎，我和她的交情由友誼達到了友誼以上的親近。她底名字是馬麗亞，年紀大概還沒有越過二十。她底父親謝狄梅里先生是一個參加着工團的政治鬥爭的人物，他底歌劇也有相當成功的聲望。因為有這樣一個父親，所以她也像在從事着實際的活動而一面又對於藝術的知識有特別的素養。我和她的會面幾乎是每天的，從她底口中我得了許多意大利底風俗和意大利社會情狀的學問。我會用意大利文做了一首帶着熱情的風格的詩贈給了她。可是因為我這時意大利文還沒有到自由運用語言中音節的程度，那首詩便又由她自己修改了一遍。結果她父親把牠拿去放在了他底一篇穿插着有中國人的悲劇創作裏面。現在我自然是記不起牠底原文，我只記得牠經我改譯成的中文中的幾節。有兩節是：

你這像滌白河水的明眸，

洗淨了我心頭的無限煩憂，
可是我只想把全身都睡了進去，
一直沐浴到，沐浴到死時方休……

這兒是有光榮歷史的地方，
正和我出生的長安一樣：
我所以肯守在你底身邊不走，
就因為你底故鄉也是我底故鄉……

可是我這種單調的浪漫情緒不能夠作為給一個一半作着社會活動的女郎的充分禮物。所以還有一首是：

但是你負着有一個憂愁的命運，
你要用今日底鎖鏈去牽引明日底太陽，
光明；
你不把倩影送給這兒古老的殘照，
你青春的感情是真正的現代底動律的感情！

這位浪漫的小資產階級底革命女子和我這時底意識是恰恰地能够配合得上。

然而我和她的結局也是帶上了“悲劇”的性質。羅馬本有一個中國朋友，是在國際聯盟底機關處辦事。由這位朋友底介紹，我認得了當時羅馬底一位無政府黨底領袖。可是巧妙得很，那位無府政者剛和我見了一面，突然他底家中便被法西斯帝底警察所搜查。結果是他底許多同志和朋友底地址統統落在警察底手裏。即刻，羅馬城中大捕了幾天“亂黨”。我和那位中國朋友竟也受了波及，都接到警察催迫出境的命令。那位中國朋友因為要向國際聯盟機關處辦交代的緣故，不能當天動身。我是只有即刻就走。這樣，便是一個行色匆忙的景況中，我和她了結了那段姻緣。

臨走是一個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的黑漆的晚上，上車以前我和她在 Greco 咖啡館中停留了狠久。在那綠色的燈下，她要我寫幾個中國字遺給她作為紀念。我是因為第一次纔直接嘗到法西

斯帝底橫暴的滋味。憤怒已經掩住了所謂溫柔的情緒，對於這個離別也像是並沒有甚麼傷感的激動。爲了答他底好意，我給他寫了下面一首七言詩：

羅馬城上晚風吹，	我被迫遂放遂罪，
爲恨強權憤怒情	奪去離人漂泊淚。
那禁一步一回頭：	如此光陰難再覓。
黑夜深埋舊夢痕，	綠燈永記相思地。
願將心腸付鬥爭，	不在溫柔胸前碎。

然而我和意大利告別了。

九

一九二三年底世界情勢可以說完全是黑暗的。意大利變成了法西斯帝底根據地，西班牙底軍事專政露出了面目，德國底支配階級消滅了革命的勢力，英國保守黨內閣把權力伸張到東方，法國在勃恩卡勒底專政之下進行着一切政治，美國底統治力量操在保守的共和黨手裏，日本乘地震的機會大屠殺被壓迫的民衆……——一九二三年便在這樣的悲慘霧雲中告終了牠底光陰。

但是一到了一九二四底開始，却又展開了一

個另外的局面了。那便是有一種改良的德謨克拉西的空氣圍罩了上來。最顯著的是英國底工黨人物麥克唐納（不消說在我現在寫這位大人物底名字的這個時候，他是已經剛在幾月前脫離了工黨了。）底登台和法國社會黨維持起的里昂市長艾里歐底登台。

資產階級底復古也就跟着有展開德謨克拉西時代的可能的。而等到德謨克拉西時代底展開，接着又要被復古的舊勢力所壓倒。在一九二四年，資本主義起了很大的破綻，怎樣也必須作暫時弭補的工作纔行，第二國際底首領便在這時作了薄命的工具。他們在當時經濟的種種危機中唱着“和平”的高調，願意用全力完成和緩帝國主義者和被壓迫階級間之矛盾的這一場把戲。不過在資本主義指揮之下的這個可憐的局面其實是甚麼也不能做到，能做到的只是使國際資本家渡過一個難關。所謂“和平”運動底頂點的倫敦會議，結果只是達到了英國要法國退出魯爾的計劃，法國多得賠償現金的願望，美國發展財政資本的要求。

所謂‘限制軍備’‘國際裁判’等好聽的名詞也除了使全世界資產階級把肥手拍腫了幾次而外再沒有發生出別種效果。

即刻“和平”底真面目也便完全露出來了。那大概是誰也不會忘記，就恰是麥克唐納和艾里歐在倫敦會議以後又到日內瓦底演說台上大呼“和平”的時候，英國，法國，美國，以及其他的帝國主義者却都把軍艦開到了中國了。

然而這還是可以先放下不說，只去看當時工黨政府和左派政府下面的情形。那麼我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問題：最低工資標準問題，工人失業問題，居住恐慌問題，罷工被破壞問題，工資稅與二重附加稅問題，軍事裁判處設置問題，大赦施行問題，路工復業問題……——這些問題，是不是麥克唐納和艾里歐都給解決了呢？自然是沒有，一點也沒有！

好，這便是一九二四年德謨克拉西的時代了。

在這時代底開始的期間，我恰是住在麥克唐納每天唱高調的倫敦。在那里，迷罩了空間的濕

又冷的冬霧之中，我聽到了列寧底死耗。

當時我對於俄國底情形實在懂得的太少。我完全不會知道列寧一死，俄國底政黨立刻便尖銳化地分裂了起來。我只從別方面彷彿聽見說爲了東方革命的問題史達林和托洛茲基在起着激烈的爭論。但是這也只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傳聞，究其實到底問題底內容怎樣，爭論底情形怎樣，我既不能在我能看見的報紙上找出關於牠們的發載，更不能使這方面的文件落到我底手裏，我是被倫敦底大霧隔離了我要注意的一切。

這一年，便是第三國際給東方各國提出了兩個階級構成的工農黨的公式的一年。在中國，這是××黨和××黨合作的時期……

列寧底死耗對於我首先便發生了一個不利的事件。我在倫敦本是代替一個朋友作着點翻譯的工作。這工作底性質雖然是短期間的，但是這也能相當地解決一時的生活問題。一天，我在我工作的房中——一個堆滿了舊報紙和舊雜誌的黴氣沉沉的房中——趁着片刻的閑暇讀着當天新聞上

對於列寧底身後的記述。我忽然想做一首詩去追悼這位偉大的死者。非常熱烈地，烟土披里純地，我寫出了一首詩。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我無意識地又把那首詩譯成英文。可是這一下便發生了事變：那位監督我的高個兒的蘇格蘭人在我底桌子上一看見了這首詩（或者他只看見了一個題目罷。）立刻對我起了不信任的心理。接着，用一種“Gentleman”底嚴峻的外交態度，他把我辭退了。他向我說道：

——先生，我狠尊敬你，但同時也狠抱歉。你知道我們公司辦事處底地方是很舊又很狹小的，對於一個有新的或偉大的思想的人是不大合宜……

可是，在這兒我不能不聲明我底冤枉。我相信那位監督者並沒有看清我那首詩底內容。我那詩雖然是在追悼着列寧，但是所說的話却完全是在極端民族的立場上的。我相信現在我若是還能記得那首詩時，就在目前的小國也怕還可以發表的罷。我那位監督者真未免太過看重我了！

但是這結果，不成問題地我是飄開了倫敦

巴黎仍然是不能長住的。窘困逼得我又要到別處去尋生活上的出路。我寫信給一個過去在巴黎大學一同聽過講的朋友，要求到他底田莊上去給他作些甚麼工作。那位朋友是瑞士人，他底田莊就在來夢湖邊的一個鄉村裏面。他是答復了我，要我去給他記錄他田莊上的日用賬目。於是，我又提着我底破舊皮包動身到瑞上去。

來夢湖邊實在是一個理想的地方。那種幽靜的，孤寂的所在，好像是為疲於漂泊的人設下的一個休息之處。松林，山嶂，水上成羣翻飛的白鶴，護持着遠處日內瓦城市的一片靄靄的薄霧，都把我底新居牢牢地包圍着。在那個鄉村之中，唯一的中心是一個古老的教堂和一所在教堂旁邊的學校。一個羅馬式的鐘樓高聳在空中，遲鈍地，引人入眠地，牠把鐘聲盪在了不多的幾家底屋頂之上。

像這樣的一個地方，在理，應該是可以平靜地生活下去的。我纔一到這兒的時候，我底心中

便說：“好好地住下去罷！讓我在預備我新的責任的這種安定中好好地住下去罷！”——但是，不幸得狠。事實一點也沒有照我心中的想法去進行。命運使我不能夠在這個和平的地角休息一下我勞碌的生命，狠快地又把我從這個境界中趕出去了。

事情底經過是這樣：

那位邀我來工作的朋友——他底姓是黎廉——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母親，一向便在那不多的人家的村中以有不近情理的壞脾氣出名。在她，對於我這樣一個東方人，大概是早存了一個看不起的成見。一天，她命令我給她掃除房子，又命令我和她田莊中的工人們一同去喂牲口，同時又用一種斥罵奴隸的口吻在吆喝我。這使我突然地冒起火來。

——太太，我向她說，我是由你底兒子請到這兒給你們寫賬的人，你這種態度和你派我的這種工作我是不能接受的！

——甚麼？甚麼？老太婆睜起狠大的眼睛叫

起來，你不接受……好，那你不要在我們這兒吃飯！我是主人，我要你怎樣你就得怎樣！……甚麼？我底兒子！我底兒子他還是要聽我底話的……難道你用我底兒子來恐嚇不成？

——好，好，那我馬上走就是……

結局是她底兒子來把她拉了開去，並且勸住了我。但是這使我再也不能在這兒住下去了。我要求我那位好像狠作難的朋友把我底工錢算給我，我打算立刻就到別處去。

然而問題却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底工錢的數目實在太少，作為到任何地方去的路費都不夠。於是我又不能不忍一口氣，暫且在黎廉家中住上幾天。我把我僅有的一點財產又用去付我在黎廉家中的房錢和伙食錢。我忙寫信給在法國的幾個中國朋友，希望他們能救我一下。

我給寫信的幾個中國朋友，都曾經平分過我底生活費。像前面說過的劉達伯便是每逢到我一有錢時一定要來公用的人。不過這個却一點不妨礙我沒有錢時他們不來理睬的事實。根據了我過

去失望過的經驗。我雖然一面向那般人呼救，一而我卻早料到怕是得不到甚麼結果，這到頭是果然被我料定了。那幾個中國朋友沒有一個給我寄錢來，這樣快要過了一個星期，我眼看就再沒有理由在黎廉家中住下去了。我着急得狠，我最後的計劃是用我簡陋的行李向黎廉家中抵押一點錢，好回巴黎去。

可是這時却有一個奇遇來緩和了我底緊急的情形，我在教堂底門前偶然碰到了一個將近五十歲的滿嘴灰白鬚子的教士，他狠好奇地和我攀談，問起我到這個村中來的原因。我直白地告訴了他，並且說到我現在的困難狀況。那位教士狠同情我，他邀我到那個屬於教堂的學校裏面去坐。經過一個鐘頭的狠投機的對話，他忽然慷慨地表示了他願意援助我，辦法是要我住在那個學校裏面，充當一班七八個中學生的管理員。

這個奇遇使我又得了生機。就在那一天底第二天，我便由黎廉家中遷進了那個學校。

這是個施行加特立教底教育的中小學校。校

中的教員只有五個人，以外還有兩個和我處在一樣地位的女教士，我和我管理的那一班七八個學生住在三層樓上的一間大寢室裏面。我底職務很輕，每天只是帶着那些男孩子上課，自修和遊戲。我這種位置完全是由於那位充當着這兒校長的教士底一種例外的安插，所以我所享的權利只能限於吃飯和寄宿。

這種完全被教會底空氣所包圍的生活，對於我實在是太不習慣，不過爲了解救一時的困難，也只好打算暫時相安下去。但是那料這也只是我自己底想法，事實上是我只能在這兒作一個不滿兩個星期的客人。結局還是被人家用趨逐的方式趕跑。

在問題還沒有發生的以前，那兩個女教士中的年輕的一個——她是我在這兒很少的幾天中最談得來的一個——便早已把消息露給了我。她說那位校長教士所以要留我在這兒的用意是因爲他和黎廉家中有着惡感，想借我這件事把那家底壞處傳揚出去，她要我早些準備，因爲在過去的一

個禮拜日，那位校長教士已經在教堂中把這件事給全村的人宣佈過了。這就是說，他底目的已經達到，必定就要來設法挨我出去了。

果然，校長教士對我的態度漸漸地變得不善起來。一天甚麼人都還沒有睡醒的早晨，他跑到我住的寢室中來。突然地他發現了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睡在一個十一歲的孩子底床上，即刻，他便向我發起了脾氣。他說那兩個孩子是在做不規則的事體，都怪我管理不嚴。接着他便在寢室裏檢查，不知道怎樣弄的，他在靠我床邊的一張桌子底抽屜裏面搜出了一本盧梭底“懺悔錄”。他便指定了這本書是我底所有物，把手向空中亂伸地喊道：

——天呀，天呀！這本書能帶到這兒來！怪不得那兩個孩子在做那樣的事……憑上帝底意思，我是不能忍受這個了！……

實在那本書並不是我底東西。狼狽地，那位教士用的是現代載賊捕人的偵探底辦法。

——請你記記清楚看，我說，這本書怕是你

自己放在那兒的罷……

——啊，啊，我自己……這是甚麼話！甚麼話！我希望上帝恕你這信口扯白……啊，啊，你原來是一個盧梭底信徒！這我先一點也不曉得……

——不要這樣，教士先生。（我因為既不是加特立教徒，所以也就不需要同稱呼父親一樣的那個字去稱呼他。）你要我走是很容易的，犯不着用這種方法。不過我要問你一句，且把這本書放開，你爲甚麼要對盧梭這樣的仇視呢？你們日內瓦不是還有着盧梭底銅像的嗎？

——那另是一回事……總之我們這兒不需要盧梭……

這便是我在這村中的結局。幸而我已經接到法國朋友寄給我的一點錢，於是我便離開了這個籠罩着和平的霧圍而對於我却是沒有和平的地方。

這年夏天，我又到了里昂。

里昂因爲有一個中法大學的緣故，中國人實

在太多 並且常常地，中國人演着種種的怪劇。這年好像從國內又來了許多學生，所以更顯得中國人到處都是，中法大學是所有那般學生聚集的場所，那兒所住的男男女女在每天很舒服的飲食和起居以外總是要想些特別的事情去做的。那一類特別的事情。我可以在這兒舉出兩個例子來：一次有一位姓柳的因爲一個同學會在他所結識的法國女朋友面前要求了一回約會，遂召集起全體中法大學底學生用會議形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的理由是在朋友底女朋友面前說出不正當的話，這種事會使外國人看輕了中國人。這會議還竟延長了幾天。聽說就爲“約會”這個意思的法文，卽“Rendez-vous”一個字的辯論便大家爭持得不能相下。——這是一件事，還有一次，一個不知道姓甚麼的男同學給一位女同學寫了一封求愛的信。那位女同學以爲他是太過唐突，有輕侮女性的嫌疑，遂召集全體女同學底會議，把那個男同學叫到會場中去質問。聽說這個帶着審判性質的會議也是開到了一天以上，辯論底內容也非常熱鬧。

——這又是一件事，就只在這兩件事上，已經可以看出中法大學裏面的情形。這的確是一個有關階級底青年男女的養成所。

我這樣敘述，並不是對中法大學有甚麼惡意，中法大學儘有許多狠用功的人，並且現在成爲名流和學者的也不在少數。然而這個並不能掩飾這一個所在底留學生和那般被強迫地遣送回國的M城底留學生的不相同之點。

不過，話雖是這樣說，可是我這次到了里昂，卻也不見得怎樣強過別個。我竟又犯了一次戀愛公案，對象是中國人，一位有丈夫的年輕太太。

她姓薛，名字叫作莘津，是一個湖南女子。樣子是中等身裁，一副容易動情的不瘦也不胖的面龐，看起人來眼睛中流露着水一樣的神色。她底丈夫姓潘，樣子和她卻是完全相反：他是個粗暴，大塊頭，使人一見便要感到可怕的人。

我和她的認識，是由於劉達伯底介紹。她是一個畫家，在需要着一個朋友去指導她關於美術史的研究。我便是這樣當了選。我和她每天總要

見一次面。在她住處底一所很大的客廳之中，我們對坐着談論所有美術上的問題。有時我們還同去到里昂底美術館裏面，在那些煽動着人底視感官的各種色彩的作物之前，我們指點，延佇，每每要越過預定的時間以外。

這種情形是可以想像得到的：這兩個人正常着那樣的年齡（她大概是二十一二左右），又處在那樣的一個環境，又有那樣可以常常接近的機會，不消說誰也不能擔保其間不發生一般青年男女所不能免的事體。一天，她要給我畫一張肖像。就在她客廳中的畫室之內，她把她底畫架架起，非常精熟地，她扭動她臂間的曲線用設色的筆觸臨摹着我。這傾刻靜默的空氣奪去了一切，一種引人到癡醉狀態的境況占據着整個的房間。這天我纔和她講過了文齊製作他低傑作“喬工圖”的詩意的歷史，使她好像異樣地感到了些迷惑。她一面用手在按我底肩頭爲伏正我底姿勢，一面向我心頭投了這樣一句話：

——讓我來作女子中的文齊罷……但願這畫也

和‘喬工關’一樣，是我底傑作，雖然這畫中人物底性別不同……

就在這樣的情調下面，我和她形成了情人的關係。

不過，這個藝術化了的故事底結果却太不高明，並且還演了一齣一面是俗氣的，一面是拙笨的悲劇。

她底丈夫本來是在一個工廠裏面實習，每天都不在家。這個自然更促成了我和她來往的密度。在這中間劉達伯吊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這位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在我纔發生了這件事時，他用一種幾乎再沒有的誠懇態度慫恿我，並且還說她對於她底丈夫向來便不滿意，只要我肯和她結合，他願意站在第三者底地位幫助一切。可是不料不久她底丈夫便知道了這回內變，便急忙中止了實習，用強迫手段把她搬到另外的一個地方去，到這時，劉達伯却忽然地改變了心向，他放棄了我，竟當起了她丈夫刺探我和她底踪跡的偵探。

一個早晨，我還沒有起床，她跑來了。像得

了急病一樣地，她全身抽搐着哭倒在我底床前。這是狠悲慘的一幕：她想對我說甚麼話，但是終久沒有說出。她眼淚一直湧到她兩眼都腫了起來。她底意思好像是要我原恕她，因為她是沒有辦法可以脫離她所處的生活的圍牆。

這算是我和她最後的一次會晤。她這次從我底地方回去了以後，更被她底丈夫監禁了起來。可是就這樣，事情還不能了結：隔了兩天，劉達伯帶了一個陰謀的使命來和我會見。他首先說她底苦狀，其次說她底丈夫要必須有證據證明這回事變是我底主動，便可以開釋她。接着他提出一個辦法，要我假造一封寫給第三者的他的信，敘述我如何進攻她和她如何拒絕我，同時附帶聲明我以後再不和她接近。他說有了這封信便可以使她得救。不消說這種辦法明明是一個陰謀。這是她底丈夫為將來洗刷他家庭底名譽的一個狠卑鄙的計劃。劉達伯呢，自然也樂於有這一個根據，他怕我說出他慫恿我的那段事實，使他底名譽上也有了污點。

說出來怕不會有人相信，我是竟然就照這位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底要求作了。我就在他底當面把那封假信寫好。信底內容的構成完全是照着他底說法；我自己底意思是一點也沒有加入。於是，這樁公案就這樣的纔了結了下去。

我這個英雄式的行爲，當時的朋友是有的以爲太過輕侮自己，有的却非常地讚美。總之，這無疑地在現在看來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當時我底意識完全浸入在偉大的個人主義的哲學觀點裏面，我傾倒着一切克制自我的犧牲的精神。這次的行爲自然便是我這種思想的表現了。但是這個，也可以證明我這個人是從來不會用陰謀去應付社會。我所以在老早便踏到所謂犧牲的立場上，或者就正是我感覺到了自己底弱點，不得不採取這樣的一個人生的哲學的罷？鄭白基給我的信中曾說道：

“你和我不同。我是有處世之才，你却沒有。但是你生活上重疊的波浪，我却是感受不到，你

走的路和我走的路彷彿是兩樣，可是，我總以為我了解你。”

是的，正是這樣。我是沒有所謂“處世之才”，就因為我有着這種弱點，——這內涵的最大的成分便是不知道去用陰謀！——纔在我底人生道路上不斷地失敗和受罰。鄭白基這個朋友現在是終於和我因為走的路“彷彿是兩樣”而互相隔絕了，但是，他却倒真算是能“了解”我的一個人……

這年冬天，我又離開了里昂。我和一位姓林的中國朋友一同到 V 城去過冬。這是一個很古的並且很小的鎮市。在那裏，早住着有兩個中國學生。

姓林的朋友，名字叫裕濟，他是我一直到現在還紀念着的人。他和我過去之交誼非常深切。由他，我更認識了現在都在從事着著述事業的夏羣陵，李涼葛。他們都是對我有過很好的幫助的朋友，雖然現在在思想上是和我失掉了些連繫。

我好像是命運上注定，我底生活總離不開女性的。就在這又古又小的V城中，我又結交上了一個名叫茜綠特的法國姑娘。

我和這位姑娘的結交是以她底家庭作着背景。他底父親盧瓦埃先生是一個守舊的然而博學的老藥劑師。他是個在學術的知識上很了不得的人物，他指示了我底希臘文以及其他古代語言上的學問。每天晚上，我總要到這家去坐一兩個鐘頭。在一間一半客堂一半會餐室的房間裏面，這位學者和他底夫人以及三個女兒——茜綠特和她底兩個妹妹——用菩提茶或咖啡饗着我。我們像家人一樣地縱談，說笑。

茜綠特是一個過了二十歲的姑娘。這是很明白的，她是想要我去作她終身寄託的人。這個，我算是沒有接受她底好意。我和她都在互相尊重的範圍內維持着一種親密的友愛。在我這時是正當我情慾的需要正在低落着的期間，同時，對於她好像也沒有怎樣一種熱烈的自發的感情。在她，那是歷行着法國一般小資產階級婦女們底信條，看見

對方還沒有表示出和自己永久結合的決心時，便寧肯在一種自制的行爲中保持着不放蕩的操守。這樣，我們始終是沒有破壞我們清白的，平靜的交誼。

然而光陰却是甜密的，每天晚上他們全家在圍着我，把溫柔的嬉笑的聲音充滿在那暖意撲人的房間裏面。盧瓦埃先生和我的談話是永不會停止。這位學者從他那親切的，蓄着花白鬍鬚的口中不時地吐出一兩句拉丁文來作每段話底結束：他總愛說着“Panca, sed bona!”或是“Dura lex, sed lex!”——他話中的保守的趣味也正和這個家庭安定的空氣和到了恰好的程度。

這位學者在朋友和導師的兩種態度之間和我對談着一切學問上和人情上的事項，他底夫人用一種招待子姪輩的和善的笑容招待着我，第二個和第三個姑娘都把我當成她們底長兄，茜綠特則更進一層地把她底溫存投給在我當時帶着幾分沉鬱的感覺之內……

茜綠特是常把她底頭髮披在肩頭，靜默的微

暈的臉上泛着對我表示歡迎的愉快。她唱出些優美的詩歌來給我聽，聲音又嘹亮，又低迴，又羞於情熱地顫抖，——那確是動人的，非常的動人的。她又把她所記得的許多詩歌用打字機打出贈給我。由於她底指導，我也學會了運用法文打字機的技術。

爲使我練習打字機的工夫，她拿着盧瓦埃先生所認識的一位無名的詩人底詩集站在我身旁一個字一個字地誦讀了下去。我跟着她清晰地口齒把那一百多頁手草本裏面的詩章統統打了一遍。這樣，我便得了很大的進步。後來我是能够很快地一面做着法文詩，一面去打。我還給她打了很多我順手譯的中國詩，多半都是“漢魏樂府”中的名篇。

盧瓦埃先生底朋友所遺下的那本手草本的詩集，其中有許多詩直到現在我還可以背得。那位無名的詩人底詩才實在並不亞於一般在法蘭西當時享盛名的作家。可惜我現在記不起他底姓名，只記得他好像是在我認識盧瓦埃的前兩年便已經

死掉，下面便是他一首題目叫作“Cogé”的詩：

*Allz-vous en, Nous nous sommes
tout dit,
Les mots légers et les paroles
graves,
Les mots cueillis a la lèvre qui
rit,
Les fugitifs, ceux aussi qui se
gravent
Au plus profond du cœur et de
l'esprit
Ne soyens plus l'un pour l'autre
une entrave
Puisque nos d'igts sont déjà
dé-unis
Puisque entre nous le silence s'
aggrave, allez-vous-en.*

*Je souffrirai, qu'importe! je le
puis:*

*N' avons-nous revê l'un près de
l'autre?*

*Oh! regardez, bientôt il sera nu-
it.....*

*Songeons au songe encor qui
fut le notre,*

*Pressons nos mains, embrassons
-nous, et puis allez vous-en.*

像這樣的詩，——自然，意德沃羅基在現在說來是過去的了，但是，這却決不妨礙牠可以和沙曼，古爾蒙等底吟咏相比。像這樣的詩，在牠當時的社會中泯沒了下去，那是足以使人惋惜的。因為談起了這位詩人，盧瓦埃先生很不平地發着議論道：

——凡是歷史上出名的人物，都是機會造成的。有許多天才，都因為沒有那種機會，所以惜

悄地死去。雨果，魏爾冷，以及其他的甚麼我們常說的名字，都不過是享受了機會底恩惠罷了……並且不止是詩人、科學家也是一樣……

這位以藥劑師終老的學者很明顯的是在發着自己底牢騷，他是在爲他底運命生氣。然而這個却並沒有動搖他對於社會主義可以使將來各個天才平均發展的理論所取的反對態度。對於這層，他說：

——不，那是不可能的……雖然我們知道許多人是機會送了出來，但是同時我們也知道像巴士德和頓路德擺拿爾等人在社會上畢竟是少數中之少數……以爲經濟制度改變了以後便可以多產生出幾個天才，那只是一種理想，那是不可能的，絕對的不可能的……

我只想問他：“既是這樣，那麼你還有甚麼牢騷可發呢？”顯然地，這位學者是不能自圓其說。

我就這樣在盧瓦埃家中的茶宴中度過了這年底殘冬。借着盧瓦埃先生底帶着收藏性質的圖書室，我得以讀了許多在現在絕板的書籍。我甚至

還讀了幾本很老的關於攷察所謂「seudepigrapha」的著作。

不過：我在 V 城中的生活却不完全是平靜的，一次，一個無妄的禍事撞到我底身上來，真是不幸得很，那個送給我禍事的人，還偏是我們中國貴國的學生。

在 V 城先住着的那兩個中國學生，其中有一個姓汪的是廣東瓊州人。這是一個流氓式的智識份子：他一個錢也沒有，但却不肯去作工，還住在 V 城中的大旅館裏面。他欠給旅館的賬大概已經不在少數，終於被旅館底主人趕了出來。用一種同國人的資格，他來找到了我，急切地要我給他幫忙。我記不清我是立刻給他設法了多少錢，總之是使他得以敷衍了一個月的生活。同時我又給他介紹了一處我相識的人家，租給了他一間房子。可是，我怎樣也沒有想到這位先生纔住進那家去的第三天便去強姦房東底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姑娘。這事底結果是他又被那家趕走。不消說在第二他二次來找我幫忙時，我是拒絕了他，然而這

一下問題便發生了；他聲明要用武力使我給他幫忙。他好像是準備要犯一點刑事上的罪名，好讓監獄去養活他。爲了這個，我在盧瓦埃家中避了一個禮拜。這場禍事還驚動了在 V 城其他幾個和我認識的法國人。有的竟自動地要把手鎗借給我。以後那位瘋狂的人物是由他底一個同鄉招呼到里昂去。

我和盧瓦埃算是一直往還到一九二五年底年終我回國的時候。V 城成了我離開歐洲以前最後的住處。不過，我沒有老守在這里，我是常到巴黎以及其他的去。我去了西班牙，又第二次去了意大利。

十

我在西班牙沒有停留多久。到瑪德里，我本是爲訪一個朋友的，可是不料那朋友在我去以前便已經不在那兒了。這使我底旅費頓時失了接濟，我只得狠快地又離了開去。

當時西班牙是民衆運動和所謂“Pretrancismo”死鬥的期間。繼珈達露尼亞底暴動而起的反抗狂潮在各地方正不斷地增漲。我在一家舊書市中得到了一本被政府已經禁止了的伊巴涅支反對阿爾方朔皇帝的小冊子。這書底法文譯本，我是

剛剛看過，我在旅館中又用字典把牠讀了一遍。不過，這位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底議論並沒有怎樣深刻地打動我。我讀牠的原因只是爲多知道些西班牙皇帝政治上的淫威的事實，同時是爲練習讀西班牙文。

一九二五年底上半年，我底光陰多半是消磨在浪遊之中。我存了一個很大的野心，想有系統地攷察歐洲各處最古的美術。因爲南歐古時底美術遺跡最多，於是我先從南方一帶走起。我沒有把這件事看成怎樣容易的事，我在要去一個地方以前，總要先到圖書館中去讀幾本關於那個地方的重要書籍。我知道用某個地方歷史上的戰爭，政治，以及氣候等等去解釋某個地方美術底特性。可是這個，却並不是我已經完全接受了Marxism底方法。我必須承認這時我底認識力却還是被戴納底手在抓着一半。

我寫了好幾本關於美術的筆記，都值得稱爲可貴重的供給研究的材料。那中間有些記錄簡直可以說是狠宏博的歷史寶藏的發掘。不過到現在

牠們却都是紛失得無影無蹤了。原因是我回國後的生活不定，特別是近兩年來住處不時的遷移。這在某種觀點上，我是覺得有些可惜的。

第二次到意大利：我爲的是看滂貝邑底廢墟，要去拿波里的前兩個月，我是浸在威尼市底迷人的水光裏面。

在飛滿着鴿子的 San Marco 的廣場之上，在劃斷漣漪和天空的色澤的 Rialto 的橋頭，在 Gondola 上一曲神秘的 Marc ruloa 的聲中，我沉醉着，低徊着。耽美的詩興又撲上了我底心頭。我攷察美術的學者的氣分被詩人的情致被壞了十分之九甚至簡直是十分之十。

我做了許多詩，但是——這我怎樣說纔好呢？——却都是些在現在看來毫沒有意義的製作。那些詩有一部分是後來流傳在在社會上被人們傳誦着的。可是，無疑地，牠們便決定了我前期詩作的命運。極端的技巧化，無限度的傷感的享樂主義底擴張，我不能否認牠們是給中國過去詩的領域內送了些不好的影響。我自己曾這樣寫過：

“現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已經決心不再作這些無聊的嘔語，我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轉移到大衆方面，我要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地緊張下去。我回顧我過去許多無意義的努力，真使我愧恨到不可言狀，我底汗和眼淚簡直要一齊流了下來呢。”

這便是指這時我所做的那些詩而言。這種懺悔心情直到現在我還沒有取消。

在威尼市可以記述的是我和福勞德家中的往還。那是一段滲着悲慘的成分的故事，其中的經過，若是相當地放大一點，一定可以寫成一篇小說的。在這兒，我只能敘一個大概。

福勞德是我在 M 城認識的朋友，他便是從前我投稿的那個週報中的編輯者之一，自從那個週報停刊了以後，他便離開了 M 城，好像是過了很久的不得意的生活。他底夫人在窮愁中一病不起，留下一個年輕女兒陪伴着他。大概是距我這次和

他重逢的前一年的時光，他纔又娶了一位意大利的夫人。憑了這位新夫人底一點財產，他把家移到威尼市底街上開起了一所不大的帶賣石膏像和美術畫片的書店。我是在一天無意之中突然地碰見了他。

這位朋友是變得非常厲害。不但是面目比較從前蒼老了下去，並且思想也由從前激進的軌道上脫落了出來。一種保守的氣習籠罩着他底舉動。他幾乎連過去編輯過一種自由主義者的報紙的那段歷史也不願意提說。他底意大利夫人對於他底意識大概是有很大的關係：她是一個完全企圖生活舒服的狠妖嬈的女人，年齡比較他是幾乎要小着一半。常常地，爲了他做了甚麼不能如她底意的事體，她撒嬌地啼哭和吵鬧到一天不停。他是委曲地服從着她。

和他相反的是他死去的夫人所生的那位姑娘，這位姑娘，在我從前見她時還看不出有特別的性情，可是到這時却簡直變得是又沉着又有思想，我這次會到她時，她是剛由米蘭回來。在那里，

她是在一個工廠中作着書記的工作。不過，她底自營生活，並不只是爲脫離她繼母操持着的家庭，却還是爲去作革命的事業。她是在加入着米蘭底工人秘密組織，並且還好像是參與領導的一個人。這次她回到威尼市，是她底父親因爲反對她底行動，用一個計策把她騙了回來的。

這位姑娘，——她底名字是阿李絲，但這是一個法國名字，另外她好像還有一個意大利名字的，——她是生成一副不十分豐滿的面孔，身裁也有幾分單薄，不過却占據着一種韶秀而且窈窕的輪廓。映着堅定的精神的她底一對純潔的眼睛配着她時常愛逗在一起的兩道狠彎的長眉，她是伏着頭總在讀書。意大利話她講得和意大利人一樣，德文她也懂，盧森堡的著作她便有幾種放在手邊。

我和這位姑娘漸漸地厮熟了起來。由於她，我得以讀了些米蘭工人集團印行的政治小冊子。關於不容易了解的實際方面的記載，還蒙她給我加了許多說明。這個女性對於我思想上的幫助很

有些和我回國後蔡含稀對於我的情形一樣。在歐洲我所交結過的女朋友中大概只有她算是最足以使我由衷傾倒的一個了。這時我的確有把自己底理想與快樂都放置在她身上的企圖。並且事實是我和她一天一天地眼看就要達到超過普通情誼水平線以上的接近。我們都好像在等着那個時刻，那個衝破兩個人中間的一道甚麼防線的時刻。

可是，問題的阻礙太大：她底繼母却總在偵視着我們，那位風流的意大利太太是懷着一種分外的心思，她並不是爲盡母親底義務去監督她底女兒，——她從來便沒有管過她，——而是爲要把我掠奪到她自己底身邊，要我作填補她不滿足的情慾底要求的人物。

於是好多次隱藏在溫和外表下的嫉妬和刻薄的場面出現了。在那些場面的演出中，那位繼母的意大利太太是努力在我和我所敬愛的姑娘中間使自己獲得了一個主角的地位。終於這樣展開了最後不幸的一幕。

那是一天晚上，——威尼市底晚上，這是人都

知道的：那完全是另外的一個世界。幽靜，柔和，詩意的朦朧在四圍密密地罩起。月亮正從洶湧着的黑雲中透出憂鬱的光輝，遠處底音樂雜着海水底嗚咽幽幽地傳來。我和阿李絲在一處底橋上佯傍地站着。這位心性堅強的姑娘也像是被這片刻足以使人微醺的情景所壓倒，她不時地撩起她底眼光（雖然月亮不明，但是這是可以看出來的。）在注視我。我是神經顫慄得狠，慢慢地伸出手去挽她底臂膀。

——度浸先生……她突然地叫了一聲。

——怎麼呢？

——你可知道我立刻怕又要離開這兒了……

——離開這兒？到甚麼地方去？

——到米蘭……但是也說不定……

月亮漸漸地明了起來。她底臉龐和半坦的胸脯映着乳玉的顏色。她簡直像一座雕像。

——那麼我陪你去！我熱情地喊了出來。

——那怎麼能夠呢？……不過你若是願意和我作一樣的工作，那我們總可以見面的……不過

我看是狠難……

我們底對話就剛到了這兒，那位繼母便出現在我們底面前，狠兇惡地，意大利太太在拿着一包纔由米蘭寄來的政治宣傳品向她女兒發起了脾氣。她嘩嘶太厲地吼着說：

——我給你交代過好幾次，叫以後再不要有這樣的東西寄到家中來。你總不聽！好，這包東西適纔是被警察檢查過了！馬上怕就要發生甚麼事也說不定……你怎麼辦？……你是完全不管家庭底安寧的……

帶着不可調解的嚴重形式，她和她吵了起來。我稍微勸了一句，意大利太太卻用法文向我說：

——Oui, oui……je sais bien Vous êtes déverginateur……

這個“déverginateur”，是一個帶着古典趣味的字，意思是“誘惑處女的專家”。這位太太算是把她真正的心事拿出來要我看了。

就這樣，一幕充滿了詩意背境的愛情劇告了結束。第二天，阿李絲便失蹤了。

不消說這使那位父親焦急起來了。他斷定她是又去到了米蘭。帶着點神經的狂亂，他一定要約我一同到米蘭去找她。

結果是一場空跑。我和福勞德到米蘭去住了三天，連那位姑娘底影子也沒有看見。我們都非常失望。我是在無聊中去登了一次那座偉大的戈諦克教堂底屋頂，還巡禮了一次文齊底那副已經剝落了的壁上的名作“最後聖餐”。

這以後我在威尼市的生活便再沒有甚麼可以特別記述的了。我終日在想着那位使人傾心的姑娘，我感到無限寂寞的哀愁。但是，在這個期間，那位意大利太太對於我的態度却越見是張狂了起來。

一天，福勞德不在家的時候，她把我叫到她底睡房中去。那兒是在燒着一種土耳其底爐香，窗簾重重地吊下。她穿着一件肉紅色的寢衣，前胸幾乎全露在外邊，狠強烈的脂粉香氣撲着人底嗅覺。一個神秘的酒瓶從她底藏衣櫃中拿了出來，她斟起了一杯酒送給我。這是一個危險的傾刻：

我正要接她那杯酒時，忽然一眼看到那酒瓶上印着有一個德國字，那字是“Alraun”。——這便是所謂“曼陀羅華”了。這不消說在那酒瓶上是一個借用的字，但是即刻使我明白了那酒是一種不可問的興奮劑，一股作惡的感情衝上我底心頭，我毫不客氣地把她底酒打翻在桌上，抽身就跑。她像是情慾衝動到極點，一把拉住了我，急得只是用她底高跟鞋在地板上登登登地亂頓。她底臉是漲得通紅，剩了一點就是完全顯出來的奶頭在跟着她腳的節奏跳動得像要快墜落下來的一樣，我終於是掙扎了開去，踉蹌地逃走了。

經過這一次事變，我覺得再沒有在威尼市住下去的可能。於是，我離開了這個詩的城市，動身到拿波里去。

在拿波里，有一個中國朋友招待着我。這個朋友是在那兒底農科大學當着助教。由於他，我認得了拿波里底大學中的幾個教授人物。

滂貝邑給我的興會來了。我用了全副精神去研究那所古文明的殘骸。我發現了兩處李敦在他

底名著“*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中所描寫的錯誤，我狠詳細地把我底攷證記在筆記裏面。現在這段筆記是已經失落，我是怎樣也不能在這兒再把那些攷證追記出來了。我還記得那是關於往時浴房和其他建築方面描寫的一些狠嚴密的更正。

除了學問上的追求，在拿波里我幾乎是在交際中度着我其餘的時間。我交上了一位三十多歲的伯爵夫人，她底客廳我去了好幾次。那婦人真是一個怪物：她底打扮是肉感到不可言狀，客廳裏的一切裝飾簡直像把整個的 *Rococo* 時代都給搬了去，我和她來往完全是出自一種好奇的心情。我也學着她底其他的客人們給她行吻手禮，可是，那在我却是一種玩笑。有一次我故意用牙齒把她底肥手咬了一下，弄得她尖銳地叫了起來。

因為畢竟不是一個“*déverginateur*”的緣故，我和那個 *Rococo* 客廳也就沒有結長久的姻緣。在一種表面沒有理由的形式下，我是和那位伯爵夫人中止了交誼。

在我快要離開拿波里的時候，接到了福勞德底一封信。那給我報告了一個悲痛的消息。我知道了阿李絲是在米蘭被政府底偵察隊所捕，並且還是立刻便在非刑中死掉，連屍首是也不知道埋在那里去了。——這消息使我神經震動了好幾天。我深切地感到了法西斯帝底兇頑和殘酷。不消說，我這時還是一種主觀的感情底激動，但是那也算是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了。我憤恨我面前的假面文明社會的那種火一般的心臟也就和傾陷過滂貝邑的那座火山一樣。我為那個殉難的女傑做了一首長詩，中間有幾句是：

這惡耗是這樣的打痛着我底回憶，
不過，我却不願用眼淚作追悼你的獻禮。
你使我知道了這法西斯帝底橫暴，惡毒；
我只有，只有努力，努力走上你所走的
道路！

從此我要改正我這生活上的銷沉，痺麻，
不然是——還不如跳進這火山口中，讓

這無用的身子完全燬化!……

阿李絲在米蘭底工人團體中所用的名字可惜我不知道。在法西斯帝恐怖巨掌之下慘死的革命者實在是太多太多，這正和近幾年來我們中國的一樣，使人想統計也是無從統計。那位可敬愛的年輕的女傑，大概是永遠那樣埋殁在黃土中了罷!……

假若不是“五卅”這個事件在中國爆發了起來時，那我一直到現在還留在歐洲也說不定。這個事件把我懶惰的浪遊者底意識用着炸彈的力量給炸破了！當時的情形，我曾在後來給鄭白基的信中敘述過：

“我還記得是一天晚上，我坐在拉丁區底一個咖啡店裏，面前正擺着一杯 rhum，一個人狼無聊地正在出神。忽然一個賣報的闖了進來，突然地喊着：

“——中國底暴動！中國底暴動！”

“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一樣；把我從沉夢中驚醒。急忙買了一份報展開一看，啊，……——這新聞就是我們最痛心的五卅事件！”

“從那晚起，每天報上都有中國的消息。可是報上對於那些消息的評論卻真要把人氣死！他們——帝國主義忠實走狗的新聞記者！——一提筆便說我們是野蠻的民族，一提筆便說我們是無理取鬧，並且一提筆便說他們對於我們應該徹底肅清，應該格殺無赦！……啊，這簡直是反了！他們底意思是要我們俯首貼耳地讓他們來屠殺，他們底意思是要我們把頸子伸長，連哼都不要哼一聲的！這簡直是反了，簡直是反了！”

“我自己向自己發誓，決要在最近的期間回國。我是再不願在外國享樂，再不願受那些上層階級的外國人底假意的優待。——其實，在我個人過去的生活上說來，中國人對我真不如外國人對我的情意濃厚。但是，讓牠濃厚去罷！我還是到中國受苦好些！我是就這樣決了心，就這樣匆匆忙

忙地收拾了行裝。在籌着路費的時間中，我真是每天都在想回國。我決意和許多外國朋友都不來往了。我在一首詩中說道：

去罷，還在這兒迷戀甚麼熱愛的情婦！
去罷，還在這兒沉湎甚麼芳烈的醇酒！
去罷，還在這兒居住甚麼華美的房屋！
去罷，還在這兒信託甚麼誠意的朋友！”

這是真的。我是完全被“五卅”震醒了。我當時的感情自然多半是帶着有民族的色彩；但是，這個使我決然捨棄了我在歐洲的生活，而回向革命正在大踏步進行的中國來。我過去的兩次回國，可以說都是在追革命的浪潮：第一次是由日本回國，那恰在“五四”的時期；第二次便是這次，爲了“五卅”的這次了。我是下了一個狠大的決心，要從此把我底生命放置在勞苦的中國民衆裏面去。我是又恢復了從前對於實際活動的熱烈的欲望。我看着報上中國各地工人在一天一天地把運動蔓延，擴大，我高興得直跳了起來。發瘋一樣地

我向到處寫信去籌着路費。

爲了路費底不容易籌得，我一直耽擱到這年底十二月末。動身回國以前，我是滯留在日內瓦底盧梭島邊，我一面在那可以望見色萬峯底積雪的湖邊徜徉，一面拿着一份‘L’ Humanité’，在心跳地看着上面記載的各國工人階級援助中國民衆的函電。在那兒，我曾寫過一封教訓式的信給艾里歐：原因是這位自命左派的偉人在議會（這時他已經由內閣台上滾下，坐在議長席上了。）因爲答復一個議員對於法國參加五卅屠殺的質問，竟宣言說法國政府從來便沒有蹂躪過東方民族。不消說我那封信是沒有得到他底答復，——我也並沒有望他底答復，——但是，我總算是給了他一次警告。一直到現在，我一想起了我那封信中贈給那位偉人的那些諷刺的句子，我總還要感着些痛快的餘味。

終於，時候到了。我把我所有的放浪，頹廢，青春的狂歡以及苦惱，一切一切，都留給歐洲，我出發去迎接我新的生命。傷感是有一點，但是不

是爲了捨不得甚麼而是爲了自己幾年來的時間的虛度。

我心中說：“啊，過去的年華是怎樣的可怕，怎樣的迅速，怎樣的不可捉摸呀！”但是即刻我又想道：“我底前面有革命在等着我，有歷史的偉大的革命在等着我……”於是勇敢地，我撒手離開歐洲底懷抱。

披着一件冬天的破舊的外套，頭髮蓬蓬得像一個野人，我在馬賽上了船，再隔三天便是一九二六年，我開始向中國第二次革命的巨浪底頭上奔去……

附 記

我底書已竟完成了好幾天了，忽然今天接到了一封廣東青年朋友底信。信中有一段說道：

“天天在盼你底‘我在歐洲的生活’出版，但總還沒有看到。暑假中看見了‘展開’雜誌第三期你底清算創造社的論文（‘創造社——我和牠底始終與牠底總賬’），我早有些意見，因為有些朋友看了你那篇文字，一面在佩服你的光明，一面却不免說你有些英雄色彩。我個人却以為不是這樣。我以

